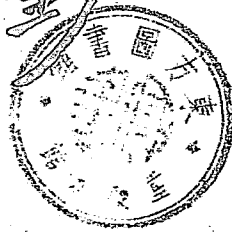


瞿宣穎纂輯

甲集上冊

中國社會史料林取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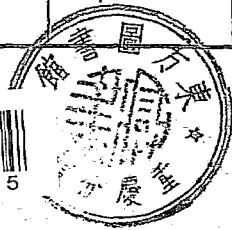
MG
K892
18
2-1

瞿宣穎纂輯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

甲集
上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孟序

吾國筆記之書，涉考訂者，唐以前存者無多，歷宋元明清，可傳者甚夥，其雜考無統系，並與他詩文詞筆相間廁，非專明一義者，且勿論。其以經史大義爲揭櫫，以風俗社會爲餘藩所及者，亦間有之，要以經史高其體，其餘瑣事不甚措意。或述朝章國典，猶有專書，若愧鄰錄石林燕語之類，其專輯民生日用，以貫串古今之源流，則絕無其書。是以史家多詳於朝而略於野，達於政而忽於俗，著述之體則然也。無意中牽及一二，不經鈎貫，終爲國政朝事所掩，其燦然臚舉社會形迹者僅矣，自萬國棣通，而紀載之例一變，實則統治之法一變，有民而後立國，因俗而後施政，古代哲人之垂教，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於此深有合焉。於是瀏覽世界史書者，頗譏中國史爲帝王一姓之譜牒，旣知史闕之所在，爭欲爬搜剔抉，以發揚社會史之面目，奈非一朝一夕所能爲功，欲速者未暇徧求之本國史書，輒援外國形成之社會，反映吾國未必有之事實，斷章取義，以就其說，未能得讀史者心理之同然，終視爲旁鶩之途，非創闢之境也。瞿君兌之，以讀史而鈎稽社會所流露之迹，積

十餘年不懈，字字徵引原文，絕無虛揣影借之便巧，以事相類，分爲二十目，每目得數百條子目，其爲文字得數十萬言，根據原文，無所穿鑿，文詳事確，網舉目張，以待編其年代，較其變遷，隨時補苴其未及，使此已獲之基址，可以爲建設之地，又或其綱領條目，亦尙有新立者在，此在君爲日起有功，盛年劬學，成就無量，故以此爲社會史料，不自居於成書之名也，然其足令人驚詫者，已有此裒然巨帙，取徑獨創，別擇有識，尤難在手不釋卷，持以有恆，其不以社會史之名，導人於理想附會之塗者，君爲其開山人矣。承示門目大略，索弁一言，輒貢其所見如此，二十六年二月，孟森敬書。

陶序

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起自民國十七八年間。到了十九及二十年，狂熱到了頂點。二十一年起，這研究狂熱便冷靜下去了。在狂熱期內，有不少的書和論文出現于出版界，每一篇較好的書文都可以風行一時。平心而論，這時期的作品，只可以叫做「中國史的社會學的解釋。」材料取自過去的史家，解釋取自過去的理論家，作者不過從中拍合一下子。這種作品很難叫做社會史。二十一年以後，我力主重新自搜材料，不再依靠過去史家的陳跡。我創辦了食貨半月刊，標出重視材料的宗旨。這時候，我受了許多人的責罵，說我不講方法，專搜材料，是向實驗主義考據家投降。我不願這些，仍舊進行史料搜集的工作。

這中間，我曾說過一句話，受盡了別人的指責。我說：「材料的搜集，可使方法更熟更精。」這話，我自己很能相信得過。方法沒有運用以前，不過是腦海裏存留的一個觀念。這觀念既不精，又不熟，並且不能算是自己的東西，不過人云亦云罷了，方法用過以後，那腦海裏面的觀念，才從材料裏再生產出來。許多在以前領會不到的細目，如今可以領會了。

我又說過一句受人指責的話，是「不要把方法當結論。」我是說，不要把那腦海中的觀念當做結論。只有從材料中再生產出來的方法才可以說是結論。如果把自己從別人襲取來的觀念，當做結論，那只有障礙自己的進步。因為這樣一來，材料大可以不收。學術只有停止在別人已達的程度，那裏可以再進一步呢？

可惜如今還有不少玩弄觀念而輕視材料的人，他們背誦了幾句經文，以為够了。他們看見我們進行的材料搜集工作，眼中冒火。有時他們向我們說道：「你們的材料一條也用不得！」不錯，我們的材料的積累，可以把觀念玩弄者打下論壇來，難怪他們眼中冒火！

我並不是說，不用方法，單堆材料。我是說，你便把方法論弄得再熟，不找材料，仍然是「說夢」而不是「治學」。有人又這樣說了。他說：「搜集材料是要有工夫有機會，我們的實際工作太多了，不能夠做。」他這話是有理的，然而也沒有充分的理。試問知識分子不求知識的充實，你在政治運動裏又站什麼立場？你既不拿鐮，又不拿斧，你也只有充實

你的知識了。你看那些亡命外國的困苦的社會科學家，不是也做出材料充實的大著嗎？如果你以為只有在街上示威，屋裏開會，才是實踐，那麼，政治運動裏又何必要理論？理論不是需要有些人騰工夫去從歷史和社會的研究觀察，才能充實嗎？

我並不是說，我是在革命。我是說那些以革命為藉口而不長進的人們的錯誤。讀書固然不能革命，像我這樣。不讀書就可以革命了嗎？讀書固然不能救國，像我這樣。不讀書就可以救國了嗎？邏輯本不是這樣簡單的。

在搜集材料的努力中，我佩服瞿兌之先生。他有很大的計畫搜集方志中的材料。他有很多的條目，可以供我們的研究的運用。他於今把寶貴的材料，一集一集的發表出來，可以算是中國社會史界的福音。他至少可以讓那些喊的人多一點喊的資源。他縱受那些人的指責，他仍然幫助了那些指責他的人們的大忙。

陶希聖 二十六年三月十日北平

來，歷記成敗存亡禍福之道以垂後世，自有史學以
多於歷史諸現象中特提經濟一觀點，其說風靡一
世，然今之講論通史者，所言盡於政治大勢，罕有從
事社會狀況者，蓋普通史事憑藉甚富，而社會史則上乏師承，且材料缺乏，避難就易，人之
恆情，無足責也。

雖然，社會史雖不爲前人所措意，而零碎之材料則散見古今記載中，苟有心鉤索，固
未嘗不可得也。本年春，瞿兌之先生以所編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見示，撥冗捧讀，見其
取材博而用力深，上自民族經濟，下至衣食住行，及夫一物一事之形態，一時一地之風尚，
莫不備焉；此可謂極搜集史料之能事矣。學者讀此一編，可以對於各時代之社會情況得
一輪廓，夫然後加以推論，敷之系統，中國社會史之著作將造端於是，繼是而作通史者亦
將知政治之外別有重要者在而擴大其眼光於全民族之生活矣。此豈非學術界之大幸

專耶！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 甲集 願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願頡剛敬序。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題語

端居讀史見有關制度風俗者，輒筆錄之。積十餘寒暑，遂充箱篋。爰以暇日，稍加理董，以類相次，長或盈卷，短或數行，其中亦有先已於他處刊布者。總爲一編，不復別擇，自惜辛勤，匪云著述，以貽賢哲鑒觀焉。更假歲月，當仿容齋，續成五筆，補其闕失，稍釋疚懷，故題曰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瞿宣穎兌之甫自識

例言

- 一 本書爲隨手輯錄之作，有略加論次者，有僅引單辭者，體例未甚畫一，輕重彌復不均，惟徵引原文概未竄改，或於治史者不無一得之助。
- 一 本書門類之區分，係就其所重，勉爲隸附，其可彼可此者，容未能一一銓衡愜當。
- 一 本書徵引所及，暫以故籍爲限，近出實物姑從闕焉。
- 一 故書文字易訛，此篇雖已竭力校正，疏忽仍所難免，惟讀者鑒而正之。

目次

甲集

一 服飾.....一

漢代之衣服.....一

漢代婦人服.....九

漢之冠幘.....一

漢之履屨.....一三

漢之袴式.....一六

漢之衣冠雜飾.....一七

漢之服色.....二一

漢之雜佩.....二二

漢之布帛種類·····	二四
漢婦人梳妝·····	二六
東漢之巾幘·····	二七
梁氏之時妝·····	二八
東漢人雜服飾·····	二九
魏晉之衣服·····	三〇
魏晉婦女妝飾·····	三八
南朝之衣服·····	四〇
南朝之巾幘·····	四六
南朝之屐履·····	四八
南朝婦人服·····	五〇
南朝衣服質料·····	五三
南朝雜衣服·····	五四
南朝婦人妝飾·····	五六

南朝衣服風尚	六〇
南朝男子妝飾	六二
北朝服飾	六六
唐代袍服	七二
唐代服色	七九
唐代婦女服式	八三
唐代婦女妝梳	八六
唐巾	九一
席帽	九二
幘頭	九四
髻籬	九六
涼衫	九七
宋代婦女冠梳	九八
裹足	九八

點青·····	一〇〇
哆囉·····	一〇一
褐·····	一〇一
元之軍服·····	一〇二
顧姑冠·····	一〇三
明代巾帽之制·····	一〇三
明之衣式·····	一〇七
明代士子服·····	一〇八
明代女衣·····	一〇八
明代南京風俗·····	一〇八
明代吳中妝飾·····	一一一
簪花·····	一一一
揚州服飾·····	一一二
明清間風俗之變·····	一一三

清代服色之侈.....	一三三
馬褂.....	一二四
阜布鞋.....	一二四
乾隆末年服飾之變.....	一二五
辮髮.....	一二六
二 飲食	一二七
漢之飲食.....	一二七
漢代外國食品.....	一二八
漢之雜食品.....	一三〇
漢之食具.....	一三〇
魏晉飲食.....	一三二
寒食散.....	一三三
南朝之飲食.....	一三四

南朝之食器	一三七
北朝人服石	一三八
燻粟湯	一三九
點茶	一三九
吸煙	一四一
南北飲食風尚	一四二
江西豆豉	一四三
北方之酒	一四四
燒酒	一四六
盤餐奢儉	一四七
明宮食品	一四七
蒲漢席	一四八
三 建	一五〇

木材	一五〇
古代城垣	一五七
隋	一六一
古代雕飾	一六二
秦之建築	一六四
漢長安規制	一八七
漢代街市	一八八
漢之店市	一八九
漢之官寺	一九〇
漢之平民居宅	一九四
漢之郵亭	一九四
漢之學校	一九八
漢代之邸	一九九
漢之宮殿	二〇〇

漢之第宅	二〇四
漢之軍壘	二〇五
漢之城闕	二〇六
匈奴建築	二〇八
古建築遺迹	二〇八
魏晉之宮殿	二〇九
魏晉之亭制	一一〇
魏晉雜建築制度	一一二
北朝建置	一一三
長安故宮	一一六
唐代佛寺規模	一一六
宋代衙置規模	一二三
臨安行都規模	一二四
僧寺之劫	一二五

假山·····	二二六
日本木材·····	二二七
木運·····	二二七
元代浴堂·····	二二八
礮門·····	二二九
萬曆中之修兩宮·····	二三〇
康熙中寺廟統計·····	二三三
明代古屋·····	二三四
采木·····	二三四
清代之采木·····	二三六
碉堡·····	二四〇
營窟·····	二四〇
山樓·····	二四一
上梁·····	二四一

武當宮觀	二四二
慈化寺圖樣	二四三
嗣木	二四三
民居之易焚	二四四
南豐木工	二四六
飯料	二四六
廣州名園	二四八
木倉王氏家宅	二四九
洪氏故宮	二五〇
揚州食肆	二五〇
廣州酒館	二五一
門內紫鈴	二五一
綉匠	二五一

四 居處……………二五二

漢代之席地坐……………二五三

漢代室內雜飾……………二五五

魏晉之席地坐……………二五八

南朝人坐牀之俗……………二六〇

椅子……………二六三

五 器物……………二六四

古代之竹與文化……………二六四

漢代之簡牘筆墨……………二七四

漢代之古物……………二七七

漢代之蠶燭……………二七八

漢代之扇……………二七九

漢代之爐	二七九
漢代之軍器	二八〇
漢之石炭	二八二
東漢之工藝	二八二
魏晉之扇	二八三
魏晉之香	二八四
魏晉之爐火	二八五
魏晉之工藝	二八五
古刺水	二八六
火藥	二八七
筆墨	二九〇
松江地毯	二九二
嘉道間之洋貨	二九三
缺紙	二九四

大紙……………二九四

海船……………二九五

六 經濟……………二九六

漢代貧富差等……………二九六

漢之國營工業……………二九九

漢之商業……………三〇〇

西漢之物價……………三〇三

東漢之產業……………三一

東漢之農業……………三二

東漢之物價……………三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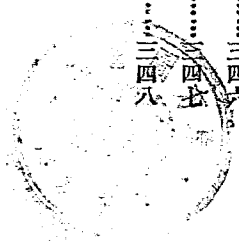
唐之商業法……………三二八

唐婢妾價……………三二九

唐之借貸法……………三二九

唐之邸肆	三一九
宋絹帛價	三二〇
宋米價	三二〇
宋金銀價	三二一
宋物價彙記	三二三
省陌	三二五
宋代官俸	三二五
宋代各地名產	三二七
宋之煤礦	三二七
宋代僧寺布施	三二八
金代銀價	三二九
明代銀價米價	三三〇
明代物價	三三一
明清間物價	三三三

明清間刻書工價	三三四
明代醫價	三三五
明代官俸	三三五
清代銀錢田米價	三三六
清代物價	三三八
清初戲酒價	三三八
典當	三三九
典息	三四一
洋銀	三四二
參價	三四三
秀山之桐油	三四四
乾隆中銀鋪投機	三四五
孫春陽	三四六
長沙風俗	三四八



南京鄉試用費……………三四九

洋米……………三四九

上海物價……………三五〇

七 民族……………二五五

漢代之胡人……………三五五

漢代之越人……………三五八

東漢之移殖……………三五八

漢胡交通……………三五九

南朝與國外交通……………三六四

北朝之流徙……………三六五

南北風氣……………三六六

北朝之胡風……………三六七

唐之胡人……………三六九

漢代之徙民	二七八
漢代士大夫里居	二七九
魏晉間人民移徙	三八〇
南方諸種族	三八五
南北朝之流徙	三八七
蛋戶	三八九
山民	三九一
僦民	三九二
客民	三九三
丐戶	三九四
八 信仰	二九七
西漢之巫術	三九七
西漢雜神祠	四〇七

京漢時之雜忌諱	四一一
京漢時之雜神祠	四一四
東漢時之雜方技	四一六
漢代之道教	四一七
魏晉間社會信仰	四二九
南朝之道教	四三四
南朝之神祠	四三七
北朝之道教	四三九
唐代佛寺	四四一
軌章	四四二
求籤	四四四
天心正法	四四五
土地堂	四四五
吃菜事魔	四四六

曆書	四四八
宋曆及清御用曆	四四九
拳僧	四五二
講筵	四五三
社樹	四五四
楓人及樟柳神	四五八
白眉神	四六〇
羅祖教	四六〇
北方各教	四六二
九 傳說	四六五
社	四六五
工師	五〇五
蠶	五一三

發墓之傳說·····	五二五
冢墓文字之傳說·····	五四七
冢藏之傳說·····	五五一
墓工之傳說·····	五五八
墓樹·····	五六九
買地券·····	五七一
祝由·····	五七二
包拯·····	五七二
演戲資料·····	五七三
迎春黃胖·····	五七三
狐怪·····	五七四
明代北方之狐·····	五七六
八字相同·····	五七七
木工厭勝彙記·····	五七八

十 婚姻制度……………五八三

西漢之婚娶……………五八三

東漢之婚娶……………五八七

京漢婦女地位……………五八八

魏晉之婚娶……………五八九

魏晉之男女社交……………五九三

南朝之婚娶……………五九四

北朝之婚娶……………五九九

唐代之婚娶……………六〇三

十一 喪紀……………六一四

漢代之喪紀……………六一四

漢代之祠墓……………六一七

魏晉之喪紀	六二〇
南朝喪儀	六二一
忌日	六二五
諱	六二六
北朝喪儀	六二七
唐代喪葬	六二八
紙錢	六三一
十二 社會制度	六三二
北朝家族制度	六三三
義莊	六三四
七世同堂	六三五
族居制度	六三五
鬻妻	六三七

漢代之官奴婢……………六三七

西漢之奴婢……………六三九

東漢之奴婢……………六四一

北朝之奴婢……………六四二

唐代之奴婢……………六四四

元代之江南女奴……………六四八

明代奴婢之制……………六四九

寧國府世僕……………六四九

膏手門子……………六五一

十三 娛樂……………六五二

漢代之令節……………六五二

漢代之遊戲……………六五六

漢代博戲……………六六三

魏晉間倡優	六六五
魏晉間遊戲	六六六
蹴鞠	六六七
南朝時令風俗	六六八
南朝之伎樂	六七二
南朝之胡伎	六七四
戲馬	六七五
拍張跳刀	六七五
南朝雜戲劇	六七六
檣蒲	六七八
投壺	六八一
藏鈎	六八二
六朝娼妓	六八二
北朝之社會娛樂	六八五

唐代之倡伎	六九〇
唐代之舞	七〇二
唐代之雜戲	七〇六
唐代之賭博	七二三
唐代令節	七二八
裸女戲	七二五
酒令	七二六
宋之官妓	七二七
宋之說書	七二八
宋上元放燈	七二九
唐宋伎妾	七二九
蘇州戲館來歷	七三〇
河市	七三一
升官圖	七三一

敗戲·····	七三二
教坊之罷草·····	七三四
揚州鼓吹·····	七三四
評話·····	七三五
蘇揚雜戲·····	七三六
雜耍·····	七三七
十四 社交 ·····	七二八
漢代宴飲及舞·····	七三八
東漢交誼·····	七三九
漢代慶賀·····	七四二
南朝賀生日及冬至·····	七四三
唐人作生日·····	七四三
宋外官儀注·····	七四四

請安……………七四四

壽禮……………七四六

十五 交通……………七四八

漢之國道……………七四八

漢之驛傳……………七四九

漢之關禁……………七五一

禁夜行……………七五三

漢代之車輿……………七五三

魏晉之車輿……………七五七

南朝之車輿……………七五九

北朝之車輿……………七六一

唐代之轎……………七六二

宋代之轎……………七六三

明代之椅轎·····七六三

明代之車輿·····七六四

十六 儀物·····七六六

漢代軍中樂·····七六六

漢代官吏就道·····七六七

魏晉儀從·····七六八

誕馬·····七六九

儀仗用扇·····七七〇

名牌·····七七一

明官禮制·····七七一

鳴砲·····七七二

大行皇帝御物·····七七二

十七 藝術……………七七四

漢代圖畫……………七七四

漢代音樂……………七七七

北朝佛像……………七七八

北朝工藝……………七八〇

南朝繪畫……………七八一

北朝音樂……………七八三

唐代之外國畫家……………七八五

西洋畫……………七八六

機匠……………七八六

十八 職業……………七九〇

漢代鑄冶……………七九〇

漢代鹽業·····	七九一
漢代漁業·····	七九三
漢代酒業·····	七九三
漢代畜牧·····	七九四
漢代射獵·····	七九五
漢代傭工·····	七九六
漢之醫術·····	七九七
西漢之女子職業·····	七九九
漢代之教授·····	八〇一
漢代之卜相·····	八〇一
西漢之雜職業·····	八〇二
東漢之雜職業·····	八〇五
魏晉之女子職業·····	八〇七
南朝之婦女生活·····	八〇八

南朝之婦女職業……………八一〇

北朝各種職業……………八一—

宋之理髮業……………八一二

宋之醫制……………八一三

唐宋以來之小學教育……………八一四

教童子法……………八一七

宋代之補牙業……………八一八

種痘……………八一九

十九 語文……………八二一

漢代稱謂……………八二一

漢代方言……………八二二

南朝語言……………八二三

南朝各種稱謂……………八二五

券	八二八
你曰	八二八
賣六玉八	八二八
口不刺	八二九
京官稱謂	八二九
官話	八三一
洋與番	八三三
二十 雜風俗制度	八三四
近代各地方風氣	八三四
近代童養	八三四
近代禮教	八三七
近代之發聲	八三八
近代節里成禮	八三八

漢代校章	八三九
南朝門義	八四〇
南朝雜風俗	八四一
唐代詩歌與民俗之關係	八四三
朝市異俗	八五二
國節	八五三
漢代文書程式	八五四
地券	八五五
邸報	八五六
投簡	八五八
鄉貫	八五九
官年	八六〇
邊疆與消息	八六一
明之廷杖	八六二

更鼓	八六三
頭陀報曉	八六三
曆日後甲子	八六四
行香	八六四
明代之家兵孫勝	八六四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

程宜穎 兌之 纂輯

一 服飾

漢代之衣服

常服

漢時仕宦平居之服曰布衣。

漢書江充傳，充衣紗服，衣曲裾後垂交衿，冠幘，行步搖冠飛闕之幘。注：飛闕曰，曲裾如婦人衣，如道曰，交衿謂正襟使一頭察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幘，林曰，交衿如今新布袍上袪全幅的角，謂名交衿我也。服度曰，冠幘，謂行步則搖以爲羽，幘也。防古曰，幘，幘幘爲之，即今方目紗是也。

五章的幘，斷其衣衣令短，唯地冠大冠帶長，（身正曰爲幘也。）
曰曰。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好武者則喜服短衣。

（禮，亦發有雜也，共地下之曰其行行之。）

自是禮也，六服皆備而不備，以素紗製之，如今桂袍，禮重稱也。

禮記卷之四

短衣蓋楚之遺俗。

廣川思王傳，其殿門有成度登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

漢書卷之四，官屬多喪衣大冠。（注師言，大冠既衣相下而帶上，冠帶之帶也。）不中節度，自今豫度衣皆令者地三寸。

史記叔孫通傳，通備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孔文祥云，高祖楚人故從其俗楚製。

代服。

風俗通，文帝代服衣廣袖鹿帽騎駿馬。

匈奴之俗蓋服長袍。

漢書匈奴傳言文帝遣匈奴服繒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

從官服

皇帝從官著武冠加貂羽金蟬。皆胡服也。（按古今注。）

漢書燕刺王傳，郎中侍中者著貂裘黃金附蟬。

後漢書輿服志，武冠亦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主文冠。虎賁冠插鬚尾。

御覽六百八十五引應劭漢官儀，虎賁冠插鬚尾。鬚擊烏中之果勃者也。每所握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先驅則服旄頭繒衣。

漢書東方朔傳注應劭曰，旄頭以羽林爲之，植髮上向而長，衣繒衣在乘輿前。（按宋書禮志，鬚旄頭爲冠皮名之冠，其說近是。）

執法官服

御史衣繒衣。

王所傳，繒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按玉海一百二十一引漢官注去聲。）

凡執法之官冠法冠。

續與服志，法冠一名柱後，高五寸，以纒為展，簞纒柱卷，執法者服之。

儒服

博士儒生之服蓋有特製而史不詳。

史記朱建傳，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漢書王式傳，博士衣而不冠。

後漢書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

衛士服

衛士著黑衣。

漢書蕭望之傳言，敝備皂衣二十餘年。（即敝也，注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朔嘗著黑衣。按國策簡龍云，原令補黑衣之敝，

以衛王宮，似當時衛士即治其制，又左傳，拘股接接，服處注以絢為黑服，蓋古以黑為戎服也。）

其他吏亦著黑衣。

漢書谷永傳，擅之皂衣之吏。（永初為太常丞。）

史記五宗世家，衣單布皂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

論衡謝短篇，吏衣黑衣，宮闕赤單。

後漢書鍾離意傳，自此詔太官賜尙書以下朝夕饗給帷被皂袍。

御覽二百十一引東觀漢記，鮑永好文德，行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尙書兵。

按漢書尹賞傳，言羣盜探赤丸斫武吏，探黑丸斫文吏，似即以其服色爲分也。

亭吏服

漢時鄉亭吏卒皆冠赤幘，衣絳衣，持兵械及繩。

文獻通考引漢官儀，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弩戟楯刀劍甲鉦鼓。吏赤幘，行滕帶劍佩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

十里一亭，亭長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版以劾賊，執繩以收執賊。

漢書淮南厲王傳，又欲人令衣求盜衣。沈欽善漢書疏證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代人爲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亭，

郭璞曰，官衣赤也，是亭吏皆持赤幘也。王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首段曰，卒衣也。說文卒下云，殺人始也，卒衣爲卒，卒衣有緇

者，此卽所謂求盜衣也。

軍服

漢時軍服甲冑以外豎服絮衣。

漢書朝錯傳，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

宜服通用紅色。

周禮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益餘首領注緹黃赤色。）

後漢書竇憲傳注引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

袴亦如之。

御覽服章部引漢官儀，司空騎吏以下阜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行，宜赤袴。

甲冑多製以金屬，此亦古制之一證。

尙書正義，經真言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鍍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鍍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因以作名。

說文，鍍甲也。

又，鉞袴鍍也。

又，鍍鍍頭鍍也。段注，漢書刑法志，三屬之甲，燕林曰，三屬者兜鍪也，盆領也，辟禪也。按盆疑當作益，益領即鍍鍍。

許此部曰兜鍪首鍍也，月部曰冑兜鍪也，此云鍍鍍頭鍍也，則與燕說三屬同矣。

宜服常備祖。

漢書陳勝傳，袒右稱大楚。注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

周勃傳，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

軍將於背上負屍。

國語，被羽先升。注，羽烏羽鑿於背，若今軍將負屍矣。

水師軍服著黃帽。

漢書鄧通傳，以濯船爲黃頭郎。注，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黃頭郎。

枚乘傳，漢遼羽林黃頭郎循江而下。注，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祭服

祭服朱衣。

後漢書蔡邕傳，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注，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齋者絳袴鞮。

罪人服

罪人衣赭衣。

漢書賈山傳，髡其衣赭，齋其背。

伏刑之後則書其罪狀著於耳。

周禮秋官司短注，揭頭明書其罪法。疏云，明用刑以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

漢書諸葛豐傳，故常願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竊臣之首，懸於郡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劊寺門鼓。

男子常服

尋常男子多著襦，蓋短衣也。（武梁祠畫象可證。）

古詩婦病行，抱時無襦復無履。又孤兒行，冬無複襦夏無單衣。

御覽六百九十五引東觀漢記，第五倫爲二千石常衣布襦。

執役者加褱又名褱。

漢書東方朔傳，董君緣幘傳褱。注韋昭曰，褱形如射褱，以傳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褱即褱今之褱，古今注擬

衣，斷役之服。

御覽八百十六引漢舊儀，大官賜官奴婢各三十人。大置酒日，皆澆饗蔽膝。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倉頭衣緣襦領袖正白。

或著領鼻褱。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身自著領鼻褱。注師古曰，即今之褱也。形似領鼻，故以名云。（漢書補注王先謙曰，吳越春秋

越王風位鼻，虞雅稱領鼻也。方言謂袴前之褱，郭云，袴無袴者即今領鼻褱，褱亦謂袴異耳，案阮文選袴前也，魯就篇領注袴之兩

服曰白，玉曰白袴袴也，據此形製但以蔽前，反繫於後而無袴袴。）

若袴。

御覽六百九十六引魏志，管寧恒著布裙。

官役著白巾。

漢書兩翼傳，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注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官奴著青幘。

賈禹傳，蒼頭廬兒皆用教富。注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以下為蒼頭青幘。

吏免為民則著白巾。

朱博傳，斥罷證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漢代婦人服

婦人服多以絲織。

續齊買禮傳，今民賣僮者為之縑衣絲履偏諸縑。（注曰，縑曰，如茅縑以作風縑，師古曰，但縑若今之縑，或以為要縑及縑縑者也。）

又云，得庶人以衣婢妾，白緞之表，薄紵之裏，凝以偏諸，美者黼黻。

婦人上著襜，下著裙。

古詩陌上桑，紉綺爲下裙，素綺爲上襜。

辛延年羽林郎詩，長帶逴理帶，廣袖合歡襖。

又云，遺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襖。

婦人上衣曰桂，其上或加長帶爲燕尾形。

漢書司馬相如傳，裝幟垂髻。注師古曰，幟，桂衣之長帶也，髻，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按玉篇幟，桂衣飾也，桂婦人之

上服也。廣雅，桂，長帶也。）

後漢書光武紀，皆冠幟而服婦人衣，諸子續編。注引前書音義曰，諸子大掖衣，如婦人之桂衣。

婦人亦著襜褕。

漢書司馬相如傳，曳獨爾之襜褕。（注，褕，拊日，袷，褕也，何並傳，爾注，褕，曲裾，亶衣也。）

婦人常服多著蔽膝。

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自執宰蔽膝。

方言，蔽膝，江淮之間謂之禕，或謂之被。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膝。齊魯之郊謂之禕。（唐志，婦人

禮記如其夫，是唐時尙有之，以爲禮服也。）

貧婦人衣長曳地。

漢書王莽傳言。莽妻衣不曳地。

漢之冠幘

漢初依古制用冠。

漢書高帝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

後漢書與服志，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髀漆纒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

漢書高帝紀又言，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後漢書與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帕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縠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蹟也，頭首嚴蹟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中爲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早衣羣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徽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尊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勾卷屋者，

示尙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却擗，返本禮也。升致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注引通鑑曰，幘古者早晚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宣仲停止兩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頗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造幘服之，曰臣嘗聞稱，榮尚無巾，故言王莽發幘禮，冠進賢者宜長耳，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其宜。）

隋書崔廓傳，藍田人王曼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崔頤答，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

御覽六百八十七引漢官儀，謁者著緇幘大冠。

男女未冠笄者著卷幘。

儀禮士冠禮注，緇布冠無笄者，著類圓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疏

若類圓髮際者，無正文，約漢時卷亦幘圓髮際故知也。

髻頭蓋亦幘之一種。

儀禮喪服注，蠶髮紒也。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着髻頭焉。

御覽六八八引釋名，髻髮使上，或謂之陌頭。言其縱橫陌而前也。齊人謂之噓，言奄髮使上也。

古詩陌上桑，少年見羅敷，脫帽著綸頭。

方言，綸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髻頭。

巾爲平民之服。

漢書賈山傳，憐其無髮賜之巾。

後漢書韓康傳，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

又馮衍傳，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

御覽六百九十三引東觀漢記，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纒纒綸飾巾迎上。

小兒若幘。

說文曰下云，小兒及蠻夷頭衣也。

漢之履鞮

履有以草爲之者，其上有帶。

急就篇，履曷隨衰絨緞制。顏注，韜生草之履也，緞履跟之帖也。制，縫履之圓縷也。又云鞮，鞮，叩角褐襪巾。顏注，鞮

謂草履頭深而免平底也。今俗呼謂鞮子。鞮，薄草小履也。叩角，履施也。如今木履。黃氏補云，下邳謂漆履有齒者曰

斫角。徐氏云，鞮亦履，今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又云履屬鞮，鞮，鼠窠。顏注，鞮，圓頭掩上之履也。又云，旃裘鞮，鞮

蠻夷氏。顏注，鞮，鞮胡履之缺前蓋是也。

釋名，鞋解也。著時繡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則舒解也。

其以絲作者，則專名履。以木作底者名屨。

方言，絲作者謂之履。

古今注，烏以木置履下，乾蠟不畏泥溼。履乃屨之不帶者。蓋祭服曰烏，朝服曰履，燕服曰屨。

東觀漢記，茨充爲桂陽太守，民情嬾惰多無履，足多割裂。茨教作履。今湖南知織履曾茨之徵。

時以著革履爲儉素。

漢書鄭崇傳言，每見著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

東方朔傳言，文帝身弋綈，足履草烏。

履之精者蓋草絲象用。

鹽鐵論，古者庶人鹿菲草屨，散草而已。及其後則葦下不借鞞，韠草烏。今富者草中名工，輕靡便容，繞裏翻下。

越端縱絲。中者鄧里間作蒟，直秦堅婢妾章香絲履，走者葦芟狗官。

胡服則著鞞。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釋名，鞞本胡名也，趙武靈王始服之。

出門行路則着屨。其底有齒。男女不同式。

漢書爰盎傳，屐步行七十里。

釋名，屐，藉也，爲兩足藉以踐泥也。（念就意頭注，屐者以木爲之，而施兩齒，所以踐泥。）

搜神記，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

後漢書五行志，延熹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作系。

在室中去屐。

漢書僞不疑傳，勝之圖屐草迎。

亦去屐。

御覽三百八十七引楚國先賢傳，來陽顧紹爲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視荆隴下而笑。

官吏上屐不去屐與劍則爲殊禮。

漢書蕭何傳，賜劍屐上屐。

謝罪則徒跣，並去冠。女子並去簪珥。

匡衡傳，免冠徒跣謝罪。

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有詔謝主簪珥。

履以草或絲爲之，其上有帶。或云絲。

說文屨字下云，屨，衣也从章。

淮南說林訓，鈞之屨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屨。

後漢書禮儀志，有絳袴屨。

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願謂釋之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或著行屨。

詩邪幅在下。箋如今行屨邪纏於足。

漢之袴式

男子之袴有袴。

急就篇，褌輸袷襠袴。師古曰，袴合袴謂之褌。

漢書周仁傳，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潔清。注師古曰，溺讀爲尿。尿袴者爲小袴，以藉其尿。袴或有時不若。

東觀漢記，黃香冬無袴被而親嚮滋涼。

魏略，賈逵家貧冬常無袴。

女子之袴蓋無褶。

漢書外戚傳，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注服虔云，窮袴有前後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窮袴卽今之緹褶袴也。

漢時韓人女子有衣無袴。

說文爲字下云，蒺藜中女子無袴，以帛爲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縵衣。狀如襜褕。袴或以皮爲之。

後漢書馬援傳，身衣羊裘皮袴。

漢之衣冠雜飾

凡衣必有中衣，露其領。

急就爲領注，著曲領者所以禁中衣之領恐其上雍頸也。其狀闊大而曲，因以名云。領皆向下交垂。

禮記間冕，曲袷如矩以應方。注，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疏云，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襦，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

又有偃領。

儀禮士昏禮注，卿大夫之妻刺繡以為領，如今偃領矣。

衣上有時加方領。

漢書廣川惠王傳，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注服虔曰，如今小兒却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文。

又王莽傳，有人著赤纒方領。

胡人之服則反領。

淮南子汜論訓，古者有蓋而繕領以王天下者矣。高注繕領皮衣屈而繕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也。

凡衣用白裏。

說文系部引漢律，賜衣者緹表白裏。

周禮天官內司服注，素紗者今之白縹也。疏云，漢以白縹為裏，似用素紗為裏耳。

袖之寬一尺二寸。

說文袂字下云，衣袂也。一曰去襲也，襲者襲也，袂尺二寸。

凡衣不繫以鈕而繫以緜，象以作衣履之緣。

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僞諸繡。注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僞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襪及襪領者也。

衫本爲無袖之衣，繼則亦有有袖者。

釋名，衫芟也，衣無袖端也。

初學記二十六引劉敬叔異苑，曾有破船從浪海流得布衫身如中人，但兩袖頓長三丈。裙襖所以繞領。

說文襖下云，宏農謂羣襖也。羣下云繞領也。段注，方言繞袷謂之羣，廣雅本之，曰繞領羣羣也。羣領今古字。領者，劉熙云總領衣體爲羣首也。然則繞領者圍繞於領，今男子婦人披肩是其遺意。羣襖施於衣側。

晉書與服志，漢世著襪者側在屢間，或謂之傍襪，或謂之緩襪。

漢時著珍裘者始以毛爲表，否則以毛爲裏。此已稍變古俗矣。

說文表下云，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裘毛爲表。（此言裘也。）

漢書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此言珍裘也。）

裘之珍者圍領狐白身爲之類。

鹽鐵論，今富者臨師狐白烏翁，中者屬衣金縷燕臨……

揭制若裘。

漢書張良傳，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注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又婁敬傳，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注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

胡服。

御覽六百九十九引風俗通，靈帝好胡服，京師皆競爲之。

急就篇注，褶謂重衣之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一曰左衽人之袍也。

御覽六百九十六引魏略，敦煌俗，婦人作裙襪縮如羊腸，用布三疋，皇甫隆爲太守禁改之。

以金爲帶鉤，蓋亦胡俗之一。魏晉以後盛行矣。

漢晉匈奴傳，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注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

（按，趙冀，武宣王賜周留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東觀記詔賜留遼金剛鮮卑總帶一具，魏志注典略文帝嘗賜劉楨郭洛帶。）

王國維胡服考，古大帶革帶皆無飾，有飾者胡帶也，後世以其飾名之，或謂之校飾革帶。（吳志肅爲俗傳。）或謂之

鞞飾革帶。（御覽引吳錄）或謂之金環參鏤帶。（同引郭中記）或謂之金梁絡帶。（金縷子）或謂之起梁帶。（隋書

鞞飾革帶。）

良因志。凡此皆漢名。胡名則謂之郭洛帶。高誘淮南主術訓注私鉞頭郭洛帶係鉞鑄也。（中略）魚豢與略謂之廓洛帶。（白雲引）吳志諸葛恪傳謂之鉤絡帶。宋書禮志袴褶服之絡帶即郭洛帶鉤絡帶之省也。黃金師比者具帶之鈞，亦本胡名。楚詞大招作鮮卑，王逸注鮮卑緹帶頭也。史記匈奴傳作胥紕，漢書作庫毗，高誘淮南注作私鉞頭，皆鮮卑一語之轉。

漢之服色

喪服以白色。

漢書高祖紀，寡人親發喪，兵皆縗素。

蘇武傳，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言上崩。

衣裳以外宮室器用亦皆飾以白色。

翟方進傳，方進薨，少府供張柱楹皆衣素。注師古曰，皆以白素衣之。

文帝紀，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

黃色爲尊者之服。豈自漢時已然。

韓延壽傳，延壽衣黃紕方領。注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延壽緣此服香儻之罪。）

傳不疑傳，有一男子乘黃轎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

平民常服爲青綠色。

成帝紀，永始四年，詔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注師古曰然則禁紅紫之屬。）

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王邑爲從弟奇求蔣詡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公命不敢違。

御覽八百十四引韓廣決疑，古者男子皆衣綵，有故乃素服，秦漢以來服色轉變，今惟朝廷五服用綵。

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乘馬。

漢之雜佩

佩刀劍

涇時公卿百官無不佩刀劍者，佩刀劍必以韋帶。

漢書蓋寬饒傳，引佩刀自刎北闕下，是九卿佩刀。

又霍光傳，符璽郎接劍曰，是郎官佩劍。

又王尊傳，東平王欲觀尊佩刀，是守相佩刀。

又蕭育傳，接佩刀，是縣令佩刀。

論衛謝短篇，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

至吏民見長官則有佩有不佩者。

史記褚繡，魏相好武，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後敢入。

漢書儻不疑傳，門下欲使解劍，不疑不允。

蕭望之傳，吏民當見望光者，露索去刀兵。

平民行道中，蓋以帶兵器爲常。

嚴延年傳，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

尹賞傳，雜舉長安輕薄少年惡子，鮮衣凶服，被鎧，持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後漢書宋弘傳言，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卽死。

佩剛卯

漢時佩剛卯之制，蓋自天子達於庶人。

漢書王莽傳，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注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尺，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草帶佩之。今有五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綫。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

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鑿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鑿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受。既正既直，既
 飭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記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
 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沈欽聲漢書疏證曰，說文該改大卯也，以逐精鬼，瘴與瘴同，毋雅釋文孫炎云，瘴疾病也，
 順志以為印，蓋剛卯與兩也，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與諸侯玉公侯以白玉，其下以黑犀象牙。）

按說文段注作以逐精彪，云媿作受者謂其可環鬼也。

佩玉。

中華古今注，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得古佩之法更創焉。

漢之布帛種類

冰紈方空毼吹綉絮。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毼吹綉絮。

紈 輕綉（紗）

漢書元帝紀注，李斐曰，紈為首服，絹素為冬服，輕綉為夏服。師古曰，紈即今之方目紗也。輕綉今之輕紗也。
 說文，綉生絲也。

織布。

說文，織布出東萊。

荃葛（夏布）

漢書江都易王傳，繇王閼侯亦遺荃葛焉。

荃布（夏布）

貨殖傳，荃布，注孟康曰，白也。

阿錫（細布）

郊祀歌，良阿錫，注，阿絹繪錫細布。

史記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正義云，東阿出繪。水經注，東阿出佳繪織。

按據此則阿錫爲繪類非布類也。

毛織物來自外國，視爲珍品。

漢書高祖紀，八年，詔買人毋得衣綿繡綺設絺紵，操兵乘騎馬。注師古曰，繡織毛，若今褐及氈氍之類。

說文綱下云，西胡織布也。

急就篇，旃裘織繡織夷民。

西京雜記，馮室規地以麝寶匪飾。

漢婦人梳妝

漢時婦人畫多露髻。

儀禮喪注，既去纒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髻紒其象也。

婦人之奢侈者，施粉於面，施朱於頰，粉以米爲之。

鹽鐵論，傅白黛青者衆。

釋名，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紅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也。

齊民要術，作米粉法，取米白汁清澄其中心，圓如鉢形，酷似鴨子，白光潤者，名曰粉英，暴乾以供妝。

傅粉或不止於面，兼及胸臂。

漢書廣川惠王傳，望卿袒裼傅粉其旁。

男子亦有傅粉者。

後漢書，李喜時郎侍中皆冠銷金貝帶傅脂粉。

婦人去眉而以黛畫之。

釋名，爲代也，滅眉而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
漢晉張敞傳，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

東漢之巾幘

東漢衣冠之制，其爲先所無者，則巾幘之制。

後漢魯郭太傅，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注引周遷與服雜字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幘，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幘，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

御覽六百八十七引傅子云：又幘先未有岐，荀文若巾綳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袂，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真仙性道通鑑，裴玄仁漢明帝二年始生……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翔趙康子上黨暗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着故有單衣中黃巾。（道藏河五。）

處士不衣公服則著幘巾。

後漢晉符融傳注，幘巾者以一幅爲之也。

鄭玄傳，玄不受朝服而以幘巾見。



孔融傳，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

御覽六百八十七引傅子，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幘巾。

梁氏之時妝

東漢時能轉移時世衣裝風尚者梁冀夫婦其人也。

後漢書梁冀傳，冀妻孫壽作愁眉啼隨馬髻折屐齒齒笑。

冀亦改與服之制，作平上研車塢曠狹冠折巾，擁身扇狐尾單衣。（注後帶與地若狐尾。）

御覽三百七十二引梁冀別傳，冀未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髻。

御覽三百六十五引風俗通，桓帝元嘉中京師婦人作愁眉，愁眉者細而曲折，梁冀家取爲京師者效之。

御覽六百八十七引周遷與服雜事，漢桓帝延熹中梁冀誅後，京師作曠皆於短耳長短上長下，以爲服妖。

古今注，盤龍斂梁冀婦所制。

又云，長安婦人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後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又云，梁冀改舊翠眉爲愁眉。

又云，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髻舊髻。

東漢人雜服飾

婦人服飾略見於焦仲卿妻詩。

著我綺襖裙，寧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瑤。

東漢貴錦，錦以蜀製爲妙。合之前書所稱金銀二官亦在蜀廣漢，則知蜀地漸爲文物所萃矣。

初學記二十七引丹陽記，歷代尙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越布亦爲時所重。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賜諸貴人白越三千端。

其他風尙則有長短之殊製。

續漢書五行志，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不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以爲服妖。僮從有衣采者。

後漢書袁閔傳注引謝承書，忠乘船載筮益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着青絳采衣，非其奢麗。男子有傅粉者。

李固傳，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魏晉之衣服

巾幘爲常服之制。

晉書與服志，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練帛以爲幘，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旅，非爲國容也。

又五行志，初魏造白幘，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幘，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幘。

又陸機傳，機釋戎服著白幘。

巾之制與幘相似。

晉書與服志，巾以葛爲之，形如幘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爲巾，世號黃巾賊。

左列一事可覘當時常服之制。

魏志管寧傳，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閭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縹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帽

晉書與服志，帽名猶冠也，義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纒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緇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纒爲幘，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僭者服之。

杭世駿三國志補註云，吳書朱然破魏將李興等軍……加賜御織成帽。
又吳書，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翠帽以遺遜。

單衣

單衣仍爲士大夫之服。

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徐庶母。）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跡巾單衣。

晉書五行志，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袞諸侯所以服天子也。

又吳孫亮初置詔曰，吁汝恪，何若若，庶葦單衣箋鈎絡，於何相求常子關……鈎絡鈎帶也。

又王戎傳，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反責取。

貧人仍著襦。

世說，尊康伯致歲家賸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襦。

襦

巾襦並用。

吳志呂岱傳，始岱親近吳郡徐源，慨有方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襦。

又虞翻傳注引吳書，翻卽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襦，葛巾與敵相見。

又呂範傳注引江表傳，範出便服，帶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

袴褶

袴褶之形式如左。

隨書禮儀志，軍禮從戎則縛袴不舒散，中官紫褶，外官綠褶，屢皮帶以代鞶革。

袴褶爲軍服。

魏志崔琰傳，諒太子書曰，淮世子婦鬻捐褶以塞衆望。

晉書楊濟傳，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轡前。

吳志呂範傳注見前引。

女子亦著袴褶。

世說，王武子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

兵士則如漢制。

吳志呂蒙傳，蒙陰賂賈爲兵作袴衣行縢。

雜色衣

袍。

晉書盧欽傳，賜鶴綾袍一領。

半袖。

魏志楊阜傳，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縵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

岑牟單絞。

世說引輿略，（曰）衛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

衣制

凡士人著長衣，有武事則著短衣。

吳志諸葛恪傳，峻起如廁，釋長衣著短服出。

衣服風尚。

魏志夏侯玄傳，今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綾服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

杭世駿三國志補，引吳書曰，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白領，諸將皆不及。

晉書五行志，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武帝泰初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屨，元帝太興中，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幘者又以帶纏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

象。

裙袴

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皇甫隆事，敦煌俗婦人作裙，縠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

淵鑑類函三百七十四引俗說，車武子婦大妒，夜恆出奄襲車，車後呼其婦兄顏照夜宿其眠，取一絳裙挂著屏風上，婦果來拔刀逐上牀。

魏志賈逵傳注引魏略，逵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遺襪。

又閻溫傳注引世說，趙歧轉詣北海蒼絮巾布袴。

御覽七百人引搜神記，太康中天下以氈爲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被也，夫氈胡之產也，而今天下以爲陌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

褌

魏志裴潛傳注載韓宣事，宣前以嘗受杖，露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要不下，乃趨而去。

屐

男女皆著屐。

晉書五行志，舊爲屐者齒皆連襦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人頭方，圓者順

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東漢時著屐者猶少。

高士傳，袁閭身無單衣，足着木屐。

靴

釋名，靴本戎服也。趙武靈王所作，常短靴，以黃皮爲之，後漸長靴，軍戎通服。淵鑑類函三百八十一引晉傅咸表曰，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吻，然後作衣。又引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織成花靴一翻。

屐

淵鑑類函三百七十五引晉令，士卒百工屐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屐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屐色無過純青，繪黃者一足著白屐一足著黑屐。

又引魏武內式令曰，前於江陵得雜絲屐，以與家人約，當著盡此屐，不得效作也。張華輕薄篇，足下金繡屐。

其時在室中猶去屐。

魏志王粲傳，時賓客盈坐，聞粲至，倒屐迎之。

帶

吳志諸葛恪傳，先是童謠曰，諸葛恪，直草單衣，篋鉤落……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
晉書五行志，太康中又以氈爲泊頭及落帶袴口。

婦人服

晉書五行志，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

魏志鍾繇傳注引陸氏異林……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襦，傷左脾，以繡襜中懸拭血。
吳志后妃傳注引搜神記，見一女人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

雜飾

面衣。

晉書惠帝紀，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尙書高光進面衣，帝喜之。

手巾。

吳志潘濬傳注引江表傳，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

白紵舞歌詩，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

簪。（貞慎祖題）

洞鑿類函三百七十一引燕書，高祖慕容廆童兒時往見晉安東將軍張華，華脫所著幘簪以遺之。接陸蓋冠上羽也，起於魏晉。

爾疋郭璞注曰，白鷲翅上有長翰毛，江東取爲接陸。

世說，山簡倒著白接陸。

障日蓋笠也，商賈著之。

御覽六百八十七引晉八王故事，勿趙王倫將篡位，洛下童謠曰，屠齋障日覆兩耳，當有瞎兒作天子。于時商賈遮著大裁障日，偷貨眇目也。

服色

朝服以朱。

世說，何晏美姿容，面絕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以熱餅噉之，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面色轉皎然。紫色爲非正式之服。

吳志薛綜傳注引吳書，權賜綜紫綬，陳襲紫色非所宜服。

白色爲平民服。

吳志呂蒙傳，使白衣搖檣作商賈入服。

。 裝
裝非正式服。

淵鑿類函三百七十四引會稽典略，魏朗爲郡功曹佐，正旦據吏顧寵被裝以加朝服，朗以裝非臣服，寵不敬，勅卒撤去，寵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裝以聞。

魏晉婦女妝飾

環 約指 跳脫等

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縮臂雙金環，何以道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梁闌，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美玉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纈連雙鏡，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後瑋瑋釵，何以答歡忻，執素三條裙，何以結愁悲，白蒲雙中衣。

步搖。

吳志后妃傳，使尙方以金作華燈步搖假髻以千枚。

珠松。

晉書與服志，皇后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

銅。

曹植美女篇，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晉書五行志，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瑠璃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

梳妝

晉書五行志，吳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鬪角過於耳，又元康中……是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繪盒束其環，名曰櫛子紒。

御覽三七三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韻字髻，太子見髻之象，搜神記，泰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豐多，不可恆戴，乃先於髮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又永嘉之間……婦人束髮，其緩鬢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

粉

男子亦傅粉。

何晏事已見前。

魏志王粲傳注引魏略，植初得邯鄲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祖胡舞五雜，鍛跡丸環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

按弇州山人稿一六六，晉人重容觀，以故負美貌能清言卽雍容至顯位，然所推重無如衛洗馬叔寶，如所云少時乘羊車出市，觀者傾洛城，曰誰家玉人。後渡江至建康，年二十七矣，尙爲人看覩。其次則杜弘治，右軍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人以比叔寶，則曰那得比，其中尙容數人，又曰，衛玠神清，杜又膚清，一時品藻若此，至於何晏裴楷王衍潘岳王濬之徒皆以美貌聞。

粉自胡中來，由政府賣之。

淵鑑類函三百八十一引魏名臣奏議曰，中書盛劉放奏云，今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燕支粉蓋亦胡俗。

古今注，燕支葉似蘭，花似喜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調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爲燕支粉也。

唇脂面脂

釋名，唇脂以丹作象唇赤也。

淵鑑類函三百八十一引廣異志，面脂魏興以來有之。

南朝之衣服

裙襪

南朝士人常服卽裙襦也。

舊唐書與服志，證服蓋古之裝服也。今亦謂之常服。江南則以巾褐裙襦，北朝則雜以戎夷之制。爰及北齊有長帽短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任所好，雖謁見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

齊書琅章王彞傳，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上衣謂之衫。

世說四，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下衣謂之裙。

宋齊羊欣之傳，著新絹裙，王獻之嘗數幅而去。

世說五，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鬢葛扇，策杖路邊窺之。不著裙而露禪則以爲非禮。

宋齊長沙王遵儻傳，襲亦府鄙，在鄆州。暑月露禪上聽事，網紀正伏問，怪之，訪問乃知。至於百官則有玄衣朱衣朝服戎衣之別。

齊書百官志，國子博士何胤單爲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

宋齊自序傳，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玉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

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

齊書呂安國傳，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

梁書陳伯之傳，褚淵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縉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按魏此可知北朝之俗平時皆或帽著袴褶，遇朝會以朱衣曠加其上也。

又按六朝通以籠冠朱衣爲仕宦之服。南史劉敬宣傳，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是也。

齊書王儉傳，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

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

宋書二凶傳，劭以朱服加戎服上。

南史王弘傳，融戎服絳衫。

按絳衫以上各條，知下級官吏服玄衣，上級服朱衣。

軍服多爲絳色。

齊書王融傳，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閉口斷東宮仗不得進。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衫縛軌。

宋書薛安都傳，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履，惟著絳裙兩襠衫。

袴褶

南北朝通以袴褶爲便服，亦爲戎服。

宋書廢帝紀，常著小袴褶，未嘗服衣冠。

宋書禮志，校獵之官著袴褶……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

宋書劉穆之傳，旣而反室以布裳爲袴，往見高祖。

南史王茂傳，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

宋書張暢傳，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

南史何尚之傳，臨裂裙爲袴，往赴其軍。

軍服卽用袴褶。

齊書王奐傳，士卒多襁褓，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

法苑珠林三十五，宋沙門慧和，宋義嘉之難，和猶爲白衣，隸劉胡部下……會見野老，衣服縷弊，乃以貌鑿袴褶，易

其衣。

其奢者以深縑爲之。

齊書東昏侯紀，帝騎馬從後，著縑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繡楯，戎服急裝，不變寒暑。

析而言之，則有袍襖繡褶履襦之名。

宋書孔琳之傳：「至於袍襖繡褶必俟職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

御覽三百九十五引晉令，旄頭羽林著革履襦。

梁書侯景傳，先是其軍並著綠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

御覽六九三引劉宏教，將士寒窮者給一韋袍複帽。

凡袴褶之袴皆急縛之。

宋書袁淑傳，勅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

宋書沈慶之傳，劉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

半曠隊主，不容緩服。

齊書虞係傳，鬱林慶，係竊欺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

隋書禮儀志，陳天嘉令，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

凡袴褶必繫絡帶。

齊書始安貞王傳，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

帶以革爲之，象鍤金銀。

晉書石勒載記金銀鍍帶

晉書與服志，草帶古之盤帶也，其有囊綬則以綴於草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之。

文人則綬帶。

南史張暢傳，王敬則見融草帶寬將至，謂曰，草帶太綬，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袴褶則冠黑帽。

晉書與服志，冠黑帽，綴紫標，以綸爲之，長四寸廣一寸，中官紫標，外官絳標。

帽

帽之爲制如下述。

晉書與服志，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隋書禮儀志，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高屋下裙，蓋無定準。

又云，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紗高屋，或有烏紗長耳，後周之

時盛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像。開皇初，高祖常著烏紗帽，自朝貴至冗吏通著入朝，今復制白

紗高屋帽，其服練裙襜烏皮履，宴接賓客則服之。

按此言隋代常服之制，必稍變北朝胡風而復返南朝之俗也。

文苑英華六七七，徐陵與顧記室書，忽有陳慶之兒陳隨者，帽簪釘額，條布褻頭，摩袍通蹠，胡靴至膝。士庶以烏而天子獨以白。

宋書明帝紀，子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

南朝之巾帽

著帽之始，爲取其簡易。

晉書謝安傳，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御覽六百八十七引孟嘉別傳，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僚悉集，時並戎服，有風吹嘉帽墮，初不覺。帽式雖有變更，大抵以有裙爲主。

齊書五行志，永明中蕭誕開博風帽，後雲之製爲破後帽。建武中帽覆頂，東昏時以爲裙應在下，而今在上，不祥，斷之。

南史齊廢帝紀，時又多以生紗爲帽，半其裙而析之，號曰倚勒。

帽有以皮爲之者。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忠頭風，好著狐皮帽，羸瘳惡之，號曰蒼頭公。

又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沈慶之於殿前戲之曰，尚之何不着鹿皮帽。
南史陳伯之傳，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帶刺刀。

巾幘

巾之用蓋比幘爲鄧重，不服朝服則服之。

宋書禮志，巾以高爲之，如幘而橫著之……今國之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爲朝服，執一卷經以代手板，屠士野人皆服巾焉。

隋書禮儀志，巾國子生服，白紗爲之，晉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

宋書徐羨之傳，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

晉書與服志，成帝咸和九年判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幘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着烏紗幘。

然則往往士人皆著幘矣。（宋書禮志同上條幘當作幘）

晉書張軌傳，氣絕之日，白紗入棺無以朝服。

至隋代幘漸廢而巾漸興。

通典五十七，大業年令五品以上道服朱紫，是以烏紗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

白紗巾蓋野服之一。

世說五，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嘗著白給巾，肩輿逕至揚州廳事。

按給巾蓋一種特殊絲織品，故有白給巾有紫給巾，晉書石季龍傳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給巾是。

鹿皮巾亦然。

南史何尚之傳，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

又張與世傳，下直輒著鹿皮冠裙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帽頭之用蓋至南渡而廢。

宋書五行志，太元中人不復着帽頭，頭者元首，帽者令髮不垂，助元首爲儀飾者也。

與北服相對則稱巾幘。

宋齊毛脩之傳，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幘到門耶。

齊書王融傳，前中原士庶靡淪歸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幘爲禮。

南朝之履屐

南朝以着屐爲尊敬，以着屨爲安便，略與巾幘之別相似。

世說五，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踞屐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

履之爲式亦不一。

宋書五行志，宋孝武世幸臣戴法興造員頭履，世人莫不效之。

齊書高帝紀，道路不得著錦履。

御覽六九七引晉令，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占繪賣者皆當著巾帖額題所繪賣者及姓名。

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

履之爲式亦不一。

晉書謝安傳，不覺屐齒之折。

宋書武帝紀，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屐。

平居室內脫屐。

世說三，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

公會之時跣履到席則爲不敬。

盧文昭龍城札記，履可以游山，亦可燕居着之。謝安之屐齒折是也。執袴少年喜着高齒屐，見顏介家訓中。大抵通脫之屐不作正服也。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事見南史。蓋宮省清嚴之地，宜着屐，在直所容可不拘，而出閣則必不可以褻，此其所以自勅也。

齊書蔡約傳，高祖爲錄而尙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

齊書虞玩之傳，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屣造席。太祖取屣視之，訛黑斜脫，爽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屣已幾載，玩之曰，初擇揭拜征北行佐買之，言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辨易。

屣

賤者著芒屣。

南史褚裕之傳，使其子弟並著芒屣，

軍服著屣。

宋書張鶴傳，孝伯又曰，君南士膏粱何爲著屣。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以爲媿，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

或著靴。

晉書石勒載記，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給巾，絨錦袴，金銀鑲帶，五文織成鞞。

南史恩倖周石珍傳，宜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

南朝婦人服

婦人上著襦，襖下著裙。

宋書敬約傳，嘗使二老婢戴五綵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

法苑珠林四十四引冥祥記，宋陳秀遠夢有一媪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爲偏褰衫。

舞者則著衫。

簡文帝詠舞詩，腕動若華玉，衫隨如意風。

衣上約帶。

又賦樂府得大垂手，羅衣恣風引，輕帶任情隨。

吳均去妾贈前夫詩，鳳皇簪落髮，蓮花帶緩腰。

帶垂且甚長。

應思道櫛歌行，帶垂連理溼，櫛舉木蘭輕。

頭上束巾。

簡文帝擬落日窗中坐詩，開函脫寶劍，向鏡理執巾。

著幘。

徐君荀初春務內人行戲詩，樹斜牽錦帳，風橫入紅綰。

按婦人之著紅綰巾，猶男子之著白綰巾，但其字或作輪。庾信美人春日詩，步搖釵梁動，紅輪陂角斜。沈約觀

新昏詩，紅輪映早寒，畫扇迎初暑。似別爲一物，自來未之能辨。

婦人亦有著白綰巾者。南史樞林鄭灼傳，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綰巾以贈之。

履身尙窄。

庾肩吾南苑看人迴詩，細履宜窄衣，長釵巧挾鬢。

袖亦長窄而加以鑲畫。

庾信春賦，鑲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

又夢入堂內詩，小衫裁袷臂，纒絃摺抱腰。

按簡文帝詩有云，約黃出意巧，纒絃用法新，纒絃自是一種衣上裝飾。倪璠庾集注，圓腰連織成句下云，圓腰疑抱腹也。釋名云，抱腹上下有帶抱袷其腹上無褶者也。又有怕腹，橫怕其腹也。言施小纒更束縛其腰，便於春杵也。若然則纒絃爲圓腰之物。

足著履或絲或皮。

南史齊高帝紀，宮人著紫皮履。

搜神記，宮亭湖孤石，有一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一女子，云可爲妾，買兩編絲屣。乳母著黃羅襪。

南史褚裕之傳，黃羅襪乳母服也。

南朝衣服質料

據六朝禁令，知其所不得服者爲何物，固知其所常服者爲何物也。

御覽八百十六引晉令，第三品已下不得服雞杯之綺，第六品以下得服七綵綺。

同上引晉令，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羅綺。

御覽八百十二引晉令，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縠。

御覽八百十六引晉令，織成衣爲祭物。

按任大椿釋籍卷一，又案錦織文也，又別有織成。後漢與服志，虎賁武騎皆鵬冠，虎文單衣，褰毳毼，織成虎文，考襄邑出錦，所獻織成虎文，似卽錦也。然北史吐谷渾傳云，衣織成裙被錦大袍，波斯國傳云，衣錦袍織成被，南史東昏侯紀，帝著織成袴褶，又云，具錦繡諸帽，織成與錦對舉，則織成與錦不同。故南史陳高宗紀又云，上織成

羅紋錦被各二，云各二者，織成被二羅紋錦被二也，是古者錦與織成異矣。急就篇，屨烏絨裏韜緞紉，註絨織絲爲之，一名車馬飾，註云，卽今之織成也。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僕者爲之繡衣，繡履偏諸繖，註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履繖及襪領者也，古謂之車馬繡，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晉書載記石季龍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白繡，著五文織成袴，五文卽五采文也，蓋織成織采爲之，亦近於錦。惟是古之錦必有地，於素地織采則爲素錦，於朱地織采則爲朱錦，若織成則全以采絲織爲文章，非必若錦之有素地朱地也，不假他物爲質，自然織就，故曰織成。南史梁宗室正德傳，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中天竺國傳，土產金縷織成，金縷細靡白蠶，然則織成又或以金矣。織成之以金與織錦之以金，尙相近而不同矣。

御覽六百九十九引晉令，錦帳爲禁物。

齊書高帝紀，不得織成繡裙，不得用紅色爲旛蓋衣服，不得翦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南史江夏王義恭傳，胡伎不得深衣，舞伎正文著袿衣不得莊面。

南朝雜衣服

賦。

南史任昉傳，西華冬月著葛屨縷履。

鶴氈。

世說五，嘗見王恭乘與被鶴氈。

衫。

世說四，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

袍。

南史陳慶之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脚，靴至膝。

襦。

南史顧協傳，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

裘。

南史恩倖茹法亮傳，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

按南史又云慧琳著高屐披貂裘知貂裘，爲時珍貴之服。

單衣。

晉書王導傳，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十萬匹，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同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

袴

浮薄少年著有色之袴。

齊書鬱林王紀，常裸袒著紅毳襪。

南史梁元帝紀，愍懷太子昵狎淳小，好著微服，常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韁衣，元帝見之大怒，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俗說，謝仁祖年少時喜著刺文袴，出郊郭外。

南朝婦人妝飾

梳妝高者曰髻，低者曰鬢，實者曰髻，虛者曰鬢。

庾信春賦，釵朶多而訝重，髻高竦而畏風。

又鏡賦，宿髻尚卷。

又詠舞時，頓屣隨陳節，低鬟逐上聲。

又夜聽搗衣詩，小鬟宜粟瑱，圓屣運織成。

梁簡文帝詠舞詩，入行看屣進，轉面望空。

未笄之女則兩髻。

陳後主三婦詔，小婦初兩髻，含嬌新臉紅。

南朝婦人髻式似以高髻爲多。

宋曾五行志，宋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髮直向上，謂之飛天髻，始自東府流被民間。

頭上有花插釵梳等飾。

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二引志怪錄，綵衣白妝，頭上有花插及銀釵象牙梳。

謝朓詩，陳花映髻插，細佩遶衫身。

庾肩吾詩，橫簪展鬢垂。

有戴花釵者。

梁簡文帝詩，捉鏡安花釵。

有插撥者。

梁簡文帝詩，同安髮裏撥，異點額間黃。

蕭綽詩，比來妝點異，今世撥還斜。

髻上作星（口頰間也）

謝朓美女篇，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

庾信鏡賦，僊上星稀，黃中月落。

臉上傅燕支。

梁簡文帝艷歌篇，分妝開淺僊，繞臉傅燕支。

額上畫黃。

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後遂效爲梅花妝。

梁簡文帝詩，約黃出意巧，纒絃用法新。

費昶照鏡詩，留心散廣黛，輕手約花黃。

木蘭詩，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

庾信舞媚娘詩，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

虞世南應詔嘲目花女詩，學盡鴉黃半未成。

按，鮑參軍集云，西神座說，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尙黃。幽怪錄，神女曾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裴檢，異作額間黃。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藥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風髮。此額粧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粧。庭筠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粧也。酉陽

雜俎所載有黃星壓，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爲佛粧。庭筠詞，臉上金霞細。李賀詩，宮人正
僮黃。宋彭汝礪詩，有女天天稱細娘，珍珠絡影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爲瘡，墨吏誇誇是佛粧。此則面粧也。

眉上畫黛。

徐陵玉臺新詠序，南郡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

唇上點脂。

劉孝威詩，鮑彩裙邊出，芳脂口上澄。

婦人臨妝之狀，見於庾信鏡賦者甚詳。

暫設妝奩，還抽鏡牋，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掠，眉平猶剔，飛花驅子，次第須安，朱開錦障，黛蘸油檀，脂和甲煎，
淨道香蘭，畫簪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纈子於搔頭，試釵梁於粉絮。

耳綴瑤珞。

御覽八百十六引晉令，士卒百工不得佩真珠瑤珞。

臂間約劍。

南史東昏紀，爲潘妃作琥珀劍一隻直七十萬。

指御指環。

南史后妃傳，武帝鎮樊城，嘗登樓望見漢濱五彩如龍，下有女子擘紉，則貴嬪也，帝贈以金指環釧之。
丁六娘十索詩，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有佩鈴者。

幽明錄，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詭麗，琦便解銀鈴贈之。
有衣上簪花者。

孟珠歌，揚州石榴花，摘插雙襟中，葳蕤當憶得，莫持詭他儂。

女子幼時髮未長謂之總角，及成年則正式梳妝，謂之上頭。

歡好曲，淑女總角時，喚作小姑子，容飽初春花，人見誰不喜。
又，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但看脫棄蓮，何如芙蓉花。

足著行履。

雙行履歌，新羅繪行履，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

南朝衣服風尚

南朝承魏晉之餘風，有以裸袒爲尚者。

抱朴子刺厲俗，世人間戴叔欒與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踰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洩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

抱朴子疾謬俗，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傳頹頹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相體，盛務惟在擇蒲頭藥……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墜野。

江南衣式在晉宋之際頗尙博大。

晉書五行志，晉衰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與臺成俗。

宋書五行志，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至于掖，著帽者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下袴者直幅爲袂，下大夫爲裁也。舊唐書令狐德棻傳，高祖謂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昔東晉之末……江左氏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衣服之製，俄亦變改。

宋書周朗傳，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褻之長，可分爲二……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

其後南北交通，江南服式較之河北仍爲短小。

洛陽伽藍記，楊元璩合水唄陳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又謂慶之還梁，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東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

顏氏家訓，梁氏士大夫皆尙褒衣博帶大冠高履。

然衣服形式蓋隨時屢變無一定也。

抱朴子譏惑術，尊儒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豎貴大眉遠方俱半額也……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又自叙，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忽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衣蔽脚。尊偃詩，嫋娜花枝淡薄妝，六朝宮樣窄衣裳。

南朝男子妝飾

盥漱用皂角。

南史齊明帝紀，嘗用皂莢，訖授餘潔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

齊書虞玩之傳，王儉方盥，投皂莢於地。

或用澡豆。

世說，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菜，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漿澡盆盛水，瓊瑤盤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

或薰衣剃面傅粉施朱。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轎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褥，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世說，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

或帶麝臙。

齊書，武十七王傳，道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臙中得其事跡。

或以繩纏髮。

齊書崔祖思傳，嘗獻太祖纏髮繩一苐。

出門多戴笠繳。

世說，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鄉歌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南史王弘傳，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牽覆面。

齊書明帝紀，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繳。

麝臙始於西晉末年，而盛行於東晉，士大夫造次必執之，其俗蓋與南朝相終始。

御覽七百三引晉陽秋，石勒僞專王浚遣勸麀尾。

晉書王導傳，初曹氏性妒，導甚憚，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麀尾柄驅牛而進。

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戒之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

陳書張凱傳，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詔從臣坐於西南松下，勸張凱坐，時索麀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凱曰，以代麀尾。

扇尤日常所必携，有團扇。

晉書王珉傳，珉與嫂婢私，嫂撻婢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乃製白團扇歌曰，團扇復團扇，手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有紗扇。

世說，滎陽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掩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有蒲葵扇。

晉書謝安傳，鄉人有能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惟有五萬蒲葵扇，乃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增數

倍。

有竹扇。

晉書王羲之傳，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嫗，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

有羽扇。

晉書顧榮傳，榮處以羽扇，其衆潰散。

有屨扇。

齊書劉薛傳，司徒褚淵入朝，以屨扇障日，薛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劉曰，不能

覆衣剗，安得免寒士。

雖冬日亦有持扇者。

世說注引沈約晉書，周顛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

其後爭以畫畫爲扇之飾。

世說，羊采作雪贊，祖胤遂以畫扇。

南史何尚之傳，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戴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如意亦盛行於此時，其起原蓋在魏晉之際，用以助舞勢也。

拾遺記，蔡和悅鄒夫人，嘗置膝上，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

有鐵製者。

並說，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以鐵如意環唾壺爲飾。

有犀製者。

南史，殷鈞言於帝，帝以犀如意環主碎於背。

有金製者。

南史，梁武帝將起兵，席闕文勸之，蕭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按唐人尙間有持如意者，唐語林文宗舉玉如意指開元東封圖是也。

北朝服飾

北朝之服靴帽，蓋自永嘉以後即然。

高僧傳釋道安傳……符堅將欲南征，遣問你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伴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

北朝自魏孝文始采華服爲正服，與江南不異。

北史魏本紀，太和十年給尙書五等品爵以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

以袴褶爲便服戎服，朱衣單衣爲公服。

魏書成淹傳，使人唯齋袴褶，比旣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

又馮懿傳，詔華官宜脫朱衣服單衣介續陪哭司徒。

裙襜紗帽亦同南朝。

周書長孫儉傳，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日晚乃著裙襜紗帽引客宴於別齋。

魏書爾朱世隆傳，令王蒼白紗高頂帽短黑色，領從皆裙襜袴褶，不似常時章服。

北史康承傳，臨陣常著帛展襜，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

服飾之始見或盛行於北朝者曰緋袍金帶。

北齊書孝昭六王傳，掘得一小尸，緋袍金帶，一啓一解。

北周書李穆傳，乃遣使謁文帝并上十三纓金帶，蓋天子服也。

按金帶漸見於此，亦或用犀帶，庾信集有謝趙王賚犀帶啓，凡以金玉爲帶，蓋皆胡俗，通典邊防典滑國軍師之

別種，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

曰覆頭。

隋書禮儀志，故事用全幅皂羅向後覆髮，俗人謂之覆頭，自周武帝裁爲四脚，今通行於貴賤矣。

曰戎帽。

北齊書平秦王歸彥傳，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

通典五十七，後魏威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素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頸上瘤疾不欲人見，每嘗著焉，時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

魏書韋閔等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

曰靴。

北齊書恩倖傳，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大帽吉莫靴。

北史齊宗室傳，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

曰大帽。

事原，（疏郭本）寶錄曰，大帽野老之服，至後魏朝臣皆戴之，唐初以鞞爲之以隔風塵。

曰頭巾。

隋書雲定與傳，又遇天寒，定與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狹耳，人學之名爲許公相勢。

曰脛纒。

魏書于洛侯傳，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纒一具。

服色尙金珠。

魏書朱暉等傳，詔賜金縷命服一襲。

又李平傳，賜平紫紵金裝衫甲一領。

北史楊播傳，國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服飾，恆見翁著布衣章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以上用爲富也。

隋書五行志，齊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爲胡服，游行市里。

周書崔猷傳，又慶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

掩衽左右蓋無定制。

北齊王慈傳，侯景與人論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尙書敬顯備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敍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北齊男子辮髮。

北齊武成十二王傳，帝拔儼帶刀環亂髮辮頭。

婦人亦著裙襖。

隋書藝術傳……有青幫女子抱之。

戴冠離。

隋書文五子傳，爲妃作七寶冠離。

又吐谷渾傳，其王公貴人多戴冠離。

北魏婦人服式窄小，孝文帝力禁之。

魏書任城王傳，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爲如此，尙書如何不察。

又文成五王傳，責留京之官曰，昨望婦人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祖東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卽違前詔。婦人妝梳之可見者如次。

北齊書幼主紀，河清末……又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必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

隋書五行志，後主好令宮人以越布折額，狀如蠶圓，又爲白豎。

布帛種類之限制如次。

魏書獻文六王傳，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得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縠，止於

綾繪而已，奴則布服。

北史周本紀，建德六年初，令庶人以上非朝祭之服，准得衣綢繡綉絲布，圖綾紗縹縹葛布等九種。

衣料以綾錦爲貴。

北齊書祖珽傳，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紋綾，並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樽蒲賭之。

北史畢聚敬傳，聚敬臨還，獻真球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利彪矛一枚，仙人紋綾一百匹。

按任大椿釋繪云，案南齊書元魏傳，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北史楊元威傳，賜綾錦五百段，綾與錦多並稱。北

齊書王紘傳，賜帛七百段，綾錦五十四匹，夫賜帛至七百段而綾止五十四匹，則幾與錦並貴。中華古今注載北齊書

貴臣多著黃紋綾袍，於此見文綾之重，莫逾六朝，至唐極盛。

北朝雜儀飾則有若傘。

隋書禮儀志，其青傘碧裏，達于庶人不禁。

方趨。

北齊書楊浥傳……見我不下，以方趨障面。

缺額。

隋書雲定興傳，字文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鞞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效學之。

開爲許公餽勞。

唐代袍服

唐代男子服袍衫承周隋之遺，遂廢古制矣。

舊唐書與服志，大業元年……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雜用緋綠青，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武德初，因隋舊制，天下讎服亦名常服，唯以黃袍及衫，復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爲衣服雜飾。

首服曰巾，通稱幘頭。

舊唐書與服志……其折上巾烏皮六合，韓貴賤通用。

又……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緇爲頭巾平頭巾子，相效爲雅製，元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官及諸司長官雜頭巾及官樣巾子，迄今服之也。

隋唐嘉話，舊人皆服衰巾，至周武帝始爲四脚，圓初又加巾子焉。

封氏聞見記，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脚後鬢髮，故俗謂之幘頭，至尊皇太子諸王及仗內供奉以羅爲之，其脚稍長，士庶多以縑纒而脚稍短，幘頭之下別施巾，象古冠下之幘也，巾子制頂皆方平，仗內即頭小而圓銳謂之內樣，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已賜內襟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悅因此令內外官僚百姓並依此服自後巾子雖時有高下幘頭羅有厚薄大體不變焉近日長安尉程季家好高巾不會改換未逾六十三度特入御史陸長源性滑稽在鄴中忽裹幘羅幘尖巾子或譏之長源曰若有才雖以卿殊羅網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無才雖以卓毯子裹一篋箕亦將何用先時吏部尚書劉晏裹頭至慢每裹但尋前後脚攔帶翅之都不抽挽或曰尙書何不抽兩翅晏曰兩邊通耶時人多哂之兵部尚書嚴武裹頭至緊將裹先以幘頭曳於盤水之上然後裹之名水裏擲兩翅皆有福流俗多效焉。

唐史卷上幘頭後周武帝爲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弘請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之而上繫今謂之幘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爲兩闊脚短而銳者名牛耳幘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爲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則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

余州山人稿一百五十五引郭若虛云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賢冠至則天朝以絲爲幘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服官內臣圓頭官幘巾子唐末用漆紗裹之乃今幘頭也。

通行者曰角巾。

元稹三兄以白角寄遺髮不勝冠因有感歎詩病癯年深渾禿盡那能勝置角頭巾暗梳蓬髮羞臨鏡私戴蓮花恥

見人，白髮過於冠色，白銀釘少校領中銀……。

皮日休以紗巾寄魯望因而有作詩，周家新樣替三梁，（頭巾起周武帝）裸髮偏宜白面郎。

有渾脫帽。

朝野僉戴，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天下慕之，謂其帽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雨天著油帽。

錢起詠白油帽詩，薄質慙加首，愁陰幸庇身。

元和以後重揚州氈帽。

廣記一百五十三引續定命錄，是時京師始重揚州氈帽，前一日廣陵帥獻公新樣者一枚，公翫而服之。

李廓長安少年行，刻戴揚州帽，熏薰異國香。

廣記一百五十七引河東記，此間甚難得揚州氈帽子，他日特致一枚。

與氈帽同行者曰席帽。

資暇錄，永貞之前組麤為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以紕色麤代麤曰氈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為臺丞，自化理筭早朝，時青鎮一帥拒命，朝廷方

參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傳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激飛，時晉公察帽是穎，刃不即及，而帽折其釐，既脫禍，朝貴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太和末，又染縮而復代，屬曰疊縮帽，雖示其妙，與匡帽之庇隱矣。會昌已來，吳人街巧，抑有結絲帽若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廁焉。（原註近又染塵爲紫，復以輕相尚。）席帽多舉子戴之，亦曰重戴。

青箱雜記，世傳潘闓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王禹稱贈崔遵度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隱士多著紗帽。

杜甫詩，掉頭紗帽仄，曝背竹書光。

若奴僕則不裹頭，

韓愈寄盧仝詩，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

軍服袿首。

新嘗婁師德傳，後慕容士討吐蕃，乃自簪戴紅抹額來應詔。

又李愬傳，齊映至愬入關從容步進不袿首屬戎器。

袍爲男女通服。

舊唐書鄭覃傳，帝文宗曰，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玄宗幸溫湯御之，一卽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

武人著縐袍。

任大椿釋詁云，唐會要載元宗時詔，殿中侍御史糾察諸衛大將軍中如將以下給袍皆易其縐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虎，武衛以鷹，威衛以豹，領軍衛以白澤，金吾衛以辟邪，凡七等，考詩織文鳥章，鄭義以爲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然則將帥尙威武，故章服必盛其文，唐給諸衛縐袍以虎豹鷹隼爲章，卽織文鳥章之遺象也。

常人製以縐氈之屬。

白居易三道詩，褐綾袍厚暖。

又風雪中作詩，一領花草氈。

長衫。

尊盛公子行，紫袖長衫色，銀鞵半臂花，帶裝盤水玉，被綺坐雲氈。

韓愈賽神詩，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

舊唐書韋堅傳，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送厭如吳楚之制，白衣缺膊絲衫，錦半臂，偃袒紅羅抹額。

短衫。

夢溪筆談，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皂布衫，垂爲禦冬行獵之服。

白居易新製布裘詩，桂布白似雪，吳絛縠如雲，布重縵且厚，爲裘有餘溫。

王建花楊裘詩，對織芭蕉雪纔新，長纒雙袖窄裁身，到頭須向邊城著，消澱秋風稱獵麋。

司空曙獵獵騎詩，纏臂繒給巾，貂裘窄稱身。

馬戴射雕騎詩，蕃面將軍著鼠裘。

襖爲內服。

全唐文九百七十一引長興三年太常禮院奏，咸通五年敕，如聞在外，羣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著朱

紫青綠等色短襖子，或在閭野公然僭服。

白居易新製綾襖成詩，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暖。

小兒服短袴。

韓愈酬崔十六少府詩，嬌兒好眉眼，袴脚凍雨汗，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卵。

唐時跣足之制廢矣，所在皆著靴鞋。

法苑珠林二八，若是白衣多著靴鞋爲恭，初入寺內不勞脫足，若入佛堂得脫也。

常服著靴公服朝服則著履。

舊唐書輿服志，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平巾幘牛角尊簪紫衫白袍靴起梁帶……是爲常服……朱衣裳素革帶烏皮履是爲公服。

鞞以南中者爲尙。

李華玉薛侍御乞鞞詩，越客南來誇桂履，良工用意巧纒成。

宴后著履履。

白居易三道詩，紫羅履寬穩。

全唐詩二十九姬月華製履贈楊達詩，金刀剪紫絨，與郎作鞞履。

殿者著履履。

杜甫詩，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廣記五十五引玉堂閒話，江南有芒草，貧民採之織履，綠地土卑溼，此草耐水，而貧民多著之。

劉章歌蒲鞋詩，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梳一樣新，纔自繡窗離綠指，便隨羅襪上香塵。

常用金玉銅鐵等，佩鞞鞞。

舊唐書輿服志，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已下帶手巾篋袋，仍佩刀子礪石，武官欲帶者聽之，文武三品已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庶人並銅鐵帶……景雲中又制……武官五品已上佩鞬七事，七謂佩刀子礪石契，必真，曠厥針筒，火石袋等也。

夢溪筆談，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緣短衣，長鞞靴，有鞬鞞帶，皆胡服也。窄袖袋利於馳射，短衣長鞞，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此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濡，帶衣所垂，鞬鞞蓋欲佩帶弓劍，斝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鞬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衛鞬，如馬之鞞，根即今之帶鐙也。天子必以三環爲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爽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析，茂文人也。

富貴者裝以珍貴，謂之鬪裝帶，鞬鞞亦然。

楊慎隱林伐山云，京師鬪裝帶名始於唐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鬪裝，薛田詩，九苞縮就佳人髻，一鬪裝成子弟鬪。（胡隱隱林伐山云，鬪裝帶余游臨日曾見於東市中和寮寶雖復而成。）

唐代服色

據舊唐書輿服志雖有不得以赤黃爲衣服雜飾之語，但其下載武德四年敕，仍云流外及庶人通用黃，又衣服質料

之別亦可於此見之。

四年八月敕，三品已上大科紬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紬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上服絲布，雜小綾交綾雙紉，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飾石，流外及庶人服紬縵布，其色通用黃，飾用銅鐵。……總章九年始一切不許著黃。

法書要錄，（按廣記二〇八引）蕭翼改冠徽服至洛，漂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置。

按此可證士庶通用黃之制，前人或以爲疑蓋未詳考。

又按廣記三百八十一引廣異記，開元中長安縣吏口齡……堂前忽見二黃衫吏持牒，又三十九引逸史天寶祠……有中使黃衣乘馬，皆可證。

侯備錄亦云舊制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

新書車服志，太宗又命七品服龜甲雙巨十花綾，色用綠，九品服絲布雜綾，色用青，是時士人以棠苧欄衫爲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欄袖襜褕爲士人上服，開鑿者名曰袂膊衫，庶人服之，詔皆從之。

巾皆服白衫。

廣記四百九十三，唐陸性寬仁多恕，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

庶人衣白自唐以前皆然。

任大椿深衣釋例云，考深衣爲白布衣，故庶人或曰布衣或曰白衣。……漢書龔勝傳，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後漢書趙岐傳，岐死，命子爲布單白衣葬之。蓋岐雖通顯而特欲以庶人之服終也。三國魏志管寧傳，寧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蓋寧隱居不仕，雖四時祠祭猶著庶人之服也。南齊書魚服侯子響傳，子響乃白服降，蓋欲自降於庶人，故白服也。隋書與服志，庶人衣白，通考，太平興國七年李昉奏唐天成三年令後庶人工商只著白衣，並與庶人白布深衣之制相合。隋書與服志又載五品以上通著紫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阜士卒以黃，是白尊於阜，然則白服在六朝尙非至賤之服也。

庶民多衣白衫，（前引龔勝傳詩亦可證。）而兵士則衣皂。

東城老父傳，老人歲時伏獵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戲問，有人癡病，法用皂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唐語林，唐末士人之衣色尙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皂，此其識也。

唐代始講花樣。

御覽八百一十五引唐書曰，大歷中代宗勅曰，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及大福錦、竭蹙六硬已上錦、縵、窠文長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妙字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師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健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白居易繡綾詩，……織爲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寬製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

又春深詩，通犀排帶勝，瑞鶴拗袍花。

各種裁料有如越綾。

張籍酬浙東元尚書寄綾素詩，越地繪紗紋樣新。

白輕府。

元稹酬樂天得稭所寄紵絲白輕府詩，溢城萬里隔巴庸，紵縠綿輕共一封。

按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綠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

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裂而爲衣，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

貢輕容紗五疋是也。

唐代婦女服式

婦人初戴幕，繼戴帷帽。

舊唐與服志，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幕，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塗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尋下敕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舊。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幕，曾不乘車，別坐僮子，遞相放效，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又命婦朝謁或將馳驅車，既入禁門，有虧肅敬，此并乖於儀式，理須禁斷，自今已後，勿使更然。則天之後，帷帽大行，幕漸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復幕，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放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褲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

李華與外孫崔氏二孩書，（全唐文三百一十五）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幕，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頤之倒之，莫甚於此。

婦人仍著裙襖衫幘。

廣記三十一引仙傳拾遺，益州士曹柳某之妻李氏，著黃羅銀泥裙，五疊羅銀泥衫子，單絲紅地銀泥縠子，蓋益郡之盛服也。

或著半臂。

新唐后妃傳，玄宗皇后王氏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爲生日湯餅邪。

妝樓記，房太尉家法不著半臂。

通著紅裙。

元稹櫻桃花詩，翠幘羅裙紅似火。

白居易琵琶行，血色羅裳翻酒汗。又春深詩，眉欺楊柳葉，裙妒石榴花。

力作之婦人著白裙。

劉禹錫插田歌，農婦白紵裙。

富貴者著銀泥裙，金鍍裙，鈿頭裙，織成毛裙，花間裙等。

張籍蘇州江岸留別樂天詩，銀泥裙映錦障泥。

才鬼記，……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鍍裙。又韋常賦詩曰，惆悵金泥簇縠裙，春來猶見伴紅雲。

元稹夢游春詩，緒歌鈿頭尋，玲瓏合歡袴。

舊唐五行志，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尙方織成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

又高宗紀，永隆二年，詔其異色綾錦并花間裙衣等，糜費既廣，俱嘗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常著七破間裙……。

裙處。以。

孫榮題妓王禰娘贈詩，東鄰起襜裙，腰闊，刺蹙黃金線襜條。

通著襪鞋。

李鄣戲贈詩，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續鞋。

元稹夢游春詩，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履。

或著線鞵線鞋。

舊唐與服志，武德以來婦人著履，規制亦重，又有線鞵，開元末婦人例著線鞋，取輕妙便於事，侍兒乃著履。

吳越間有著草履者。

唐會要三十一，又吳越之間織造高頭草履，亦請切切禁絕，其以彩帛縵成高頭頭履及平頭小花草履即任依舊。

或著履。

韓偓履子詩，六寸膚圓光綴綴，白羅繡屨紅托裏，南朝天子欠風流，却重金蓮輕綠齒。

廣記三百五十六引雲溪友議，崔涯嘲妓詩，布袍披袂火燒氈，絲補篋篋後麻接絃，更著一雙皮履子，絃梯絃榻出門

前。

羅襪。

歐陽詹汝川行，輕綃裙露紅羅襪。

錦襪。

太真外傳，妃子死之日，馬嵬村姬得錦襪一隻，每遇客求一甌得百錢。

或履而不襪。

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頭頭襪。

唐代婦女妝梳

唐婦人多梳高髻，其式出自宮中。

王涯宮詞，一叢高髻綠雲光，宮樣輕鬟淡澹黃。爲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唐合要三十一，高祖問秘書丞令狐德棻曰，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

又云，婦人高髻險妝，去眉開額，甚乖風俗，頗壞常儀，費用金銀，過爲首飾，并請禁斷。百陽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見給燕脂一豆粉一錢。

其髻既高，則以髮虛繞爲髻。

王建宮詞，玉釵金雀三層插，翠髻高臺嫩發直，舞處春風吹落地，歸來別賜一頭梳。
段成式柔脚解籍詩，出意梳篸一尺長。又戲高侍御詩，兩重危髻鬢斂長。四枝髻上插通犀。

參看西域繪畫中服飾之研究圖版七（敦煌石室佛經斷片英譯物類錄）

亂梳之髻曰鬢髻。

元稹夢游春詩，鬢梳百葉髻。又恨妝成詩，柔邊青額垂，鬢鬢隨斂斂。

鬢髻或以假髮成之。

務登寮雜記。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義梳鬢髻舞曹婆。
幼女則雙髻。

劉禹錫何處深春好詩，雙鬢梳頂髻，兩面繡裙花。

髻上插梳栳。

舊唐文宗紀，太和二年詔諸公主不得廣插斂梳，不須著短窄衣服。

李賀惱公詩，陂陀梳碧鳳，屢屢帶金盞。

溫庭筠游驢寺詩，寶梳金鈿筐。

白居易琵琶行，鈿頭雲篋擊節碎。

又嘲雪中諸妓詩，銀篋毵毵烏羅帽。

康駢劇談錄……見應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紫縵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狀。

命婦禮服頭上花釵施兩博鬢，寶鈿飾，其衣則翟衣青質素紗中單，繡領朱襖，襖蔽膝，大帶，青衣革帶，青鞵烏玳綬，見舊唐與服志。

參看西域繪畫服飾之研究圖版八九（敦煌千佛洞壁畫）

畫眉。

與雪鐵，（歐陽本）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鬟環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

元稹贈劇采春詩，新妝巧樣畫雙蛾，謾裝常州透額羅，正面儉勻光滑笏，緩行輕踏破紋波。

白居易上陽白髮人詩，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

兪州山人稿一百五十七，宛委餘編云，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鸞鵲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凌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拂烟眉，十曰倒登眉。

又云，唐末點唇有燕支暈，名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喬，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般，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段成式嘲飛卿詩，愁生半額不開嚬，只爲多情團扇郎。

李賀惱公詩，月分蛾黛破，花合嚬朱融。

元稹恨妝成詩，帶頭行小梳，當面施圓嚬。

貼花鈿。

廣記一百五十九引續幽怪錄，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

施朱粉注唇。

白居易時世妝詩，……顯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無邊無費雅髻樣，斜紅不暈諸面狀，……元和妝梳君記取，髮堆面緒非華風。

時世妝式不一。

因語錄，崔程夫人治家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

開元天寶中有所謂淚妝。

開元遺事，宮中嬪妃盡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爲淚妝。

長慶中有所謂血暈妝者。

唐語林，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竿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粧。

唐末有所謂拔髮者。

唐語林，唐末婦女梳髻謂之拔髮，以亂髮爲胎，垂障於目，龍者云羣衆之計目視其亂發也。

五季時有所謂醉妝者。

全唐文八百九十引劉纂文，今一國之人皆效醉妝。

其新異妝飾爲官府所不許。

唐會要三十一，婦人高髻險妝，去眉開額，甚乖風俗，頗壞常儀，費用金銀，過爲首飾，並請禁斷，其妝梳釵篦等，伏請勅依貞元中舊制，仍請勅下後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內改革。

胸前袒。

李羣玉贈歌姬詩，胸前瑞雪燈斜照。

崔珣有贈詩，粉胸綿手白蓮香。

臂約釧。

李華玉龍安寺佳人阿最歌，素腕撩金索。

佩玉。

唐語林，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

佩鏡。

墨暉詩，珊瑚挂鏡長隨身。

衣之長廣有禁令以限制之。

唐會要三十一，太和三年九月敕……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以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以上，婦人制裙不得闊五幅以上，裙條曳地不得長三寸以上，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以上。

王建宋氏五女詩，素斂垂兩鬢，短窄古時衣。

唐巾

唐人巾樣隨時改換。

舊唐書與服志云：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中宗

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絲爲頭巾，平頭巾子，相效爲雅製。元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官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巾子，迄今服之也。

舊唐書裴冕傳：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

唐語林：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喜。

元稹和樂天送客游嶺南詩注：南中去京華絕遠，冠冕不到，唯海路稍通，吳中商肆多勝云：此有語兒巾子。帽亦以新樣爲貴。

張籍答元八遺紗帽詩：黑紗方帽君邊得，稱對山前坐竹牀。唯恐被人偷翦樣，不曾開戴出書堂。

楊巨源見薛侍御戴不損紗帽子，因贈詩：何人呈巧思，好手自西來。

唐語林云：裴僕射邊慶，二十入仕，裴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尙幼少所襲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席帽

唐人席帽之制卽笠，以其與漵並行，故謂之重戴。

資暇錄：永貞之前，組藤爲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以細色屬代藤曰氈帽，貴其厚也。

青箱雜記：世傳潘閻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筵重戴，又王禹偁贈崔遵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至宋而又有裁帽之制。

茶香室續鈔二十二，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今席帽裁帽分爲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於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爲裁帽，非臺官及自郎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爲席帽。按此知席帽猶今之笠，以皂紗圍其前，卽裁帽矣。今席帽之名，人多知之，至裁帽則罕知者。

茶香室續鈔二十二，石林燕語又云：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織，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織，又服帽，故謂之重戴。按此知裁帽與織功用相同。急就篇注云：笠笠皆所以禦雨，大而有把，手執以行，謂之笠，小而無把，首戴以行，謂之笠，然則織卽笠也，席帽裁帽皆笠也。

骨董瑣記，香祖錄記云：葉少蘊言：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織，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織，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唯親王宗室得用織，其後通及宰相參政，今裁帽席帽分爲兩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於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爲裁帽，員外郎以下則無之，爲席帽。按此製似古婦人露羅，今眼紗之類。

而名爲裁帽，不可解。又按張洎題右丞孟襄陽吟詩圖云，襄陽之貌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觀其圖，乃帽上加皂色幅巾垂於肩後，但不似幕離掩面耳，殊似裁帽之製，而謂繳頭帽爲重戴，豈唐宋所謂重戴又有殊異耶？

金州山人稿，青箱雜記謂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李巽舉舉不第，鄉人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回，席帽甚時得離身。攷輿服志，則云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人裁帽之製，本野夫康叟之服，以皂羅爲之，方而垂符紫裏，兩紫絲組爲纓垂而結之頰下，蓋折上巾又加以帽，故謂之重戴。

幘頭

幘頭之制，由周隋以至於宋。

隋書禮儀志：故專用全幅皂羅向後襜髮，俗人謂之幘頭，自周武帝裁爲四脚，今通行於貴賤矣。

隋唐嘉話：舊人皆服衰巾，至周武始爲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

茶香堂四鈔云：程大昌演繁露云：幘頭起於後周，其制裁紗覆首，盡韜其髮，兩脚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脚，其改爲硬脚，不韜所始。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季方鎮始有僭服者，宣和重修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脚，其後帝服則脚上曲，五代漢後漸變平直。按今梨園中紗帽，卽古幘頭也，有硬翅軟翅之分，硬翅者卽古所謂硬脚，軟翅者

卽古所謂垂脚也，宰相紗帽則兩翅上曲，卽古所謂脚上曲也，脚上曲最尊，硬脚次之，垂脚又次之，梨園巾制雖不盡如古，然亦約略得其遺意。國朝沈自南燕林彙考引燕談錄云，五代帝王多襲朝天幘頭，二脚向上翹，四方僭僞之王如創新樣或翹上而反於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拖於前，僞孟蜀始以漆紗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丈餘謂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仕晉爲并州衛校襲幘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之不復上翹，迨今不改其制，按如團扇蕉葉，卽今梨園中所戴圓翅紗帽也。

又引席上腐談云，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按燕談錄所載橫角不始於宋也，或至宋又張以鐵線，以此防人偶語，或亦冕旒蔽明，綖纒塞耳之遺意，宋沈括筆談云，幘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本朝幘頭有直脚局脚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領下，取其服勞不脫也，今人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爲虛設，脚上曲之幘頭，蓋卽折上市。

文昌雜錄云，工部范郎中出古畫一軸，云是韓滉筆，其畫作村夫子教學生，夫子帶烏紗折上市，按唐始有巾子，兩帶以紫巾兩帶垂以爲飾，至僖宗時因俗人以銀線繚二帶，帝曰亦與朕作一頂來，自此方有折上，方韓滉時未有此製，茶室四鈔云，宋李上交近事會元云，其時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市，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則折上市由來久矣，亦不得因此疑非韓滉。

幕羅

自北朝以來婦女出門皆著幕羅，蓋亦胡風入華之一種。

隋書文五子傳：爲妃作七寶幕羅。

又吐谷渾傳：其王公貴人多戴幕羅。

入唐以後改爲帷帽。

歷代名畫記云：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著帷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大病也。

至宋而猶存其遺意。

孔平仲雜說云：齊隋婦人施幕羅，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頭漸爲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與，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擔子矣。（按即擔子）唐志咸亨中勅云：多著帷帽，遂棄幕羅，曾不乘車，別坐擔子。

清波雜志云：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通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

涼衫

古人上衣下裳之制，至宋而泯，然公服雖用袍，而便服仍有上衣下裳者。

鶴林玉露：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誤叨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然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所謂涼衫者，蓋如外套，亦胡服之餘也。

丁晉公儀錄：徐左省敏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卽未嘗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率衣裳。

晝漫錄云：慶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涼衫，公服重氈而已，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衛士，重氈披衫，與士大夫錯雜，踏衝無別，雖曰涼衫，實熱衫也。

宋代婦女冠梳

宋時婦女冠梳尚長大。

通考一百一十四王禮考：皇祐元年，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踰四寸，廣毋得踰一尺，梳長毋得踰四寸，毋以角爲之。先時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櫛，其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故禁止焉。

燕翼貽謀錄：舊制婦人冠以漆紗爲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采色裝花，初無定制，仁宗時宮中以白角改造冠並梳冠之，長至三尺。

裹足

俞正燮癸巳類稿考裹足事已極精詳。余又按清初裹足之禁嚴而復弛，其詳見於履園叢話。略云：「崇德二年七月奉旨，有敕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復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

生之女若有違法褻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褻足自此弛禁。事見胡應瑛語及池北偶談。」

骨董瑣記云：「輟耕錄云，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又云：浙西之人，以草爲屨，而無跟，名曰鞞鞋，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據此則纏足之風實盛行於元，蓋所以示別於胡人也。浙西偏遠，其風稍遜，亦猶有清一代粵桂尚多赤足者，唯士大夫家不事農作，乃摹擬中原耳。」

茶香室叢鈔云：「楓窗小牘，有汴京閨閣妝抹一條，末云：今開勝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鑿面九循體香，皆自北傳南也。按此書作於南渡初，所云勝中卽謂金也，而有瘦金蓮方，是金人婦女亦纏足矣。」

余按夷堅乙志三王夫人齋僧條云：我以平生洗頭洗足分外用，水及費纏帛履襪之罪，陰府積穢水五大甕，令日飲之，此則南宋婦女裹足極普通之證也。

宋元之間尚有以不裹足爲高者，元人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尙繁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

明代民間盛行裹足，而宮廷所著鞋襪另是一種。野獲編云：「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卽解去足絛，別作宮襪。蓋取便御前奔趨，全與民間初製不侔，無異也。」又明內廷官制考云：「宮女服用紫色員領窄袖，繡刺折枝小葵。」

花於上，以金圈之，珠絡縫金東帶，紅裙弓襪，烏紗帽飾以花，帽額綴圓珠，結珠鬘梳，垂珠耳飾。」

點青

涅臂刺作花紋，是無賴少年之事，自唐宋時已然。號曰點青。周世宗號雕青天子是也。

查瓊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同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鸞粟。馮以臍作螭，中作雁數隻。

說郛廬陵官下記：上都官肆惡少，率髻而膚剗，備衆物形狀。侍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脚擊人者，今京兆薛公元賞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殺尸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灸滅之。時大寧坊方者張幹剗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

點青唐人謂之剗青。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剗青。其叔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剗一樹，樹杪鳥集數十，其下懸鏡，其鼻竅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也。

荊州街葛清川自頸已下通剗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闡記，反手指其剗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勝絕細，凡剗三十餘首，體

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楊真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劊，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楊令所由數人，捕獲閉關杖殺之，判云，刺劊四肢，口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哆囉

紅藍紗屨用多羅呢字，余按陶穀清異錄（歐陽本）云：『明宗天資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蒸黃透結襪子，不肯服，索托羅匪襪衣之。』托羅卽多羅也。匪屬自漢時爲西來珍品，久而反賤於中土之縑矣。其在漢時則屬貴於縑遠甚也。御覽八百七十六引班固與弟超書：寶侍中前寄京錢八十萬，市得新屬十萬張，是每屬一張合錢六七萬餘。若縑價則御覽八百一十五引范子計然云縑細文出齊上價匹二萬中萬下五千也。

褐

古人上衣下裳，直至周隋用胡服，而男子始不復著裙，不著裙者，古人謂之褐。

茶香室四鈔二十四：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張良傳有老父衣褐，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真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家法服，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冒。

其外衣也。今世衣直裰爲道服者，必本諸此。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襟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按鄭箋以褐即毛巾，孟子云：許子衣褐，即毛巾布是也，張良所遇老父衣褐，疑亦謂此，是以史記無注，師古注漢書乃有此解，則是褐有二說矣。至上衣下裳，古之定制，婦人連衣裳不異色，見周禮內司服注，今則男女之衣，適與古反，魏晉時羊欣白練裙，則晉時猶上衣而下裳，疑後來崇尚老莊，故多著道袍，至今循之，士大夫皆衣褐矣。

元之軍服

古來軍服至元代而始完美。

元史世祖紀，詔十路宣撫司造戰襖裘帽各以萬計，敕燕京北京西京真定平陽大名東平益都等路宣撫司造羊裘皮帽袴袴，皆以萬計，驗開平。

又命中外軍民官所佩金銀符，以色繩繫於肩腋，庶無遺遺，具爲令。

張昞煨宋遼金元史云，彼得堡宮中藏有蒙古人遺留之甲冑，內層皆以水牛皮爲之，外層則滿挂鐵甲，甲片相連，如魚鱗，箭所不能穿，製造巧妙，此爲當時蒙古兵士之護身具。甲冑而外，每一蒙古兵尙挂有彎刀一柄，箭筒一枚，箭若干枝，箭頭皆以鐵或骨或角製造，旆旗皆甚短，以黑白犛牛之尾製成，其頂有羊毛球。

顧姑冠

元代婦女所戴顧姑冠，今南薰殿歷代帝王畫像尙可見其制。

孟珙夢龍備錄云，婦女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會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又有文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曳之。

長春真人西游記云，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阜褐籠之，富者以紅繡，其末如鵝鴨，故名故，大忌人觸，出入庶帳須低回。

宋俞琰席上腐談，向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想卽今之罽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後則易而爲柘枝也。

蒙古備錄，凡諸臣正室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飾以紅青錦繡或珠玉。草木子云，元朝后妃及大臣之妻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羅，蓋唐金步搖冠之遺制。輟耕錄，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刺帶罽娘，子十五人，並碧窗胡婦詩，有爭捲珠簾看固姑句。顧姑姑姑罽固姑蓋其音。

明代巾帽之制

光緒華亭縣志引宋府志，明末松江士大夫好簪縑巾，屋其上而廣之，前後施幅，武垂於肩，雜以組紉，而紕其旁，緣其下，此武士巾也，其有期功之喪，別綴白條於其上，人皆以爲兵喪之象。

七修類稿云，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帽，乃楊維禎入見太祖時所戴。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召道士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爲定制，前世之所無。

又靜志居詩話云，網巾之制相傳明孝陵微行見之於神樂觀，遂取其式頒行天下，冠禮加此，以爲成人。三百年未之改。崇安藍靜之有三詩咏之云：鏡裏風流如束縛，眼中網目似條陳，少遮白髮安垂老，轉襯烏紗障俗塵。云云。靜之名仁，洪武時人，著有南山集。

又叢林雜俎和集嘉善丁清惠賓隆慶時令句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衷中說好我益不信，卽青衿說好亦不信，唯瓜皮帽子說好我乃信耳。清時小帽俗呼瓜皮帽，不知其來已久矣。瓜皮帽或卽六合巾，明太祖所製，在四方平定巾之前。

又明范滌叔子雲間樞目鈔記其郡風俗云：余始爲諸生時，見麗鞮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爲頽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復變爲唐巾晉巾漢巾巾巾，丙午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對，而少年說美者加犀玉奇簪，貫髮絲巾，始於丁卯以後，其制漸高，今又漸易，盈紗巾爲松江土產，志所載者，今又有馬尾羅巾。

高淳羅巾，而馬尾羅者與絲巾已似亂真矣。童生用方包巾，自陳繼儒出，用兩飄帶束頂，近年並去之，用吳門直羅頭法，而復兒更覺雅俏，瓦楞絲帽在嘉靖初年唯生員始戴，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皆尙羅帽紵絲帽，故人稱絲羅必曰帽段，更有頭髮織成板而做六板帽，甚大行，不三四年而止，萬歷以來不論貧富皆用絲，價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又有朗素密結等名，而安慶人長于修結者紛紛投入吾松矣。男人衣服予弱冠時皆用細練褶，老者上長下短，少者上短下長，自後漸易兩平，其式即皂隸所穿冬煖夏涼之服，蓋胡制也，後改陽明，衣十八學士衣，二十四氣衣，皆以練爲度，亦不多見，隆萬以來昔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陽明衣，乃其心好異，非好古也。綾絹花樣初尙宋錦，後尙唐漢錦晉錦，今皆用千鐘粟倭錦芙蓉錦大花樣各四朶頭，視漢唐諸錦皆稱厭物矣。羅初尙暖羅水圍羅，今皆用湖羅馬尾羅綺羅，而水圍羅又下品矣。其他紗紬交易不可勝紀，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鄙爲寒酸，貧者必用紬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文，且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穿大紅履，僑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絲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余最貧尙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尙員欄，頂用白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髻，後用滿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環，年少者用頭箍綴以圓花方塊，身穿裙襖，用大袖員欄，裙有鋪金拖，自後翻出挑尖頂髻，鵝胆心髻，漸見長圓，併去前飾，皆尙雅裝，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髮髻髻，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對，前用金絞絲燈籠簪，兩邊用西番蓮簪插兩三對，髮眼中用犀玉大簪橫貫

一二枝，後用點翠捲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髻邊花，插兩髻邊，又謂之鬚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領窄袖，長三尺餘，如男人穿褶，僅露裙二三寸，梅條裙拖際，襖初尚刻絲，又尚本色，尚畫，尚插袖，尚堆紗，近又尚大紅綠縐，如藕蓮裙之類，而披風便服並其梅條去之矣。包頭不問老少皆用，萬歷十年內，夏天猶尚線頭簪，今皆用紗包頭，春秋用熟湖羅，初尚闊，今又漸窄，自吳寶婆出，白晝與壯夫恣前後淫，以包頭不能束髮，內加細黑線網巾，此又梳裝之一幻，而聞風效尤者皆稱便矣。綾布乃松江土產，昔年綾重厚，今皆用輕且薄者，而王江涇綾始亂真矣。雲布松人久不用，近年又有精美加花絨者，價與綾等，土人間服之，餘布無奇，獨惜蘭花色桃花色，又尚紫花布，紫花原出真如地方，今東土遂爲佳種，鞋制初尚南京轎夫營者，郡中絕無鞋店，萬歷以來，始有男人制鞋，後漸輕俏精美，遂廣設諸肆於郡治東，而轎夫營鞋始爲松之故帶矣，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鎮官履，與土官漫無分別，而土官亦喜奴輩穿著，此俗之最惡也。宕口蒲產舊云陳橋，俱尚絹頭，初亦珍異之，結者皆用稻梁心，亦絕無黃草，自宜與史姓者客于松，以黃草結宕口鞋甚精貴，八子爭以重價購之，謂之史大蒲鞋，此後宜與業履者率以五六人爲羣，列肆郡中，幾百餘家，價始甚賤，土人亦爭受其業，近又有涼宕口鞋，而蒲鞋濫觴極矣。松江舊無暑襪店，暑月間穿襪者甚衆，萬歷以來用尤墩布爲單襪，極輕美，遠方爭來購之，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餘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爲生，從店中給酬取值，亦便民正務。嘉靖時民間皆用鎮江氈襪，近年皆用絨襪，襪皆尚白，而貧不能辦者，則用草絨襪，價甚賤，尤者且與絨中亂真，亦前所稱輕薄華麗之意。春元用布圍轎，自嘉靖乙卯張德瑜起，此何元

朝所致嘆也，自後率以爲常，近生員亦通用，而執袴子弟爲童生者亦乘此帶，僕從招搖過市矣。叔子生於嘉靖庚子，見過首高進孝所爲序。

萬曆鏡唐縣志云，洪武之制士庶服四帶巾，農夫斗笠，隆慶之制草雜流舉暨忠靖冠服，革男女綾緞紗羅玄黃之色，今不遵聖意而儼蘇意變，若夏雲目注琴川與之同流而已，惟村落儂差不受染，城中屬染稍稍就之耳。一友賊冠出，衆目俱在其首，曰莫看殺我，我待仲者也，無何，遂有與之爭高者，俄而卑適冠武汗漬，急截之去，使原同塵曰，子亦村儂矣，然巾子峯日削大似欲欲就人者。（按此條多不可解）

明之衣式

七修類稿卷九，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命禮部尙書李源名等參酌時宜，俾有古義。議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文官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樁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生員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樁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樁七寸，袖口僅出拳。頒示中外。嗚呼，今婦人之衣如文官，其裙如武職，而男子之制迥殊於此，是時制耶。

明代士子服

七修類稿，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身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卓線卓襟，中垂帶謂之欄衫……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進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上聞着藍衣者何人，左乃以監生對，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

明代女衣

明代婦女冠服最簡單，僅花冠裙襖而已。張居正集，謝賜母首飾疏，有金紫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長春花頭面一副，銀八寶豆葉一百兩，紅紵絲襖衣一疋，青紵絲襖衣一疋，紅羅襖衣一疋，青羅襖衣一疋，裏絹四疋，甜食二盒，又有紅袖襖衣襖兒，綠際欄裙一套，青紵絲襖衣襖兒，綠紵絲暗花裙一套。

明代南京風俗

遜園居士客座贅語卷五建業風俗記云：王丹邱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大較嘉正嘉以前之龐厚而僞後之漸以澆薄也。姑舉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逮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盡徒

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過尊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極僻陋處，多有豐厚俊偉老者，不惟忠厚朴實，且禮貌言動可觀。三四十年來，雖通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數十羣聚，闊邊深網，青布衫袴，青布長手巾，靛鞋，人皆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於行禮娶親，俱有青布褶，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庶富市口，不過三五鰥瘦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來，束髮時即有號，末年奴僕與隸俳優無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謚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敢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僭擬不可言。又云，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本，皆朴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幾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圍圍僭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

又外舅少治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八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張，殺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菓酒，用二大盃輪飲，桌中置壹大碗，注水滌盃，更斟送次客，曰汕盤。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日再速，真及殺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開一帖，帖闊一寸三四分，長可五寸，不書某生，但俱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桌殺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闊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菓殺七八器，亦已刻入席申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間，

乃有設樂及勞厨人之事矣。

又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髮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制始於漢晉之大手髻。鄭玄之所謂假紒，唐人之所謂義髻也。以鐵絲織爲圓外縹以髮，高視髻之半，罩於髻而以簪縮之，名曰鼓，在漢曰剪髻，疑類於周禮之所謂緇也。摘遺髮之美者，縛束之，雜髮中助縮爲髻，名曰頭髮，詩之所謂髦也。長摘而首圓式方，雜髻華爲飾，金銀玉瑋瑪瑙琥珀皆可爲之曰髻，其端垂珠若華者曰結子，皆古所謂笄也。掩髮或作雲形，或作圓花形，插於兩鬢，古之所謂兩博髮也。花鈿戴於髮鼓之下，古之所謂釵蔽髻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所謂璫也。塞即古之所謂瑱也。以小花貼於兩眉間曰眉間俏，古謂之花子。一曰其制自古之玄的龍駒爲之仿也。飾於臂曰手鐲，鐲鉦也。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形如小鐘，而今相沿用此，即古之所謂釧，又曰臂釧，曰臂環，曰條脫，曰條達，曰跳脫者是也。金玉追煉約於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繞而箍之曰纏子，即繁欽詩之所謂約指一雙銀也。以金珠玉雜治爲百物形，上有山雲題者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繫於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佩繫之行步聲琤然，曰禁步，皆古之所謂雜佩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飾也。金玉珠石爲華爵，長而列於鬢旁，曰釵，古一謂之笄，齊梁間始有花釵金釵之名，而實始於漢，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於釵者曰掠子，或謂即古搔頭，義取掠髮，疑有類於古之所謂導也。親迎婦將登車以彩吧或錦幅覆其首，至夫家行合卺禮始揭去之，曰蓋頭，古名曰幪，北齊納后禮，有所謂加幪去幪者此也。

明代吳中妝飾

三閩識略，余爲諸生時見婦人梳髮高三寸許，號爲新樣。年來漸高至六七寸，露髮光潤，謂之牡丹頭，皆用假髮纒繫其垂至不可舉首，又仕宦家或鑿髮髻珠寶錯落烏靴秃貂皮抹額，閩閩風流，不堪遇目，而彼自以爲逢時之制也。

堅瓠集云：風俗記云：上有情盼，下有金蓮，乃女子之美質，今則不然，時有詩云：滿面胭脂粉黛奇，飄飄兩鬢拂紗衣，裙釵五采遮紅袴，綽板脚跟着象棋。貂鼠圍頭鑲錦袖，（袖口）妙常巾帶下垂尻，寒回猶著新皮襖，只欠一雙野雉毛。所謂冷容諛淫一至於此，有世道之責者其可不思所以挽之乎。

又云：吾蘇風俗澆薄，邇來服飾濫傷已極，翰山日記有吳下歌謠，因錄於左：蘇州三件好新聞，男兒著條紅圍領，女兒倒要包網巾，貧兒打扮富兒形，一雙三領襖，兩隻高底鞋，到要准兩雪花銀，爹娘在家凍與餓，見之豈不寒心，誰個出奈移風易俗，喚醒迷津，庶幾可以闢邪歸正，反樸還淳。

簪花

古者男子皆簪花，迄於金元，詩句中多見之。清制屢試一甲三人簪金花，猶其遺意，見趙氏陔餘叢考。然明人蓋亦未

嘗慮此制，貴池劉鑾五石瓠云，晚桐潘映暎特製小碧玉盆於冠右，每早插翠花一枝在盆，又任意或時花或珠花，不一而足，是不僅戴鮮花，而亦戴珠翠也。

茶香室續鈔，明張萱疑灑云，今制冕旒綴以珠寶，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頗以爲疑，及詢諸內侍，云朝廷嘗簪之。

又云，沈德符野獲編云，予游都下，見軍官畫談主上視朝，必用粉傅面及頸，以表降穆，意其言或不妄。按此則知明帝皆簪翠花傅粉，抑何可矣。

揚州服飾

揚州畫舫錄，多子街卽緩子街，兩畔皆緩鋪，揚郡著衣尙爲新樣，十數年前緩用八團，後變爲大洋蓮拱壁蘭，顏色在前尙三藍硃墨庫灰泥金黃，近用晉梁紅櫻桃紅，謂之瀾色，以福大將軍征臺匪時過揚著此色也。每貨至先歸綢莊緩行然後發鋪，謂之抄號，每年以四月二十日爲例，謂之鎮江會，緩鋪中有居曉峯者，丹徒人，工於詩。

又云，翠花街一名新盛街，在南柳巷口大儒坊東巷內，肆市詔秀，貨分隱別，皆珠翠首飾鋪也。揚州緩勒異於他處，有蝴蝶望月花藍折項羅漢鬚懶梳頭雙飛燕到枕鬆八面觀音諸義髻及貂覆額漁婆勒子諸式，女鞋以香樟木爲高底，在外爲外高底，有杏葉蓮子荷花諸式，在裏者裏高底，謂之道士冠，平底謂之底而香，女衫以二尺八寸爲長，袖廣

尺二，外護袖以錦繡鑲之，冬則用貂狐之類，裙式以緞裁剪作條，每條繡花，兩畔鑲以金線，碎逗成裙，謂之鳳尾，近則以整假折以細縫，謂之百折，其二十四折者為玉裙，恆服也。硝消皮襖者謂之毛毛匠，亦聚居是街。

明清間風俗之變

上海胡祖德，雲翹，會輯胡氏雜抄，其中一種曰姚氏記事編者，上海世家子姚廷選字純如所撰。姚氏世居上海城內館驛街，所記自崇禎元年至康熙三十六年，兼日記年譜體裁。其中述明清之交風俗變遷至為有味，摘錄如下：

明季服色俱有等級，鄉紳舉貢秀才俱戴巾，百姓俱戴帽，寒天絨巾絨帽，夏天鬃巾鬃帽。又有一等士大夫子弟戴鼠氈巾，即前後披一片者，純陽巾前後披盤雲者。庶民極富，不許戴巾。今概用貂鼠騷鼠狐皮纓帽，不分等級，傭工賤役與現任官員一體亂戴。

明季現任官府用雲緞為圓領，士大夫在家亦有穿雲緞袍者，公子生員盡止穿綾綢紗羅。今凡有錢者任其華美，雲緞外套遍地穿矣，此又衣服之一變也。

明季請客，兩人合卓，椀碟不甚大，雖至二十品而肴饌有限。至順治七八年忽有冰盤宋椀，每椀可容魚肉二斤，豐盛華美，故以四人合一卓。康熙年間又翻出宮椀洋盤，仍舊四人合卓，設冰盤宋椀為省，後又有五簋椀，其式比宋椀略大而加深廣，納肴甚多，此又食用之一變也。

明季所無而今忽有且多者，如烟筒、烟袋、火刀、火石之類。余幼時取火惟用擦黃紙，今用粗舊紙。紅纓向用於馬鞍轡上及梅條槍頭，今人人用以飾帽矣。海獺鬚鼠海螺皮之類人人用以製冠矣。涼帽初用藤席製成，以後或用細篾，或用踏馬皮，江甯等處用絨縐造，其製尤巧。更有織成盤龍錦片袍領袍袖及三鑲月華裙月華膝，備極精巧，皆二十年前所未見也。

明季兵勇身穿大袖布衣，外披黃布背心，名曰號衣，頭戴五色布紮巾，手執狼筈長槍等物，今清兵盔甲用綵緞纈龍，鑿齊嚴肅，此兵式之又一變也。

又清初上海葉夢珠所輯閩世綉云：

一代之輿必有一代冠服之製，其間隨時變更，不無小有異同，要不過與世遷流，以新一時耳目，其大端大體終莫敢易也。如前朝職官公服則烏紗帽圓領袍腰帶皂靴。紗帽前低後高兩傍各插一翅，通體皆圓，其內施網巾以束髮，則無分貴賤公私之服皆然。圓領則背有錦緞方補，品級式樣與今之命服同，但裏必有方領襖擺不單著耳。腰帶用革爲質，外裹青綾，上綴厚玉花青金銀不等，正面方片一，兩傍有小輔二條，左右又各列三圓片，此帶之前面也。向後各有插尾，見于袖後，後面連綴七方片以足之，帶寬而圓，束不著腰，圓領兩脇各有細鈕貫帶于巾而懸之，取其最重懸傍而已。一二品金鑲犀角，三品花金，四品花銀，六七品素銀，八品以下用明角烏角，玉帶惟帝后及太子親王郡王用之，其餘大臣必賜而後敢服，則與今制異也。其舉人貢監生員則俱服黑鑲藍袍，其後舉貢服黑花

緞袍，監生服黑緞絹袍，皆不鎖，惟生員照舊式，然進士殿試後猶服藍袍，入謝畢始易冠帶，則知花素緞袍乃後人假借，未必皆命服矣。聞舉人前輩俱帶圓帽如笠而小，亦以烏紗添裏爲之，予所見舉人與貢監生員同帶儒巾，儒巾與紗帽俱以黑縞紗爲表，漆藤絲或藤布爲裏，質堅而輕，取其端重也。舉貢而下，腰束俱藍絲綿條，皂靴與職官同，典吏則戴吏巾，如今之神廟中所塑施相公巾式。黑素絹圓領條靴，舉貢監生同，其上臺閣下則有中軍巡捕官冠棕絳草帽如笠而高，服大紅斗牛錦綉以壯觀，其衙門雜役如皂隸，則漆布冠岸曠而網巾外見，旁插孔雀翎毛，服下截細褶青布衣，腰束紅布織帶，捕快則小帽青衣，加紅布背甲于外，腰束青絲織帶，與隸之屬則戴毡笠，上插笄尾，威儀秩秩矣。其便服自職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員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紬紗綾緞道袍，其華而雅重者，冬用大絨蘭紬，夏用細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樸素者，冬用紫花細布，或白布爲袍，隸人不敢擬也。其後巾式時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倣晉唐，或從時製，總非士林莫敢服矣。其非紳士而巾服或擬于紳士者，必縉紳子弟也。不然，則醫生墨士相士也。其後能文而未入泮雍者，不屑與庶人伍，故亦間爲假借，士流亦優容之，然必詩禮之家，父兄已列衣冠者，方不爲世俗所指摘，不然將羣起而譁之，便無顏立于人世矣。其市井富民亦必服紗紬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敢從新艷也。良家清白者，領上以白綾或白絹護之，示與僕隸異。所戴之冠，夏則結絳六版圓帽，價值金，貧者或用漆單紗，其色同，冬則絨毡小帽，其內衣冬夏無不服裙，不論貧富貴賤皆然。道袍大概紬用單，做，絨，得蘭紬用夾，後則俱以花紗白裏爲之，單紬者將不屑，不獨士林爲然也。花絨素緞向來有之，宜于公服。其便服

則惟有路紬既紬綾地秋羅松羅杭綾紗歌紬以及湖紬綿紬，夏惟有生紗硬紗生羅杭羅而已，其後有軟機紗番紗線紗水紗，皆因一時好尚，羣相和從耳。若寒士則惟以白布袍爲常服，加以烏巾朱履，較之盛服而冠庶人之帽者自貴，縉紳接見亦自起敬，列于峨冠博帶之中，容相安也。其僕隸樂戶止服青衣，領無白縷，貴賤之別，望而知之。公私之服，予幼見前輩長垂及履袖小不過尺許，其後衣漸短而袖漸大，短才過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則堆于靴上，裘葛皆然，履初深而口幾及踵，後至極淺不逾寸許，此余所及見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順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時，郡邑長吏猶循前朝之舊，仍服紗帽圓領升堂視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舊式。惟營兵則變服滿裝，武弁臨戎亦然，平居接客則否。故薙髮之後加冠者必仍帶網巾于內，髮頂亦大，無辮髮者但小帽改用尖頂，士流亦間從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撫內院大學士亨九洪公承疇刊示嚴禁云，豈有現爲大清臣子而敢效違君父之命，放肆蕩玩，莫此爲甚，于是各屬凜凜奉法，始加錢頂辮髮，上去網巾，下不履裙縷，衣不錦領，履不用皮，涼帽用簪，俱上覆紅緯，或涼帽覆紅縷，一如滿洲之制，然而細緩織章簪及龍袞，偏身刺綉或施鸞鳳，誇多鬥靡，競爲華麗，上下無章，公私無別，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至六七年間始頒命服之制，冠加高頂，一品裝以紅玉釧嵌東珠三顆，二品藍玉東珠一顆，三品紅寶石，四品藍寶石，五六品水晶，皆用金鑲，高低不等，七品金，八品以下銀，下至典史則用明角葫蘆，以章貴賤，其舉貢監生員則用金銀飛雀，以期其飛鳴之意，帶則緊束于腰，綴以金玉銀角方圓四片，一二品玉，三四品金，五品花銀，六七品素，八品銀鑲烏角，九品而下烏角不鑲，舉貢監生銀鑲

明角，生員銀鑲鳥角。其命服則卽滿袍加以前後繡補，一如前代之式。文臣一二品仙鶴錦雞，三四品孔雀雲雁，五品白鸞，六七品鸞鷟，八九品以連雞職則鴉鵲，黃鸝而已。武臣公侯伯則麒麟白澤，一二品獅，三四品虎豹，五品熊，六七品彪，八九品以下海馬犀牛，其銜加宮保者則如文臣一品之服。凡龍鳳錦繡織文一概禁止。如有僭于者罪及製造之家，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然而便服裘帽惟取華麗，或媿優而僭擬帝后，或隸僕而上同職官，貴賤混淆，上下無別。迨康熙九十年間，復申明服飾之禁，命服悉照前式，務裘捨利獠非親王大臣不得服，天馬狐裘蒔花緞非職官不得服，貂帽貂領素花緞非士子不得服，花素綾紬紗及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獺皮黃鼠帽素紬羅絹及蘭紬葛布三梭細布而已。其職官及舉貢監生員之子除公服而外，俱得並從父服。禁令初頒，一時翕然敬畏，恪守凜遵，但舊服尙存，新不及製，好事之徒，或挾仇舉首，或借端索詐，或恣肆搶奪，獄訟紛起，京師尤甚，當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飾之華麗又復惟力是視，而守禮謹飭者或自知循分焉。袍服初尙長，順治之末短才及膝，今則又沒髀矣。髮帽之初，卽貴貂鼠，次則海獺，再次則狐，其下者濫惡無皮不用，然當日所謂海獺卽今之染黑狸皮，但初用時皆精選，故價至每頂紋銀二兩，戴者甚少，其後日漸濫惡，乃以黃狼皮染黑，名曰鼯鼠，毛細而潤，老者類貂，一時爭用，鼯鼠貴而海獺賤，無人非海獺帽，今鼯鼠之闊口者，每頂亦值銀二兩，然無人非鼯鼠冠，而海獺非鄉愚極貧之人不冠矣。康熙十五六年之間，江寧新製剪絨帽，色黑而細密長闊，宛如鼯鼠，其價最精者不過值銀三四錢一頂，士林往

往用之。康熙二十三年，京師始尙海龍皮，毫短而勁，色黝而明，初價每頂四五金，年來減半，意卽真海獺皮所染也。緞袍外套尙俱錦裏，緞用色裏夾做，康熙而後，大半皆單，時小絨已不用，卽繭袖亦單做矣。花緞初用團龍，禁後用大小雲朵，今用大小團花飛雀山水景，夏布初用浩龍團龍紗，禁後用官紗，既而用素幅秋縐紗，今用廣絹廣紗絨紗葛紗巧紗潯地紗大概俱尙整潔，雖便服無異于公服也。涼帽初尙扁而大，後尙高而小，既又尙高而大，旋復尙扁而大，今則又尙高而小矣。帽胎順治三年始也，未有賣者，俱剪藤編篾席爲之，後用細草編成，造自北方，至南而加其發販，京師有同類而最精細潔者，名曰得勒粟，每頂銀三四兩，而紅緯不與焉。外省罕有，今或以白紗綾爲表者，庶乎似之，而價不過與常帽等，亦用純代麻之意耳。帽頂大紅絲緯，初用折緞，取大紅緞折其經，取其不易亂，折絲一兩值銀一兩，後經以散薄或雙絲染大紅，每兩價銀二三錢者亦佳，涼帽頂或用紅緞，初價不甚貴，而緞亦粗硬，後用皮纓胎緞，價始貴矣，胎緞一兩有值銀七八錢者，皮纓半之，今有西甯長緞，細潤而真正大紅色久不變者，涼帽一頂值銀三十餘兩，惟當途顯者用之，第恐習俗移人，幾年之後染販者廣價必漸減，效顰者又將爭起耳。昔年花緞惟絲織成華者加以錦爲，而所織之錦大率皆金線爲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織入緞內，名曰毛錦，花更華麗，每匹不過十二尺，值銀五十餘兩。康熙二十四五年間京師衣又漸短，而外套漸長，昔年外套短者及膝，長不過膝，今短於袍不過五寸矣。暖帽復尙海鹿皮，毫健而齊，黑而光，疑卽昔年所尙之海獺皮，今易其名耳，每頂值銀三四兩，始自京師，初來吳下，價亦漸賤，佳者不過二兩五錢，然老成人以爲不足取也。

內裝

昔賈長沙傷時之僭曰，媿陛下得爲后飾，營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婦女僭于內，禁有所不及，故移風易俗者於此尤難，原其始，大約起于濳翫之家，而婢妾效之，寢假而及于親戚，以逮隣里富豪，始以創起爲奇，後以過前爲麗，得之者不以爲僭，而以爲榮，不得者不以爲安，而以爲恥，或中人之產，營一飾而不足，或卒歲之資，製一裳而無餘，遂成流風，殆不可復，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憂也。余幼所聞，內飾猶樸，崇頰之際，漸卽于侈，至今日而濫蕩極矣，今姑略舉數則以示世風之變，俾有識者閱之用與鑒戒焉。

膏沐爲容，古來不免，然而綉直如髮，匪伊卷之，此風予猶及見也。崇頰之間，始爲鬆髻扁髻，髮際高卷，虛朗可數，臨風栩栩，以爲雅麗。順治初，見滄裝婦女辮髮于額前，中分向後纏頭，如漢裝包頭之製，而加飾于上，京師效之，外省則未也。然高卷之髮，變而圓如覆盂，彈鬢輕盈，後施綴尾，較美于昔年，束髮直上指，前高逾尺數，髻掩頰，數載之前始見于延陵，時以爲異，今及于吾鄉，遍地皆然矣。

余幼見前輩冠髻高逾二寸大如拳，或用金銀絲挽成之，若烏紗者，頂上裝珠翠，沿口又另裝金花銜珠，如新月樣，抱于髻前，謂之插梳，其後變式，髻扁而小，高不過寸，大僅如酒盃，時猶以金銀絲爲之者，卽插梳之制，遂廢，銀絲髻內映紅綾，光采煥發，且別于素色也。崇頰之末，髻愈大而扁，惟以烏紗爲質，任人隨意，自飾珠翠，不用金銀，順治初，營中眷屬往往繡以金銀爲之，金者鏤花，銀者珞珈及燒染紫色金花飾于髻頂，想亦北方之習。松俗則否，年來髻

式不一，或紙胎紗表或銅絲爲質，裝成花朵以天鵝絨爲表，樣各不同，總之高不過二三分，大幾及尺，裝珠貼鬚，必選極精，不以多爲貴矣。康熙二十五年後又尙扁小，高不過一二分，徑不過二寸許耳。

今世所稱包頭，意即古之纏頭也，古或以錦爲之，前朝冬用烏綾，夏用烏紗，每幅約闊二寸，長倍之，孑幼所見皆以全幅斜褶闊二寸許裝于額上，卽垂後兩杪向前作方結，未嘗施裁剪也，高年嫗媼尙加錦帕，或白花青綾帕單裹纏頭，卽少年裝矣。崇禎中式始尙狹，遂截半爲之，卽其半復分爲二幅，幅方尺許，斜褶寸餘闊，一施于內，一施于外，外者稍狹一二分，而別裝方結于外幅之正面，纏頭之製，一變今裁，幅愈小褶愈薄，體亦愈短，僅施面前，兩鬚皆虛，以線暗繫于鬚內而屬後結之，但存其意而已，或用黑線結成花朵于烏綾之上，裁剪如式，內施硬纒，亦佳，至有上用紅錦一線爲纒而下垂于兩眉之間者，似反覺俗。

首飾命婦，金冠則以金鳳銜珠串，陸殺照品級不等，私居則金釵金簪金耳環珠翠概不用也。以予所見則概用珠翠矣。然猶以金銀爲主而裝翠于上，如滿冠捧鬚倒釵之類，皆以金銀花枝爲之，而貼翠加珠耳。包頭上裝珠花，下用珠邊，口簪用圓頭金銀或玉，高年者用瑪瑙，旣而改用金玉鳳頭簪口銜珠結串下垂于鬚後，用金銀珠翠，體式斜方，而不用玉，今徑用金扁方矣。花冠滿冠等式俱用珠花包頭，上用珠網束髮，下垂珠結寶石數串，兩鬚亦以珠花珠結珠環等捧之。碗簪所以定冠髻，初尙極大，玉質鑲金銀裝珠，後尙小而以蜜珀鑲金綴珠，或間用側簪金，乃用圓花，或純金不鑲而裝珠翠，大抵有餘之家，必選赤色精金及大白圓珠爲首飾，寒素者甯淡裝無飾，而銀花珠

翠竟不屑用，雖亦世風之一變，然而勢極必反，未始非返樸之機也。

命婦之服，猶循從夫，外加霞縠環珮而已，其他便服及士庶婦女之衣，如紵絲紗緞綢縐綾羅一概用之，色亦隨時任意，不大逕庭也。然余幼見前輩內服之最美者，有刻絲織文領袖襟帶以羊皮金鑲嵌，若刺綉則直以綵線爲之，紐而帶重，文錦不輕用也。其後廢織文刻絲等而專以綾紗堆花刺繡，繡做露香圍體染彩絲而爲之，精巧日甚，時惟大紅爲溫服而不輕用，未幾遂以爲常服，甚而用錦緞，又甚而裝珠翠矣。然惟縉紳之家用之，變淫至于明末，擔石之家非緞衣大紅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紅裏衣不華，今則田家村婦介之于青衫裙布之間矣。夏日細葛紗羅士大夫之家，常服之下而婢女不輕服也。崇禎之間，婦婢出使服之矣。良家居恆亦服之矣。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婦，居常無不服羅綺，媼優賤婢以爲常服，莫之怪也。袖初尙小有僅盈尺者，後大至三尺，與男服等，自順治以後，女袖又漸小，今亦不過尺餘耳。縐初施于襟條以及看帶袖口，後用滿綉團花，近有灑墨淡花，衣俱淺色成方塊，中施細畫，一衣數十方，方各異色，若僧家補袿之狀，輕便瀟灑，恐非象服，守禮之家不必效之也。本朝女服無異丈夫，公私皆同可以通用。

內裝領飾尙有三等，大者裁白縐爲雲縠披及兩肩，胸背刺綉花鳥，綴以金珠寶石鐘鈴，行動有聲，曰宮裝。次者曰雲肩，小者曰闊襟，其綉文綴裝則同。近來宮裝惟禮服用之，居常但用闊襟，而式樣亦異，或剪綵爲金蓮花，絡線爲纓絡，繫扣于領而倒覆于肩，任意裝之，尤覺輕便。

環珞以金絲結成花珠間以珠玉寶石鑲嵌貫串成列施于當胸，便服則在宮裝之下，命服則在露腋之間，俗名壓胸，與耳上金環向惟禮服用之，于今亦然，其滿裝耳環則多用金圈連環貫耳，其數多寡不等，與漢服之環異。

裳服俗謂之裙，舊制色亦不一，或用淺色，或用素白，或用刺綉，織以羊皮金縷于下縫，總與衣衫相稱而止。崇禎初專用素白，即綉亦祇下邊一二寸，至于體惟六幅，其來已久，古時所謂裙拖六幅湘江水是也，明末始用八幅，腰間細褶數十，行動如水紋，不無美備，而下邊用大一線上或綉畫三二寸，數年以來，始用淺色畫裙，有十幅者，腰間每褶各用一色，色皆澹雅，前後正幅輕描細繪，風動色如月華，飄飄綉綉，因以爲名，然而守禮之亦家不甚效之，本朝無裙制，惟以長布沒履，無論男女皆然。

際襪舊施于膝下，下垂沒履，長幅與男襪等，或綵鑲或純素，甚而或裝金珠翡翠，飾雖不一而體制則同也。崇禎十年以後，製尙短小，僅施于脛上，而下及于履，冬月膝下或別以綿幅裹之，或長其襪以及之，考其改製之始，原爲下施可以揜足，豐趺者可以藏拙也，今概用之織履弓鞋之上何哉，綉畫灑線與昔同而輕淺雅淡今爲過之。

弓鞋之製以小爲貴，由來尙矣，然予所見惟世族之女或然，其他市井僕隸不數見，其窄也，以故履惟平底，但有金綉裝珠而無高底筍履，崇禎之末，閩里小兒亦習織趾，于是內家之履半從高底，窄小者可以示美，豐趺者可以揜拙，本朝因之，滿裝則否，康熙之初，禁民間女子不許纏足，然奉行者固多，而習俗相陳亦一時不能遽變者，迨八年己酉復除其禁，至今日而三家村婦女無不高跟筍履，織趾愈多，而藏拙者亦復不少，惟生長田間老成持重者則

仍舊耳。

清代服色之修

邵懿辰半巖樓日記云，今時衣裘修費，若明時官員無冬夏戴漆紗帽，著緋藍諸色袍，冬時裘在袍內，毛不向外，故可不論皮毛之佳惡，或中被絮襖，而外面以袍罩之，即可在官入朝，紗帽過冬時，或中實以絮，或貉毛，謹項領，如今高麗人所服，無絨氈種羊貂鼠諸沿及涼冠竹胎羅胎之分也。今皮衣有小毛大毛中毛之分，色狀高下，窮極工巧，無慮數十種，即如三品以上及侍從許服貂裘，而翰詹諸臣中有極寒者，一貂裘直數十金，品制所關，不能不極力矚而服之。噶亭雜錄卷二云：國初尚沿明制，套鞋有用紅綠組繡者，先良親王有月白繡花鞋，先恭王少時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矣。康熙朝花樣，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歷元五福諸名目，又有暗紋蟒服，如宮制蟒袍而卻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鞋皆用密線縫紉，行列如繪，謂之寶行，袖間皆用熨摺如線，滿名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則無矣。又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公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名得勝鞋，今無論男女燕服，皆著之矣。色料初尚天藍，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好著深綠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襯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綠色，國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綠袍之義，純廟惡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優伶輩，皆用青色倭緞漳絨等綠衣邊間，如古深衣然，以為美飾。奴隸輩皆以紅白鹿茸為背子，

士大夫尙無服者。余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縵以臥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縵尺餘，無老少貴賤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青縵縫緞襯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燕服也。至於毳帽尙沿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近十餘年來，盛行帽頭，蟠金線組織，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耳，士大夫皆冠之，春秋間徜徉市衛，欲求一紅縵綴冠者未易見。至毳帽則以細絨爲之，簷用紫黑色，或有鑲金線蟠龍爲飾者，非復往日樸素，爲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覩矣。

馬褂

近人謂馬褂之制始於傅恆，其實古已有之，豈亦胡服入華之變化也。

一 同語錄：（說郭本）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爲之，仍用夾裏，或其中用縲者，以紫皂縵之，名曰貉袖，問之起於御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後上不妨脫，著短袖者以其便於撿取耳……今以所謂貉袖者製於衣上，男女皆然。

卓布褂

瑣事閒錄云：風氣之奢日甚一日，余小時曾見各家均有皂布長褂一件，尋常慶弔所服，不數年則易以綾緞，閒居時

多係布衣，偶服綿綢繡緞，至廢棄減蕪與綠，竟服胡縲縵矣。更有洋呢哈喇從中混淆，貴賤任意服之，奢侈之習可謂已極。至幼時見親家尋常宴會多用五筵四盤，迨大慶弔始用大小十二盤碗，即稱盛饌，海味山珍不過用鷄肉鵝掌，前數平乃均以八筵十筵易之，另具小吃，不在此數，近今雖鄉居筵席亦多學習官派，數十味只覺尋常也，海味不用覩物，且動以至貴之燕菜居先，是一筵所需錢費中人之產。

乾隆末年服飾之變

汪輝祖病榻夢痕錄述服飾云：

年二十二客游，攜一竹筒，冬夏兼備。是冬嚴寒，外舅以裘衣余，謝却之。後入胡公幕，止服高麗布袍褂。（高麗布絲爲經，木棉爲緯，斑駁有紋，如白縲絲，今久不見矣。）時暮風樸素，重裘尙少，卽衣表亦未嘗有紅青色也。己卯庚辰間，或衣反裘馬褂，羣耳目之。己卯胡公贈余灰鼠褂，辛巳孫師贈余羊皮袍，余始得重裘。然皆盛服，非敢常服也。戊子叨鄉薦，製山羊皮袍褂爲公車之飾，其餘際夾衣無紅青褂，都門以元青爲素色，見大人先生則假紅青褂於沈青齋。青齋亦無他製，良友易衣而出，至今感同袍雅誼。所見孝廉反裘者十不得一二，迨乙未則無不反裘者。宦途服飾之華亦始於戊子己丑，至是益麗。吾鄉素號簡質，二十年來亦俱絢爛。今則賓朋燕集，冬皆反裘，夏皆紗縲，以嵌皮山羊皮爲不足齒，葛不經見，甚至婦人女子十有六七亦衣裘衣羽毛綴矣。

辮髮

今傳南齊廢所藏歷代帝王畫像，元朝諸帝皆作兩小辮，垂於兩耳，是與滿洲制不同。滿洲乃金之苗裔，按大金國志云：金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顛後髮，繫以色絲，是滿洲制與金制不殊。惟大金國志又稱逼宋臣劉遵剃頭頂髮，不從，又天會七年下令削髮，不如式者死。既云剃頭頂髮，則似與滿洲制微有區別。其後至海陵時詔河南衣冠許從其便，剃髮之禁自此遂弛，海陵雖無道，此事固足稱。

又金劉鄩錄大梁事，記崔立之變，令在京士庶皆削髮爲北朝民，是元初亦有雜髮之令。

二 飲食

漢之飲食

漢人每日三食或四食。

論語，食不時不食，鄭注，一日之中三時食。

白虎通，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莫食太陰之始也。

晨起亦進小食謂之寒具。

周禮筮人注，鄭司農云，竹筮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盤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疏云，寒具，筮人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

漢人常食蓋梁飯肉羹也。

漢書王莽傳，莽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取賣梁飯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

其時以麥食爲寒儉。

御覽二百二十九引孟宗別傳，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但友朋過往亦以麥食相款待。

說文條下云，楚人相謁食麥曰餽。餽下云，秦人謂相謁而食麥曰餽。

後漢書并丹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

燕文類聚引謝承後漢書，豫章朱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按南朝魏如此，宋晉五行王五華傳京口募兵除王國寶，百姓語云，昔年食百飯，今年食麥飯。）

漢代外國食品

經時飲食之俗，多有從外國來者。

一 麩炙

釋名，麩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

御覽七十六引東宮舊事，漆麩炙大函一具。

御覽八百五十七引搜神記，羌養麩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

二 桐馬酒

晉書五行志，秦始以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樂及為羌養麩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

漢書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注禮樂志給大官桐馬酒。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汗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爲夾兜，受激斗，盛馬乳桐取其上把，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

三 豉

漢書貨殖傳，鹽豉千合。

按博物志，外國有豉法，以苦酒爲泔，豆暴令極燥，以麻油蒸，蒸訖復暴，三過乃止，然後細搗椒屑篩下，隨多少合投之，中國謂之康伯，以是胡人姓名傳此法者，云下氣調和。據此則豉亦自外國傳入也。說文豉配鹽幽菽也，段注，廣雅說飲食曰癢醢，僻幽也，幽與鬱同，義以豆鬱之，其味苦，招魂曰，大苦鹹酸。辛甘行些，王云，大苦豉也，辛謂椒豉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而發而行之。釋名曰，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故齊人謂豉聲同嗜也。按齊民要術說，作豉必室中溫緩，所謂幽也，云食經作豉法用鹽五升，所謂配鹽也。

齊東野語，古無豆豉，史急就醬乃有燕夷鹽豉，史記貨殖傳有蘗麴鹽豉中答，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箱，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四 胡餅

中國社會史料叢書 甲集

御食八百六十引續漢書，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擁胡兵被京師之應。

餅名，餅并也，漫麥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汗，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蒸爲湯餅不爲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

漢之雜食品

周禮臘人乾肉注，若令涼州烏翅矣。

禮記內則注，藜藿菜菔也，漢律會稽獻焉，疏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芙蓉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酒，名之藪也。

又，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鬪酒也，昔酒今之會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中冬釀接夏而成。

又，漿今之載漿也，醢今之粥。疏云，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時名爲載漿。

周禮漿人注，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漢之食具

食品盛以杯，承以盤，復承以案，皆以木爲之，其富者加以金銀彩畫。

漢書朱博傳，博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

漢書賈禹傳，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飾。

地理志言朝饗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注師古曰：都邑之人，頗用杯器者，效吏及賈人也。

禮記喪大記：食粥於盛，注：謂今時杯杆也。

周禮司尊彝注：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案。

急就篇注：無足曰盤，有足曰案，所陳舉食也。

食案蓋爲圓形。

說文：楨圓案也。廣韻：楨承食案也。

案下蓋空如今之茶几。

論衡書虛篇：魏公子方與客飲，有鴟鵂鳩，鳩走巡於案下。

漢時食器蓋以銅漆爲貴。

史記鄧通傳：僂遠人不過算器食。注：徐廣曰：算竹器。索隱曰：言無銅漆也。

尤貴者則以金銀。

鹽鐵論：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價賤而用不舒。

魏晉飲食

三國鼎立，南北飲食風尚漸有不同，北方所重蓋在乳酪。

晉書陸機傳，王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

又潘岳傳，牧羊酪，候伏臘之餐。

世說，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賡，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吳人所尚蓋在魚蔬。

晉書張翰傳，翰因秋風起，乃思吳蔬菜羹鱸魚膾。

其時北方通常食品似爲米飯。

晉書惠帝紀，宮人有持升餘泔米飯及燥蒜鹽鹽以進，帝……次獲嘉，市麴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

南方時尚之食味則爲餠蜜。

吳志孫亮傳注引吳曆，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

又引江表傳，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餠。

淵鑑類函三九一引魏略云，新城孟太守道蜀，猪鷄膏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煮飴蜜以助味。

按糖類之見於漢人各書者如次。

說文，飴，米蘖煎也，飴湯和飴也。

方言，飴謂之張皇，飴謂之餒，謂之飴，凡飴謂之飴，自關而東，陳魏宋楚衛之間通語。

釋名，飴，洋也，麥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飴形，怡怡然也，哺飴也，如飴而濁可哺也。

服衛七辨，沙飴石蜜，遠國貢儲。

古代言及飴餹者甚少，疑漢代之饋初以米製，繼乃輸入外國之饋，而吳時遂有蔗製之饋也。

吳時更有茶之發明。

吳志陸暉傳，或密賜茶，辟以當酒。

御覽九百五十八陸機毛詩疏義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茶，莢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衰其葉以爲香。

寒食餼

又魏晉時士大夫有常服之藥，每日寒食餼。

晉書裴秀傳，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

世說注引寒食散論，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

癸巳存稿七，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於何晏，又云，煖鍾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發解制度備見。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甫謚語，皇甫謚深受其毒，故知之最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病源候論惟論病證不載方藥，後人遂不留意。隋書經籍志載散方論甚多，而皇甫謚曹欽論二卷，宋有皇甫謚依諸方撰一卷，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石論總七卷，本避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之爲風流，則始於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窳人子飢寒致病，謬云散發，其時以爲笑謔，晉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爲鄙惡直近時鴉片烟之比。

弇州山人稿一百六十一，晉人喜服寒食散云，服之使人神智開朗，至病發則云散發，反以爲貴證。又喜服五石散，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尊食野葛無食五石，宜急焚其方以絕萬世之禍。

南朝之飲食

米飯爲普通食品。

南史崔祖思傳，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幃三齊蓆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麥飯爲儉食。

齊書虞愿傳，民有餽其新米一斛者，懷愿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書任昉傳，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

陳書徐陵傳，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就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

北朝大抵亦然。

魏書孝文五王傳，遂斷酒肉粟稻。

食品名

其時特尚之食品雜著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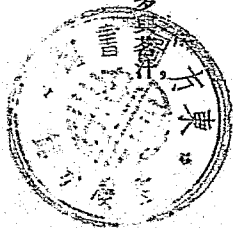
齊書禮志，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麪起餅臠，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葷羹，昭皇后

茗粥炙魚。

齊書虞悛傳，世祖幸芳林園就悛求扁米粥。

齊書明帝紀，太官進御食有麥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世說，褚太傅初渡江，嘗入京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諸公雖有重名於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



少著粽，汁盡瓢益，使終不得食。

按，粉即粽，尋常蓋與茗同食。又荆楚歲時記夏至節日食糗，周處謂爲角黍，人並以新竹爲筒，粽葉插五綵紫臂，謂爲長命縵，知其時尚不以五月五日食粽也。

宋書孝義傳，日食麥糝一枚，如此五日。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吉料。

齊書何遜傳，上好水引餅，嚴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

按，癸巳存稿十，麵條子曰切麵，曰拉麵，曰索麵，曰掛麵，亦曰麩湯，亦曰湯餅，亦曰索餅，亦曰水引麵。釋名云，湯餅，索餅，隨形名之。宋張師正倦遊雜錄云，水滄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者皆可呼籠餅，是也。索餅乃今麩條之專名，其湯餅則凡麩餅入湯及凡切餅爲方圓長形入湯之總名。晉束皙餅賦，文字多譌，其云，麵迷離於指端，手索麵而交錯，或以屬之牢丸，其事狀似今之挖搭餅及片兒餅，而牢丸之名又今之饅頭，不相應也。魏賈福齊民要術，餅法有水引饅頭，有齊環，其水引饅頭云，按如箸大，薄如菲葉，一尺一斷，盤中盛，水浸，又云，粉餅同。其齊環云，米屑澁如湯餅，手搗圓可長七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然則水引饅頭者湯餅中水引麵條也。粉餅同者今粉絲也。齊環如湯餅者今饅頭也。而水引饅頭之名則又今之湯餅，亦謂之扁食，不相應也。歸田錄云，湯餅唐謂之不託，今日饅頭，如宋時專以水引麵條爲湯餅，與齊民要術所言者合，但名不同耳。傷寒論云，食以索餅，今醫書

則謂之湯麵，又謂之麵湯。清異錄云：釋鑿與天台山后頌湯玉入甌論湯餅瑩滑，蓋湯餅爲湯麵總名。又云金陵士大夫家溫麵可結裙帶，則專指麵條。齊魯何載傳云：太祖好水引麵，敕令婦女躬自執事設上焉。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爲生日湯餅耶。熾真子云：湯餅卽世之長壽麵。宋樓鑰北行日記云：乾道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朝作湯餅。元張翥最高樓詞：壽仇先生云：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水調歌頭詞自壽云：臘歲闌紅米湯餅表銀絲。真水引麵矣。生日湯餅，古人生子亦設湯餅。唐劉禹錫贈進士張望詩云：憶爾縣弧日，余爲坐上賓。學箸食湯餅，祝詞天麒麟。大明會典百三：皇太后壽旦正統間有壽麵，東宮千秋節宣德間有壽麵，乃取湯餅麵條長壽之意。宋馬永卿懶真子謂之長命麵，其爲長條可知。

南朝受佛法影響，蔬食之風甚盛。

梁齊高祖紀，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豆羹糲食而已。

南史裴松之傳，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食蔬。

南朝之食器

食器用盤盃梓盞椀等。

晉書殷仲堪傳，仲堪食雷五碗，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拾以噉之。

又桓溫傳，溫性儉，每饌惟下七奠，棗茶果而已。

宋書江夏王義恭傳，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殘盤。

齊書武陵昭王暉傳，暉留儉設食，拚中菘菜鮓魚而已。

世說王夷甫當屬族之事，族人大怒，便舉擲其面。

御覽百七五十九引曹毗杜蘭香傳，蘭香降張頌，賈方九子擲七子標。

大宴會則以人行炙。

齊書張融傳，豫章王大會賓僚，融炙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

北朝人服石

北朝貴人好服石，如魏晉人好服寒食散也。

啓顏錄，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要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

黑粟湯

京坡詩云：『道人解食靈蔞水，童子能煎黑粟湯。』按黑粟始見開寶本草，寇宗奭云：『服石人研此水，糞加蜜作湯飲甚宜。』又云：『其花亦有千葉者，一握凡數千萬粒，大小如葶藶子而色白。』然則古人有黑粟作湯之法，或卽鴉片煙之權輿乎？

點茶

朱熹可談云：『茶見於唐時，味苦而尊甘，晚采者爲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涼或溫，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先進。』觀此然後恍然於清制客坐飲茶卽辭去之意，蓋沿遼俗也。其意若謂茶可飲則客可去，後來從簡便，則去湯而存茶也。

點茶之制不知何若，按大金國志稱海陵好象戲點茶，與象戲並稱，殆亦技藝之一也。

今俗以澆水滄茶，則始於明太祖。

野獲編云，按茶加香物，擣爲細餅，已失其味，宋時又有宮中結茶之制，尤爲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

汲泉置鼎，一淪便廢，遂開千古茗飲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實首闢此法。

茶香室續鈔二十三云：宋袁文龜臚開評云：劉夢得茶詩云：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滯盃花徘徊，此乃詠養茶也，北人皆如此，迄今猶然。香齋類稿云：觀此詩自摘至煎則便飲之，初無焙造碾羅之事，雖曰茶芽，不知爭得入口，豈亦如藥之改咀，去其滓而飲之乎，香齋蓋南人未知煮法耳。

宋人製茶之繁複，實亦古今之最。

畫搗餼：有唐茶品以易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爲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耳，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尙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實不過四十餅。

歸田錄：茶之品莫貴龍鳳，謂之團茶，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

製茶不易如此，然猶客至必設之。

茶香室叢鈔卷一云：宋無名氏南窗紀談云：客至期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爲湯飲客。

廣陽雜記云，古時之茶曰煮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著火即色黃而味澀不中飲矣。

吸煙

康熙中吸煙之風已盛，龐閩章矩齋雜記云：一友嗜嗜煙，日凡百餘吸，已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臆升許，穢閉列屋，死而復甦。（按煙始萃自異域，今所在成爲膏土窟，其毒似亦全減。）山陰張荀仲淑自言犯血下，禁煙而止，後偶犯則血劇。南鄉孟氏家蓄蜜，榜有種煙草者，條採其花皆立死，蜜爲之壞，以是知煙之爲毒不可向邇，養生家謂嗜津得長生，故活字從千口水，今灼灼靈肺以毒火爲活計可乎。

寒夜叢談云，（又舊登叢書本）煙草產自閩中，明季邊地苦寒，非此不治，至有以匹馬易一斤者。崇禎初重法禁之不止，末年遂循地種矣。余兒時見食此者尙少，迨二十年後，男婦老少無不手一管，屢一囊。

楊士聰玉堂春記云，吃烟自天啓年中始，二十年來，北土自多種之，懷宗以烟爲燕而惡之，乃傳諭禁吸，後爲洪督所諭而開其禁。

三岡識略云，明季服煙有禁，惟閩人幼而習之，他處百無一二也。近日賓主相見以此鳴敬，俯仰啼唾惡態畢具，始則城市服之，已而淞及鄉村矣，始猶男子服之，旣則孺閭閻矣，習俗易人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南北飲食風尚

自漢末以來，南北飲食之宜，判然殊異，蓋北人嗜肉酪麥餅，而南人嗜魚菜稻茗，如此者數百年，隋唐建都於北，饒有胡風，南食終未能奪北食之席，惟宋明以來，南人勢盛，漸貴南食，近三十年來，競尚閩廣川蘇，而魯豫二省之菜館，僅得與之相抗，亦古今變遷之迹矣。

史冊中述南北飲食之異者，『世說，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晨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成傖鬼。』又，『張天錫爲晉孝武所器，每入言語，無不竟日，頗有嫉之者，孝武於座上問張錫北方何物可貴，張答曰，桑椹香甘，鷓鴣草馨，醇酪養性，人無嫉心。』又南史崔祖思傳，『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

亦頗頌南北往來之人，稍稍調和之，洛陽伽藍記：『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鮑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上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卽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酪漿何如茗飲。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者不中與酪作奴。』高祖謂曰，卿明日願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魏晉毛修之傳，『修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

御覽九百三十六引齊書曰：「崔祖思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待中沈季文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饌饕似非句吳之膳，季文曰：千里嘉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嘉羹故應還沈。」

北人尋常飲客設餅果酒。隋書裴王智積傳：「所設唯餅果酒，饔二酌。」周書王龍傳：「龍有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北史孟信傳：「乃自出酒以饗，館溫之，素木盤盛燕青。」

北人尤重食餅。梁吳均餅說：「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故大官丞程季著，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景，離蟬欲靜，變變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瓶。公曰：善，季乃辯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麩，河東長若之蔥，隴西越背之椒，枹罕赤髓之芋，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金屑煎以金飴，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釀以新豐之鷄，細如華山之玉，白如梁甫之銀泥。」齊民要術有作餅法，作白餅法，作燒餅法，鹽餅法，食次白菜膏，環鷄子餅，細環餅，截餅，餠，水引餠，餠，切，薄，弱，遠，弱，法，粉餅法，豚肉餅法，治麩沙法。

江西豆豉

江西泰和縣出豆豉，往時人家製醃菜皆重之。近年已不復聞之矣。鶴林玉露記一事云：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願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豉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

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知宋人已重江西豆豉。

北方之酒

宋會紀事四七引海陵集：予憩燕京會同館，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澗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瓶盤皆金銀爲之，升龍交錯，形製甚精古，且並令留之。古樂府云：月穆穆以金波，金澗之名其取諸此乎。然金澗金蓮其窟闕也。銀魚長尺餘，比南方者尤大，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或云可與牛同價故名。又燕中暑月於冰窖造御酒甚清冽，使至常被賜，女真人多釀麥爲酒，醉則殺人，盛饌以雁粉爲貴，以木梓貯之，其藩黑色，以生葱蒜韭之屬置於上，臭不可近。又俗重茶食，阿姑打開國之初，尤尙此品，若中州餅餌之類多至數十種，用大盤累甃高數尺，所至供客，賜宴亦用焉。一種名金剛鐺最大，又引二老堂雜志：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密稱其首歸獻於朝，同館王龜目爲魚頭，聞金人甚貴此魚，一尾之直與牛相同。

遜圖居士客塵贅語卷九：余性不善飲……乃見酒輒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法酒，京師之黃米酒，朔州之慈苜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秋露白酒，秦州之秦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縷露酒，紹興之苜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豈酒，苦蕒酒，高郵之五加皮酒，揚州之雪酒，甯僉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絕者。若市甯浦口之金酒，蘇州之

燒酒三白酒，揚州之蜜林榆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白酒，勾曲之雙投酒，皆品在下中。內蘇之三酒，徽之白酒，間有佳色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葡萄酒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湖州南潯所釀當爲吳越第一。若四川之嘔麻酒勿飲可也。

關徵草堂筆記二十三，滄州酒，阮亭先生謂之麻姑酒。然土人實無此稱，著名已久而論者頗有異聞。蓋舟行來往皆沽於岸上，岸中村肆薄醪，殊不足辱杯罍。又土人防徵求無厭，相戒不以真酒應客。雖筭筮不肯出，十倍之價亦不肯出。保陽制府尙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釀，必舊家世族互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節候，水雖取於衛河，而黃泥不可以爲酒，必於南川樓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錫罍沉至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始有沖虛之致。其收貯畏暑畏濕畏蒸，犯之則味敗，其新者不甚佳，必度閱至十年以外，乃爲上品。一罍可值四五金。然互相餽贈者多，恥於販鬻。又大姓若戴呂劉王者，張衛率多零替，釀者亦稀，故尤難得，或運於他處，無論肩運車運舟運，一搖動卽味變，運到之後必安靜處澄半月，其味乃復，取飲注壺時當以杓平挹，數擺撥則味亦變，再澄數日乃復。姚安公嘗言飲滄酒禁忌百端，勞苦萬狀，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實功不補患，不如道小豎隨意行沽，反陶然自適，蓋以此也。其釀真僞法，南川樓水所釀者雖極醇醪不作惡，次日醉亦不病酒，不過四肢暢適，恬然高臥而已。其但以衛河水釀者，則否。釀新陳法，凡度閱二年者可再溫一次，十年者溫十次如故，十一次則味變矣。一年者再溫則變，二年者三溫卽變，毫厘不能假借，莫知所以然也。蓋曲江前豈之叔名思任，最嗜飲，牧滄州時知佳酒不應官，百計勸諭，人終不

肯破禁約，罷官後再至滄州，寓李進士鏡嶺家，乃盡傾其家釀，語鏡嶺曰：「吾深悔不早罷官。此雖一時之戲謔，亦足見滄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燒酒

李時珍本草綱目云：「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用濃酒和糟入甑，蒸令氣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釀壞之酒皆可蒸燒。近時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麴釀，壺中七日以飯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又云：「燒酒純陽毒物也，面有細花者為真，與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時飲之，南人祇暑月飲之，其味辛甘，升陽發散，其氣燥熱，勝溼祛寒，故能開佛鬱而消沈積，通膈噎而散痰飲，治泄瀉而止冷痛也。」

綱目又引飲膳正要：燒酒別名阿刺吉酒，其出自西域可知。

梁章鉅浪跡叢談云：「燒酒之名古無所考，始見白香山詩，燒酒初開琥珀光，則係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謂之汗酒，李昉表稱阿刺吉酒，作詩云：『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當十味且濃，則真今之燒酒矣。』今人謂之氣酒，即汗酒也。今各地皆有燒酒，而以高粱所釀為正，北方之沛酒、洛酒、汾酒皆高粱所為，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之各判，嘗聞外番人言中國有一至寶，而人不知服食，即謂高粱燒酒也。」

盤餐奢儉

郝懿行《齊書堂集》六韜逸文跋云：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案類聚引此句下有附釋不得其意大字，又武王在成王，其下亦有脫誤，故置之。）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益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并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然饋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按此條載藝文類聚三十五及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五，爲近人搜集六韜者所未收，或疑其文與六韜不類，余以其有益於治生故錄而存之。大抵今時通弊，家計貧而費用奢，物力耗而風俗靡，酒食徵逐，一筵之費至數千，古人所稱日食萬錢未足多也。前開景伯安（瀟湘人。）撫河南，每接廚員，恆詢待客幾多器，有過四者輒被呵譴。今小小謠集，盤釘紛羅，日日常珍，曾無下箸，至於婚嫁過禮，稱貸取資，一日會親，三朝餽女，冠蓋盈門，綺羅填巷，酒闌人散，筐篋一空，謂之被盜，良不虛矣。十盜之條，家家各占三四焉，唯養女太多爲一盜，此語似非人情，竊遠理致，餘風未殄，故今南楚東粵鄉曲細人，遂有生女不舉者，殘害忍心，豈不爲盜而爲賊矣，寧可謂賊愈盜乎？

明宮食品

孫承澤典禮記（借月山房彙抄本）有明宮薦新品物，可見明代北方食品之大凡。其所記云：正年韭菜生菜雞子鴨子，二月芹菜薹菜冰蓿書本鵝，三月茶笋鯉魚，四月櫻桃杏子青梅西瓜雞，五月桃子李子來禽茄子大麥仁小麥麵，六月蓮蓬甜瓜西瓜冬瓜，七月棗子葡萄梨鮮菱寬實雪梨，八月藕芋苗菱白嫩薑粳米粟米稷米蠟魚，九月橙子粟子小紅豆沙糖鯧魚，十月柑子橘子山藥寬蜜，十一月甘蔗蕎麥麵紅豆鹿兔，十二月菠菜芥菜鯽魚白魚。大致與今北平物產相合。

又云：奉先殿每日供養，初一日捲煎，初二日髓餅，初三日沙爐燒餅，初四日蓼花，初五日羊肉肥麵角兒，初六日糖沙餠，初七日巴茶，初八日蜜酥燒，初九日肉油酥，初十日糖蒸餅，十一日盪面燒餅，十二日椒鹽餅，十三日羊肉小饅頭，十四日細糖，十五日玉菱白，十六日千層餅，十七日酥皮角，十八日糖棗糕，十九日酪，二十日麻酥麵，二十一日碎糖糕，二十二日芝麻燒餅，二十三日捲餅，二十四日糲羊蒸捲，二十五日雪糕，二十六日夾糖糕，二十七日雨熟魚，二十八日象眼糕，二十九日酥油燒餅，以上一月共用銀一千五百九十二兩四錢。亦大致與北平通行食品相合。

滿漢席

揚州查防錄云，上買賣街前後寺觀皆爲大廚房，以備六司百官食次，第一分頭饌五盤十件，燕窩雞絲湯，海參匯豬筋，鮮鮑蘿蔔絲羹，海帶豬肚絲羹，鮑魚匯珍珠菜，淡菜蝦子湯，魚翅螃蟹羹，磨姑煨雞，醃鱸鮭魚肚，煨火腿，蒸魚皮鷄

汁羹，血粉湯，一品級湯飯碗，第二分二號五簋碗十件，鱖魚舌，匯熊掌，米糲猩唇猪腦，假豹胎蒸駝峯，梨片伴蒸果子，狸燕鹿尾，野雞片湯，風猪片子，風羊片子，兔肺姝房，第一品級湯飯碗，第三分細白羹碗十件，猪肚假江瑤鴨舌羹，雞筍粥，猪羹，芙蓉蛋，鵝肺掌羹，糟蒸鱖魚，假斑魚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魚肉片子湯，靈兒羹，一品級湯飯碗，第四分毛血盤二十件，饅炙哈爾巴小猪子油炸猪羊肉掛爐走油雞鵝鴨鵝臘猪雜什羊雞什燻毛猪羊肉白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雞鴨鵝百饅餛飩卷子十錦火燒梅花包子，第五分洋碟二十件，熱吃勸酒二十味，小桔果鮮果十徽卓，所謂滿漢席也。

三 建築

木材

古代洪荒乍開，林木之茂常見於紀載，易所謂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孟子所謂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林木之不勝用，可以概見。

洎乎開闢漸久，不得不以林虞之政防其窮。考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五曰材賁。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箱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其制可謂備矣。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月令曰，孟夏之月毋伐大樹。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晏子曰，山林之木衛鹿守之。（左傳昭二十年）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取之之禁也。

王制曰，木不中伐不鬻於市。此鬻之之禁也。

皇矣之詩，周人所以美文王也，其惡木也則刊除之以爲田宅，其良木也則養育之使之茂盛。古之時造林之政與用

材之方豈兩得之矣。

詩皇矣，作之屏之，其薑其鬻，脩之平之，其澶其樹，啓之辟之，其樞其榘，攘之馴之，其墜其柘。箋云，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斃刊除，而自居處。

又，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箋云，天既顯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管子書中關於培養林木之事尤頻頻道及。

管子權脩篇，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立政篇，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

八觀篇，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

荀子，王制篇，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春秋之世，林木猶所在多有。城濮之戰，晉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左傳僖二十八年）平陰之役，諸侯之師伐蓬門之莪，焚申池之竹木，孟莊子斬其楸以爲公琴。（襄十八年）慶氏之禍，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僖二十八年）

古人常有別樹木材以供己用者，其愛林木之風可以想見。

左傳襄四年，初季孫爲己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楨，季孫不御。

至於國有異難，則必以材木濟其困乏，使爲立宮室之備。齊之救衛也，歸公門材。（昭二年）鄭之大也，子產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昭十八年）由此可知材木爲建築物料中最重要部分也。

其有恣意斬伐者，則必敵國之暴行也。

左傳襄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隨者井墮木刊，鄭人怨之。

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蕪……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呂氏春秋懷寵篇，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古人不獨愛材木也，卽足資紀念之樹木亦皆有敬恭懷守之意。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曰：在桑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致之。左傳曰：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昭二年）斯其證矣。凡此又有羣林木爲神靈之意，居其背景。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建國久遠，則所樹之木崇隆鬱茂，自異其他，當時之人見喬木而不敢犯焉，久之則卽以喬木代表國家，此卽尊社稷而卽以社稷代表國家之義也，故孟子辭而闕之。

然惟爲天子則雖神靈之木亦當效其用，檀弓曰：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斬其

人。百祀之內百祀之祀也。正義曰必取惡木者，賀瑛云，君者德者幽顯，君存則人神均共祀，沒則靈祇等共哀飭也。

古者墓必有樹，此又古人重樹木之意所從表現也。

周禮家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正義云，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槲，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乖，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樹楊柳也。

按說文藥下云，藥木似欄，从木，總聲，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藥，士楊，據段注則賈疏藥草二字藥之誤也。左傳僖三十二年，公使謂之曰，中壽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

呂氏春秋安死篇，堯舜葬於穀林，通樹之。高注，通林以爲樹也。

曲禮曰，爲宮室不斫於丘木，故知墓木盡中屋材，而當世之人必有選以墓木充宮室之用者。古人雖知重林木，而薪蒸之用亦於是乎取焉，蓋唯取惡木，并去其枝條，故不傷樹也。

詩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枝。

七月，采荼薪柶。

車室，陟彼高岡，析其柞薪。

又其斫伐必於秋冬也。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古者用於建築之木類，由左列諸書而可知。

其最通用者蓋杞梓之類，尤以楚國所產爲饒富也。

左傳襄二十六年，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墨子公輸若，荆有長松文梓榲栌鸛章，宋無長木。

按詩定之方中，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作琴瑟，據鄭君之說雖曰此六木長大可伐以爲琴瑟，然亦統建築材料而言未必專指琴瑟，此證之左傳墨子而可揣知也。

又按說文曰，楚叢木也，一名荆，楚荆互稱，蓋以饒於林木得此國號，山川初奠之際，隨山刊木之餘，惟此南服，猶得保存洪荒喬木，故楚之先君若敖芟冒華路，權纒以啓山林也。

又按禹貢荊州厥貢種榦括柏，召南南有楛木，南有喬木，是皆南方饒大木之證，豈唯此也。南方之南字固從木，說文木艸木盛木亦然也，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無惑乎大木之出於南方也。

梓爲至良之木。

李時珍本艸綱目曰，按陸佃埤雅云，梓爲百木長，故呼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

朝廷以梓宮名棺也。羅願云，屋室有此木則餘材皆不震，其爲木王可知。其他則若梧桐。

孟子，今有場師，舍其梧楸，養其楓棘，則爲賤場師焉。

左傳，季孫樹六楨於蒲圃。

則若松柏。

詩閟宮，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柏有芻，路寢孔碩。

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處，松栴有榿，旅楹有闕，寢成孔安。

則若楸。

詩伐楸，坎坎伐楸，今，寘之河之干兮。

詩鶴鳴，樂彼之園，爰有樹楸。

古之工師在營構之前，尤以選材爲首務。左傳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孟子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而莊子記匠石之事尤深可玩味也。

呂氏春秋必已篇，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

次須量其大小以盡其用。

淮南主術訓，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楫，修者以爲櫓，短者以爲楫，楫楫，無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

凡工事始於木工，故匠之字从斤而材木之關重要可見也。

說文，匠木工也，从斤斤所以作器也。

書僉命，惟木從繩則正。

書梓材，若作梓材，既勸模斲，惟其塗丹雘。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府，一曰司木，天子之六工，一曰木工。

匠之治木欲其乾，故建屋不以生木。

管子經言，生棟覆屋，怨怒不及。

呂氏春秋別類篇，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木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德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淮南子作高陽應）

古代城垣

古代城垣之建築可於墨子備城門諸篇得其大概也。

城門之有縣門，左傳僖陽之戰已言之，然縣門不獨施於城，蓋亦施於壘也。

墨子備城門篇，備城門爲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門扇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無過二寸，壘中深丈五，廣比扇，壘長以力爲度，壘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孔孔之各爲二幕，一鑿而繫繩長四尺。

城門爲縣門，蓋若今關板之制。

左傳襄二十六年，門於師之梁，縣門發，殺九人焉。

左傳襄十年，僖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執之。

城門爲兩扇。

墨子迎敵兩篇，設守門，三人掌左闔，二人掌右闔，四人掌關。

墨子備穴篇，大城丈五爲闔門，廣四尺爲郭門，郭門直外爲衝，以兩木當門鑿开。

門闔爲備壘。

墨子備城門篇，門植關必環錮以銅金若鐵鑠之門關再重鑠之以鐵必堅。

城上有俾倪，有陞，有尉舍。

墨子備城門篇，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重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有樓。

墨子備城門篇，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字誤）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其上。又城上五十步一樓，樓視勇必重土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薪幕棧上出之以救外。

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易下高丈上九尺廣長各丈六尺皆爲竇。（王國運說：蓋皆誤）墨子駭令篇，門將并守他門，他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

城上有井。

墨子備城門篇，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

城上有積薪之所。

墨子備城門篇，五十步一方，方向必爲關衛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城外有壘。

墨子備城門篇，去城門五步大壘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泉，施賊其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

自城外之池以至於大城，有層次如左。

墨子旗幟篇，有大寇傳攻前池外庭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城鼓八舉六幟。城外之溝蓋築城所不可少者。

易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古之城皆有竇，意即後世之水關也。

左傳，襄二十六年，遂毀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

又哀十七年，復亡闔門竇竇，乃自後隴。

竇竇蓋一字。

左傳，襄三十年，晨自臺門之竇入。

古之築城也，其功力之分配時期之限制材料之輸送給養之備豫蓋皆有一定之法立於其先焉。

左傳，宣十三年，命尹鴛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饑糴，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又昭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晷饑糴，以令

放于諸侯……城三旬而畢。

呂氏春秋不屈篇，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槩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表撥以善隄望，若施者其操表撥者也。

墨子備城門篇，子曰：守城之法，必毀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所舉爲五挈。既成之後，且必有宴勞之禮焉。

左傳，襄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

古者築城爲國家大役，必因師旅成之，詩所謂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是也，不然亦集多致之人力以成之。

呂氏春秋開春篇，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番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番執其吏而囚之。

呂氏春秋制樂篇，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五日而地動……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衆以增圍城，其可以移之乎。

春秋所書興築之時不時，例不勝紀，此以見古人視城工之重也，其非時者。

莊二十六年夏，士爲城，繕以深其宮。

僖元年夏，邢遷于夷儀，諸侯成之，救患也。

僖十二年春，諸侯城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晝不時也。

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

說苑，晉平公春築臺，欽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

又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措種而慝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按臺與城同爲土工也。

其時者。

左傳，襄十三年冬，城防，晉學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隧

古代築隧之術蓋甚精，以其爲營葬所需也。

左傳，僖二十五年，請隧不許，曰：王章也。

築隧之術亦攻城所需也。

墨子備城門篇……嘗攻以隧，十萬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百五十步。

古代於闕地置隧之術蓋已講求，地道相通，中得容人，則殆已知爲圓拱之法。

左傳隱元年……君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而，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左傳襄二十一年，方闕地下冰而牀焉。

今按闕地下冰雖爲地不大，而其上能置牀，則必有載重爲空之法也。

古代雕飾

古建築之於牆垣也，以泥和草而墁之。書梓材云，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是也。爾雅云，墁謂之枋。說文云，枋所以塗也。則其所用之器械也。（段注引論語墁土之墁不可枋也，又引戰國策豫讓塗姓名入宮塗卽。）

其色則大抵爲白與黑也。

爾雅，地稱之墁，墁謂之墁。

周禮，守祿，其祿則守祿，墁之。

說文，墁白塗也。段注，以白物塗白之也……釋名曰，墁，亞也，亞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也。按謂塗白爲墁，因謂白土爲墁，古用歷灰，周禮其白盛之歷，注云，謂飾牆使白之歷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大灰云。

不獨塗牆，且塗地也。

說文，墀，搗地也，以巾擗之。段注，土部曰擗者塗地也，然則搗地卽塗地也，漢書揚雄傳曰，墀人亡則匠石駸斤而不敢妄駸。服虔曰，墀古之善塗墜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

說文，墀，塗地也，禮春子赤墀。段注，蓋出禮合文嘉之文，爾雅地謂之墀，然則惟天子以赤飾堂上而已。

彩繪之施於建築者，其色以丹爲最多，晉梓材惟其塗丹墀，（說文會作版）依說文，墀善丹也，春秋莊二十三年丹桓宮，墀是也。

古之廟飾尤盛，雕鏤繪畫之能事。

說文，克下云，象屋下刻木之形。

禮記玉藻，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注，山節刻槁廡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

左傳莊二十三年，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刻其楹。

雕繪之外，復有磨鑿之術。

禮記明堂位，刮楹。注，刮刮磨也。正義，以密石磨柱。

國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鑿之……天子之室，斲其椽而鑿之，加密石焉，諸侯鑿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其裝飾之材料出自遠方。

荀子王制篇，南海則有羽鬪齒草，會青丹于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注會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雋，丹于丹沙也，蓋一名丹，干讀爲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尙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之也。

秦之建築

咸陽

秦在春秋本爲邊鄙之國，文化獨後。小戎之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註一蓋其建築獨染西戎之風，而與中國異趣。觀商鞅之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註二則平民居室之狹陋又可知也。

註一 漢谷地理志，天水關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時云在其板屋。

註二 見史記商君傳。

至穆公而秦之武功文化始稍彰顯，而斯時建築之術乃突見精進。所以然者，稱霸西戎，拓地致材，復與殊域之文化新相接觸，遂使中古以後之建築風格於此植其基也。

三輔黃圖，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

商鞅之變法必自立新都始，而立新都必改革建築制度也，故於令行威立之後即建咸陽宮室，咸陽宮室蓋秦之統一事業之始基也。

史記商君傳，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

索隱，冀闕卽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

據三輔黃圖則孝公之咸陽建築至惠文王猶未完成。

三輔黃圖序，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宮三百。

據漢書所載，秦始皇以前之舊建築有左列諸處。

地理志，鄠有費陽宮，秦文王起。東方朔傳作倍陽。

又盤屋有長楊宮有射熊館，秦昭王起。

按三輔黃圖長陽宮本秦舊宮，漢修飾之以備行幸。

又美陽有高泉宮，秦宣太后起也。

又雍有象泉宮，孝公起，所年宮，惠公起，咸陽宮，昭王起。

又陳倉有羽陽宮，秦武王起也。

又饒有饒宮，秦宣太后起。

其載於三輔黃圖者。

西垂宮，文公元年居西垂宮。

平陽封宮，武公元年代彭戲民至於華山下，居於平陽封宮。

秦始皇之建築

列國建築，夙尚不齊。始皇既逐漸吞併諸國，遂會合各種風格以擴充其咸陽之新建築。蓋至是而集中而統一，其偉大精麗非復往時列國所能及。咸陽建築遂為當時宇內之冠。商鞅啓之而始皇漸之以成之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集解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正義，今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集解徐廣曰，在高陵縣，正義，今岐州雍縣東）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正義周記云，北至九畹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至河西至渭之交，東西八百里，殿宮別館相望屬也。木衣綉，土被朱紫，宮人不徒，即年忘歸，猶不能迴也。）所得諸侯美人鑼鼓以充入之。（正義，三輔舊事云，始皇畏河以為深東門，表并以為深西門，中外殿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行於天。）

按咸陽有諸侯宮室，於瓦當文字中可以求顯證。關中金石記，「秦瓦當字一曰衛二曰蘭池宮當，長安志又有瓦字瓦，云秦作六國宮室於咸陽北坂用國號別之，故當時衛最後亡，此瓦應即其時造也。」

三輔舊事（要書輯本，據初學記及平字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查引）初秦都渭北渭南作南樂宮，橋通二宮之間，表河

以爲秦東門，表沂以爲秦西門，二門相去八百里，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漢都渭南，開北闕以臨渭，渭北則陵廟所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繡帳綺帷，木衣繡繡，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縣，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御覽一七八引王子年拾遺記曰：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桂，鄗水龍沙，賁都朱泥，雲崗素朱，東得葱嶺錦栢，縹樾龍松，塞河星柘，西得漏海浮舍，狼瀾羽壁，滌障霞桑，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杞，襄流黑魄，暗海香瓊，珍異是集，有二人皆騰虛潑水，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興工，至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又云：二臺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

其所以能如此者，一以遷移諸國人民於關中，名匠巧工得以會萃於一地，二以蜀荆二地素出美材，秦皆得之，取之不竭，自褒斜以達咸陽，運致亦便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又三十五年，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

關於咸陽宮室之位置，猶可試於史乘遺文中求之。

咸陽宮。（蓋咸陽之正朝）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始置酒咸陽宮。

甘泉宮。

史記秦始皇本紀，十年復居甘泉宮。集解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

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爲名。

信宮。（宮又可通甘泉前殿。三輔黃圖云信宮亦曰咸陽宮。）

章臺。

上林。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名信宮爲極廟，象天極。（索隱，爲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曰，中宮

爲天極是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集解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正義應劭曰，甬於甌道外築牆，天子

於中存外人不見。）自咸陽屬之。

鴻臺。

三輔黃圖，鴻臺，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

步壽宮。

三輔黃圖，秦亦有步壽，今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有步壽宮耳。

梁山宮。

漢書地理志，好時有梁山宮，秦始皇起。王氏補注，梁山宮見始皇紀。三秦記，梁山宮城皆文石，名織錦城。

興樂宮。

三輔黃圖，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餘里。

宮殿之以多爲貴，此蓋自秦始皇始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乃命咸陽之旁三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過。

其新造之尤大者則曰朝宮。

三輔黃圖，朝宮，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曰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

乃營朝宮於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鑄鑪，高三

丈，鑄小者皆千石也。銷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宮門。（原注三輔黃圖云鎬金狄人立阿房殿前。）

曰阿房。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除道通九原抵雲陽，鑿山堙谷直道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

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

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開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絕漢抵營室也。（秦臣謂爲復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星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梁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日闕道。）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棹。

三輔黃圖，阿房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盤道相屬，開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原註磁石門乃阿房北四門也，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今四夷朝者有懸甲鐵刃入門而脊止以示神，亦曰却胡門。）

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萬人，又鑄銅人十二於宮前。漢書賈山傳，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阿房宮之取義有數說，一說以其去咸陽近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卽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

一說以其四阿旁廣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阿房後爲宮名。

一說以其高若於阿上爲房也。

漢書賈山傳注，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房字或作旁。總之，從其命名之義可以想見其宏偉之觀也。阿房爲後世帝王之鑒戒，因此亦爲多數傳說所集中，詩人發爲詠歌，畫家傳於圖繪，雖爲項羽入關之兵所燬，而爲人所懷念，乃愈篤也。（見附錄）

自史家之眼光觀之，阿房宮在建築史之價值略如左述。

其一，阿房以前凡誇宮室之美率在其結構之精，（如傾宮旋室）材質之美，（如瑤臺）姿勢之秀，（如斯千所帶）刻畫之工，（如丹楹刻欄）從未有如阿房之以廣大宏偉見長者。

其二，史記稱鑄銅人十二於宮前，此語又含有最深之意義也，上古建築物之裝飾，吾人苦無所知，即阿房宮本身之裝飾，史文亦甚簡略。然就此語而推測之，則阿房宮殆爲採用人體造象之第一建築物也。上古之雕刻圖案，今所知止於山節藻梲，西漢代則據魯靈光殿賦之文知有胡人之象刻於楹間，蓋自阿房以後始以人體圖案普遍應用於建築也。三輔舊事云，鑄金狄人立阿房殿前。三輔黃圖又引英雄記云，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水經注四，秦穆始皇二

十六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爲營辟，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晉銘其陶云，皇帝二十六年初統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奪也。故衛恒殺象曰，秦之李斯號爲工察，諸山皆及銅人銘皆斯奪也，漢自阿房德之未央宮前，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統天下文，使尚

方工備誠所夢，獨人骨文，後晉卓暨其九爲鑑，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歸，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臣鄴宮，吞堅又徙之長安，暨二爲鑑，其一未至而吞堅亂，百姓推臣陝北河中，於是金狄誠。是其以稀見之人型爲圖案之藍本，漢人刻胡象之風由此而起，更無可疑矣。（左傳釋萬鐘鼎象物，就三代遺物觀之，以異物爲器物紋飾，實爲古代習俗，特以整個人型爲建築裝飾必托始於秦也。）

其三，阿房宮之面積，史記稱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漢書稱東西五里南北千步，三輔舊事稱東西五里南北千步，雖互有不同，而東西闊而南北短，則一，由此可知阿房宮之形式實可確定爲長方橫置之形也。所以然者，阿房據南山以爲基，因高而成，層累而上，故徑短而橫闊也。

其離宮之散在他處者不可勝數。

史記秦始皇本紀，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畧不移徙。

舉其一二。

三輔黃圖，或作驪山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爲徵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遂逢蘭池。

又鍾宮在鄠縣東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銷爲鍾鐻，此或其處也。

其爲始皇以後所造者。

三輔黃圖，雲閣二世所造，起雲閣欲與南山齊。

又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道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以爲宮名。

又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

圓山

史記記驪山墓制有羨門之文，註一此與古之隧制大足相發明，古代已能爲圓拱之工程。至此乃得左證矣。按檀弓注夾羨道爲位，釋文羨車道也，是羨有徑道之義。察其所以，蓋羨延一聲之轉，周禮玉人璧羨度尺注直以延訓羨，而鄭司農注與瑞亦云羨長也，凡長道卽謂之羨，或謂之延，註二墓道曰羨曰延，其長可知，惟其長也則必爲圓拱又可知。

註一 吳同亦見吳越春秋。

御覽九一六引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王伐楚與夫人及女會燕，食燕魚，王嘗牛以與女，女怨曰，王食我燕魚以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因圓瘞之，葬於郢西昌門，瘞地爲女墳，積土爲山，文石爲郭，金鼎玉杯，楨杵漆棺之寶皆以送女，乃不腐白如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視之，遂使與俱入吳門，因葬之以送死。

註二 後漢會稽傳注，延，今入墓道也，文選楊仲武諫注亦云延，墓徑也。

又按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注，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太玄羨於徽注亦云羨邪也。則羨有圓而徽橢

之勢，以狀墓道之圓拱，蓋確乎有合，此又由羨之字義可以推定隱制者也。

驪山之工程最足令人驚異不置者，乃機械之應用也，槓弓有公輸般請以機變之文，秦漢間人度必恆有此觀念，是以傳說甚多。始皇以一統帝王之威力，曾集天下名工巧匠，竭其技巧，事固宜有之也。

就史記所言而考索之，驪山工程中之最可注意者，其一爲防禦工程，以防異日之發掘者，關於此點後來傳說中例證甚繁。

其一爲游觀之工程，以機械作用摹擬天然現象，所謂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也。秦漢以來之建築術實充滿摹擬自然之意義，觀於西漢之太液漸臺，班固稱爲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巒嶽，張衡稱爲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蕊蒸而駢羅。正所謂下具地理。刻石以象牽牛織女，張衡稱爲昆明靈沼，鼎水玄址，牽牛立其右，織女立其左，則正所謂上具天文。降及近代，園林建築，靡不以逼近自然爲美。驪山工程殆其開端也。秦代之摹擬自然思想不獨施於陵墓，其阿房復道所謂象天極絕漢抵營室則亦施於宮室也。

漢書賈山傳，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鑄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爲葬葬之侈至於此。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卽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錮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

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盡皆知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關中記：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上諸山。又引皇覽：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御覽五百六十引皇覽冢墓記又曰：秦始皇冢在驪山，古之驪戎國，今之豐所也。晉獻公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徙七十萬餘人，穿池洞三泉而致椁，宮觀奇器珍怪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機弩，人有近穴，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爲鳥鶴，機關轉相輪終而復始，上具畫天文，以人魚膏爲燈，度久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工匠知之，殺工匠於藏中，因閉羨門，覆土樹草以像山，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後，牧羊兒亡羊入藏中，持火炤羊，燔其椁，後賊遂取其銅。御覽五百五十九引潘岳關中記曰：秦始皇陵，上驪山之北，高數十丈，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界，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也，其用功力或隱而不見者，驪山泉本北流者，皆跛障使西流，又此無大石，運取於渭北渭山，故其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鈎。

漢書楚元王傳：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注李奇曰：中爲游館之觀也，師古曰：多泉石作椁於中，以爲離宮別館也。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鳥雁，珍寶之藏，

機械之變，積榑之厲，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鑿工匠計，以萬數。

三輔舊事（勿引）：秦始皇葬驪山，起高陵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星，以明珠爲月，中多文貝。

不獨此也，後來刻石獸以表墓，其風亦始於此也。

黃圖：青梧觀在五柞宮之西，觀亦有之，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鴈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

夫秦之建築既如此之偉大，乃項羽兵至，火焚咸陽，三月不滅，遂使歷年之績悉付煨燼，千載之下，僅得於故籍遺文，追想其盛，唏其惜矣。然漢興因秦之基址，踵事增華，雖未能復其原狀，然其所因者固猶有可尋也。

漢黃圖諸書所載，如漢之長樂宮則秦興樂宮也，上林苑則秦舊苑也，其諸離宮若甘泉宜春之屬，則因襲尤多，是秦之建築遺規固未能視為全然泯沒也。

時

秦之建築足以代表其特殊文化思想者，其惟時乎。

漢書郊祀志：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鐘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隕，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

時字不見於古經典，按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郊祀志亦云，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沈欽韓說以爲卽禮經之郊兆，小宗伯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是也。基址祭地，明其不屋，蓋累土而表之以爲祭祀之所，古之社秦漢之封禪皆卽此物此志。凡古民族之祭神皆於高處或累土或表木或建石，其義一也。顏師古注時時云，時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爲一土封也，尤爲明白矣。此制獨傳於秦而漢襲之，知秦所存之古文物制度較他國爲多。

漢晉郊祀志，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作鄒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先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鄒時作伏祠，獾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依是以觀，則秦之爲時，本古之遺風，及秦漢之際五德五帝之說假之以行，降至於漢因而不改。

漢晉郊祀志，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

長城

長城者古板築術之擴充，蓋自春秋而後，日尋干戈，建築藝術與軍事知識始有並行相倚之勢。觀趙氏晉陽之宮以側爲柱，卒賴以用爲兵器，卽一事可概其餘。若夫城守之備，尤爲建國者所不可缺。墨子諸篇言之詳矣。胡人騎術既入中國，突騎縱橫，非復阡陌溝洫所能限制，於是長城之需要興焉。戰國之際燕趙皆瀕於匈奴，故二國皆有長城，而齊亦仿爲之。

日知錄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闔，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原注，今長清縣）有長城，至京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徑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原注，今鄭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河南郡卷（原注，詳侯世宗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城所置垣城也。）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靈縣東至瀨水，達汝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原注，又越世宗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鄭州內鄭縣東七十五里，南入潁水，北連夏竒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靈王作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華夏，號爲方城。）

此塞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原注，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非也，武宣王時始有雲中，正義曰，此長城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相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魏城縣界，相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長安等州。）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宣王五城在朔州管陽縣北，按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者，祖駿考，松溪互嶺，東西無極，蓋趙武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原注，案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絕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關爲塞。（原注，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陰爲長城，其山中斷，兩壁俱峻，俗名爲高關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原注，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歸州。）至襄平。（原注，案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

至於始皇乃循其故有之迹而加以恢廓。始皇既定海內之七年，然後起臨洮屬遼東，築連縣不斷之長城，以爲胡夏之大防，蓋傾國之力所萃，宜乎爲古今惟一之大工作矣。

水經注，始皇三十三年，（全祖望據史記年表校改，元作二十四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開南越

地，盜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嗃用餽，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甃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

日知錄，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秦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河之遙陽，東行終利貫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秦隱曰，薛林云，去長安千

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秦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

帝更名五原，雲陽縣屬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

里。）因邊山險望豁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隱曰，韋昭曰，臨洮屬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

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逡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原注，北假

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曰，北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

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蔚州懷德縣，漢卷王莽傳云，五原北假骨壤殖穀。）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

始皇以後歷代迭有增修，今之長城則已非復秦舊矣。

日知錄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

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

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原注，北史作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

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榆嶺北至社千成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原注，通鑑註此長城蓋起於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北。）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原注，通鑑註幽州夏口即唐庸下口也，幽州軍都護西北有居庸關。）先是自西河總秦成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成，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成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斷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迺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踏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修築長城之事也。

溝渠

溝渠之工其亦至秦而始恢拓者也。秦得蜀而後木材丹漆用之不竭，蜀之地利實賴李冰之開渠，此又建築之與溝渠相爲依倚者也。

秦之隆蜀渠是爲其溝渠政策之始，事在昭王得蜀之後。

風俗通義，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

史記河渠書，於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繼之者則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上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併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史祿渠。

輿地紀勝一百三，昔秦始皇南成五嶺，史祿於湘源上流灑水一派鑿渠，渠內置斗門三十六所，每舟至一斗門，則復闌之，俟水積舟以西漸進，故能循崖而上，達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名曰靈渠。唐志在理定縣，云靈渠引灑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寶歷初，觀察李勣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廢。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隄，亘四十里，植大木爲斗門，至十八重，乃通舟。

馳道

關於始皇之築馳道，亦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始皇長駕遠馭，囊括宇內，所恃者惟便捷之交通。其情況正如後來蒙古

帝國驛站之制，郡國之間有馳道，則有郵亭，郡邑之內有馳道，則有整齊之屋宇，其於建築之關係亦非淺鮮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者今之中道然。

漢書賈山傳曰，秦爲馳道於天下，京虜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附錄

清河書畫坊阿房宮殿一卷，南唐周文矩筆，今藏震澤王氏，樹石茂密，人物古雅，前後界畫樓閣尤精細，迥出恕先避尊宮殿上，乃是倣效唐人之作，誠絕品云。（阿房宮樓始於尹懋昭氏至衛賢而大信云。）

董道畫阿房宮圖云，宣徽南院使馮當世得阿房宮圖，見謂絕藝。紹聖三年，其子翊官河朔，搢以示予，考之此殆唐世善工所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還自有所出哉。將發於心匠者能自到前人規矩地耶。然結構密緻，善於位置，屋木石礎皆有尺度可求，無毫髮遺恨處，信全於技者也。……具制作恢崇麗廣，宜後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圖雖極工力，不能備寫其制。至於圍繞驪山，架谷凌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爲掩覆，與史所書異矣。此疑爲後宮備遊幸者也。杜牧賦阿房謂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鉤心鬥角，釘頭磷磷，瓦縫參差，與此圖相合，彷彿可以見也。豈敢得見圖像而賦之耶。（廣川書跋）

秦之建築發展表

平王元年 初立西時祠白帝

平王十五年 作邱時

平王二十年 作祠陳寶

平王二十四年 初作伏祠

平王二十九年 作密時

宣公二年 穆公即位

宣公五年 蜀人來賂

宣公八年 楚人來賂

宣公十一年 義渠來賂

宣公十四年 晉人楚人來賂

宣公十八年 壁阿旁伐大荔補龐戲城

宣公二十六年 左庶長城南鄭

宣公三十五年 伐義渠虜其王

宣公三十九年 作上下時

威烈王十一年

威烈王十八年

安王十九年

威烈王十七年

威烈王十八年

威烈王十九年

威烈王二十六年

威烈王三十九年

威烈王三十八年

威烈王三十九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威烈王四十二年

掃應城城籍姑

望洛城重泉

城襟陽

衛公孫鞅爲大良造（大築冀闕當在此時）

城商臺

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令爲田開阡陌

城武城天子致伯

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

義渠君爲臣

初臘會龍門

王北游戎地至河上

滅蜀

蜀反司馬錯往定蜀（李冰鑿離堆蓋亦在此時）

取西周

昭王五十二年

中國社會史材料彙鈔 甲集

莊襄王元年

取東周

始皇帝元年

作鄜國渠

始皇帝十七年

滅韓

始皇帝十九年

滅趙

始皇帝二十二年

滅魏

始皇帝二十四年

滅楚

始皇帝二十五年

滅燕

始皇帝二十六年

滅齊立為皇帝

始皇帝二十七年

分三十六郡

始皇帝二十八年

為阿房宮太極廟治馳道之琅瑯

始皇帝二十九年

之琅瑯

始皇帝三十二年

之碣石

始皇帝三十三年

築長城

始皇帝三十五年

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始皇帝三十七年

之會稽瑯琊

二世元年

爲兔園執阿房宮

漢長安規制

長安街市之宏闊，證以三輔決錄知班固張衡二賦之非虛也。

玉海一百七十三引三輔決錄，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達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三途同闢，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

班固西都賦，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布開場，貨別墜分。人不得輿，車不得旋。闐城盜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遮。

張衡西京賦，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廡里端直，甍宇齊平。

三輔黃圖，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上闊九尺，雉高三坂，周四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

漢舊儀，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堅如石，水泉深二十餘丈，樹宜槐與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遠，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

與街相直。

漢時最大之城，居民蓋不過十萬戶。高五王傳，主父偃言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是京師會不及此致，據地理志會長安戶八萬餘也。）然長安人物殷富，亦可於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中見其大概。

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纒，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宮博士七千餘人，中廡則駢聯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二萬，而馬十之，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

漢代街市

大道曰街，小巷曰巷，或曰里。街有亭，里有門。

御覽一百九十五引風俗通，京師有長壽街萬歲街上馬街，若此非一街者，携也，離也，四出之路，携離而別。

御覽一百九十五引漢官典職，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

說文闕字下云，里門也。

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

街有彈室。

周禮地官里宰注，若今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

街之旁有溝。

漢書劉屈氂傳，血流入溝中。注師古曰，溝街衙之旁通水者也。

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上也。

漢之店市

漢時店市蓋聚列一處者。長安有九市，市有樓。

西都賦注引漢宮闕疏，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

三輔黃圖，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二十六步。

御覽一百九十一引宮闕記，市樓皆重屋。

後漢書費長房傳，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買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

有市亭。

周禮司市，以次敘分地。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

漢劉歆，張平子西京賦，廓開九市，通閭帶闔，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注漢宮闕疏曰……（已見

前。）史記褚先生曰，臣為郎與方士會旗亭下。

有為小屋以賣物者則謂之賈區。

掌市之官，屬於京兆尹。漢書百官表，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令及長安市長。（市令分東西，見食貨志貨殖傳。）

其諸郡國亦皆有市長。（見唐六典注。）

鄉官之中，亦有市衛夫。（見何武傳。）

掌市之官謂之市吏。市吏日與商人相接，則受賄作姦恆不能免。尹翁歸傳言，翁歸為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

漢之官寺

官寺必有正堂，即六朝之鴻臚，近代之大堂也。

漢書曹參傳，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時參為齊國丞相。）

後漢書章帝紀，幸元氏，祠光武廟，宗於縣舍正堂。

至東漢已稱廳。

論衛追虎篇，會稽東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

官寺門前必有建鼓，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

漢書何並傳，至寺門拔刀劍其建鼓。注師古曰，建鼓一名植鼓。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

田延年傳，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注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放鳴鼓也。

周禮夏官注，若今時上變事擊鼓。又若今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

初學記十引纂要，施於府寺者曰朝哺鼓。

應監有圖畫。

後漢書地理志引應劭漢官尹正也，郡府廳事壁諸尹畫贊，擊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甚得逾事之實，後人是瞻，足以勸懼。

官寺門外有更衣處。

周禮行人，掌逆次於舍門外，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舉漢法以况之。

官寺有更舍。

漢書曹參傳，相舍後園近更舍，更舍日飲歌呼。

論衛詰衛篇，府廷之內更舍比屬。

後來官舍蓋不必本官始得居之。

後漢書張湛傳，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注：候舍蓋候之所居。

京師官寺可居眷屬。

漢書董賢傳，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所居官舍。

後漢書趙岐傳，生於御史臺，字曰臺卿。

丞相御史所居謂之府。

漢書趙廣漢傳，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

丞相府中聽事謂之殿。

黃霸傳，先上殿。注：師古曰，丞相所坐屋。

周禮聚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竊證禮志注應劭曰，國每有大禮，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也。

卒。）

通典職官典引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

諸官寺惟丞相御史府制度特異。

玉海一百六十六引漢舊儀，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門無塾，門用梓板，不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文獻通考官制考，丞相府門無闕，不設鈴。言其大開無節制也。

御覽二百四引漢舊儀，丞相車兩黑轎，騎者衣絳，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隸不拜，朝市不臣也。聽事闕曰黃闕，無鐘鈴。

將軍所居謂之幕府。

漢書傳喜傳，以故高安侯幕府賜喜。（高安侯喜，嘗爲大司馬衛將軍也。）

張放傳，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幕府。

靈光傳，中二千石治幕府家上。

郡縣所治稱府稱廷。

漢書趙廣漢傳，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

田儼傳，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注師古曰，廷，縣廷之中也。

縣治前有華表。

尹賞傳注，如瀆曰，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

京漢郡國有郡宮。

後漢許揚傳，晨於郡宮爲揚起廟。

漢之平民居宅

漢時平民所居屋，皆爲三間，謂之一堂。

漢書朝錯傳，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注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縑布絲帛，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

按古語以室爲內，韓非內儲說下，燕人季季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

民居亦有起高樓臨街者。

御覽九百十一引淮南畢萬術，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藉博其上，游俠相隨，行於樓下……

富家有餘屋則以賃人。

後漢書梁鴻傳，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

漢之郵亭

漢制五里一郵，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郵亭者所以便行旅往來，兼爲鄉官治所。

漢書藝文志，十里一亭，亭長候。五里一郵，亭間相去二里半。

御覽一百九十四引風俗通，議秦春秋國語，靈有爲望，謂今亭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有亭留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訟，吏留辦處，勿失其正也。

周禮遺人，十里有廡，三十里有宿。注：廡若今野候，徒有廡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疏：此舉漢法以况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廡舍，與廡相似。漢法十里有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爲況也。

按亭制起於漢以前，墨子備城門篇，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閤門，兩屬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

亭有居舍如今之官舍。有城池如今之村堡。有人民如今之鎮集。在城旁者曰都亭。在城門者曰旗亭。

日知錄曰：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原注：風俗通曰：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

鄭康成周禮遺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徒亭他所。而漢書注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是也。又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原注：今福建廣

寧巡檢皆有城。）韓非子：吳起爲魏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傳：歸國未有第宅，寄

居邱亭。袁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傳：見畜市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公孫瓚傳：卒逢鮮卑數百騎，乃退入空亭。是也。（原注：漢宣格其說成信，信亡職上林中，宣使郎令將吏卒闖入上林中，燬蓋門攻亭，燒殿，信是上林中亦有亭也。）又

必有人民如今之鎮集。漢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謂之下亭。風俗通：鮑宣州故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郡亭則如今

之四廂。司馬相如往臨邛舍郡亭。嚴延年毋止郡亭不肯入府。何並斬王林卿奴頭並所剝建鼓置郡亭下。陳王寵有弮弩發于張出軍郡亭。會稽太守尹興使陸績於郡亭賦民餼粥。酒泉龐娥刺殺管人於郡亭。孫權出郡亭以候邢貞是也。京師亦有郡亭。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郡亭。竇武召會北軍五校士屯郡亭。何進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郡亭。王喬爲葉令，帝迎取其鼓置郡亭下是也。蔡質漢舊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史記三代世家褚先生言與方士孝功會旗亭下是也。後代則但有郵亭驛亭之名而失古者度地居民之義矣。

(原注晉書載卮言謂入郵拜廟，至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遂怒斫皮燒客而去，是晉時尙有亭也。)

按洛陽旗亭遺址至北魏時尙存。

伽藍記，建陽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

凡郵亭必高出道上以便遠望，有華表以爲標識。

漢書尹賞傳注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

縣所治夷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碑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

說文，桓亭，郵表也。桓，弓注，四植謂之桓。

御覽二百九十七引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桔槔，大路交符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焉，今函京謂之交午柱。

亭必有樓，以供止宿。

風俗通言，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郡侍奉掾宜祿鄧奇趨至樓下云云。

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

廣記一百二十七引還冤錄，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一女從樓下出。

亭門旁有塾。

御覽一百八十五引袁瓌漢記，趙孝爲郎，每告歸往來，常白衣步擔過道上鄧亭，但稱晝生，寄止於亭門塾。

亭旁有飲食處謂之廚。

漢書王莽傳，不持者廚傳勿舍。（注師古曰，唐道旁飲食處傳置廚之舍。）

亭得畜雞豚。

黃瓚傳，使鄧亭鄉官皆畜雞豚。（注師古曰，鄧行舍會謂傳送文舍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亭與民居相連接。

論衡語術篇，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

亭壁畫鳥。

御覽九百二十引風俗通，秦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棠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鳥啞。

昭，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賜餼二百萬，令亭壁悉畫鳥。

漢之學校

漢時學校謂之學官，郡國皆有之。京師則謂之太學。

漢書文翁傳，修起學官。

儒林傳，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何武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注云：學官，學舍。）文獻通考引徐氏曰：按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御覽五百三十四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南去隄三百步，起國學於郭內之西南，爲博士之官，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爲射宮門。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肄射於此中，北之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北之東爲常滿倉，倉之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筆曆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論議槐下，其東爲太學官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盜究理詞訟，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弟儔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京師太學容數千人。

漢書鮑宣傳言，王咸舉幡太學下，諸生會者千餘人。

儒林傳言，增弟子員三千人。

學生之擄養者，則寄宿於民居。

王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饜吉云云。

王章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

漢代之邸

漢時諸郡國皆有邸在京師。如近時之會館。

漢書朱買臣傳，常從會稽守邸者寄民飯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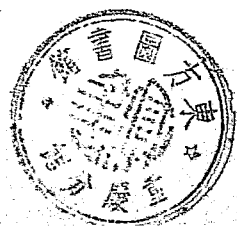
文帝紀，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注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

登光傳，羣臣送昌邑邸。

郡邸由郡人自經理之。

後漢書史弼傳，魏劭與同郡人賈郡邸行賂於侯覽。注，郡邸者今之寺邸。

京師以外郡縣亦各有邸。



水經注二十一，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文字剝落不可悉識，其略曰：惟茲陳國故曰淮陽郡……王君清惠著聞，爲百姓畏愛，求賢養士千有餘人，賜與田宅吏金，自捐俸貸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騏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

其待外國者，則謂之蠻夷邸。在藁街。

漢書陳湯傳，宜惡頭藁街蠻夷邸間。注師古曰：藁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

邸之事務屬於大鴻臚。

百官表，大鴻臚有郡邸長丞。注師古曰：主諸郡邸之在京者也。

邸有獄。

宣帝紀，帝爲皇曾孫時，收繫郡邸獄。注師古曰：檢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漢之宮殿

漢時宮殿建築，蓋頗與近代不同，隨事述之如左。

殿四面爲楹。

後漢書禮志，當京殿。注，人君爲殿屋也。疏曰：漢時殿屋四向流水。

周禮匠人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疏曰，燕禮云，設洗當東霑，則此四阿四霑者也。

宮與宮之間連之以複道。複道之制蓋如走廊而宏大過之。

御覽一百八十一引漢官典職，南北宮相去七里，中間作大屋複道三行，天子秦行中央，臺官從左右。

案御覽五百三十四引黃圖云，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是尋常房屋由彼至此無走廊以通之也。

三輔黃圖，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殿中爲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葺道以上下。

殿庭中以漆塗地，爲赤色或黑色。

御覽一百八十五引漢官典職，以丹漆地，故曰丹堦。

西郡賦，玄堦砌卸，玉階彤庭。

按塗地爲古代飾屋之法，說文灑下云，堦地也。以巾擗之，从巾。段注，塗地以巾接而摩之，如今之擦漆。

凡砌一面爲階級，一面爲陵陀勢。

西郡賦，左堦右平。注云，平者以文堦相亞次也。堦者爲階級也。

砌上加以鍍金之冒。

漢書外戚傳，居昭陽舍，其中庭塗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

壁中露出橫木，因以金珠寶石飾之謂之壁帶。

外戚傳，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注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
往以金為缸，若車缸之形也，其缸中著玉璧明珠翠羽。

殿屋正中頂上之飾曰藻井。

西京賦，帶劍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注云，藻井當棟中夾木方為之如井幹也。又引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
者窠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

門首之環，以金銀為之，謂之金鋪銀鋪。

長門賦，擗玉戶以撼金鋪兮。五臣注，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環以貫瑱。故撼搖有聲。

景初殿賦，青鋪銀鋪。李善注，以銀為鋪首也。

漢書哀帝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藝文類聚七十四引風俗通云，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般見水上蠶，謂之曰，開汝匣。見汝形，蠶適出頭，般以
足蠶圍之，蠶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周密也。

說文，鋪者門掩首也。段注，掩各本作鋪，倣舞賦李注正。手部曰，搯，搯持也，搯持者，古者著門為羸形，謂之椒圖，

是曰鋪首，以金為之則曰金鋪，以青畫瑣文鏤中則曰青瑣，見西京蜀都賦注。

椀頭飾以金璧。

西都賦，裁金璧以飾椀。注韋昭曰，裁金爲璧，以當椀頭。

柱亦飾以珠玉。

御覽一百八十七引漢官典職，德陽殿柱皆金，刻鏤作金，宮掖之好，奇禽萬巧，側以丹青，翡翠竟柱，搆以水精，一柱三帶，輜以赤纁。

殿中畫厨多嵌琉璃，其製蓋卽今之玻璃也。

御覽八百八引漢武故事，武帝好神仙，起祠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

又引西京雜記，昭陽殿窗戶扇多是綠琉璃，皆通明毛髮不得藏焉。

按後魏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礮於京師鑄之。顏注西域傳流離下云，今俗所用皆消治石汁加以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又世說稱奮長風，在晉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是漢以後通行製玻璃之法。

北史何稠傳，隋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

續繁露，中國所鑄琉璃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燕酒，隨手破裂，來自海舶，製差模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

殿中門戶牆壁皆有彩畫。

漢書楊敞傳，上觀西閣上畫人。

霍光傳，止畫室中不入。

廣川惠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又云，前畫工畫望卿舍云云。

蔡質漢官典職，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畫古烈士，宣行畫讀云云。

漢之第宅

列侯公卿在京師所居謂之第，以近北闕者爲尊。

漢書夏侯嬰傳，乃賜嬰北第第一。（注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門之第，嬰最第一也，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凡第皆當大道，不由里門。

初學記二十四引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

第宅有正門，有東閤，有後閤。

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閤以延賢人。注師古曰，閤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

朱雲傳，薛宣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

陳遵傳，母乃令從後閣出去。

第宅有東西廂。

楊敞傳，敞夫人遠從東廂謂敞云云。

有更衣在客坐之側。

楊敞傳，延年起至更衣，法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

富民第宅競園池之勝。

御覽一百九十七引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童八九百人，於邛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礮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鷄鵝紫鴛鴦鹿牛青兕奇禽怪獸積其間，聚沙爲湖，激水爲波湖，其中江鷗海鶴乳雞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

漢之軍壘

軍壘有軍門，門以內主將所居曰中營。

漢書周亞夫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備。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

軍門謂之壘門，立兩旌爲之。

周禮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爲之。

軍壘有亭榭。

甘延壽傳，嘗超躡羽林亭榭。

軍壘之垣甚厚，可容小室。

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法師古曰：坐賈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

屋之類。

漢之城闕

城門謂之闕，（蓋道之門亦曰闕。）其上有綵畫。

御覽七百七十九引崔豹古今注，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

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示四方，蒼龍白虎玄武朱雀並畫其形。城門上有樓，謂之譙樓。

漢書陳勝傳，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注晉灼曰，譙門義同，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呼美里之樓爲譙門，口亦呼爲樓。

城門上設兵器。

周禮掌固注，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云，漢時城郭門守器所飾，亦若今城郭旁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

城隅及闕上有屏，謂之浮思。

禮記玉藻注，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疏云，按周禮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矣。

按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漢書文帝紀，未央宮闕采豆矣。注師古曰，采思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采思然。

按魏晉時郡國廳前猶有之，古今注漢西京采思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匈奴建築

匈奴以旃帳爲居，號曰穹廡。

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廡臥。注師古曰，穹廡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廡。

輿地記，匈奴織柳爲室，旃席爲蓋。

匈奴城市之制，尤有可考者。

陳湯傳，朔日前至郅都城，都積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五采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譁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圍來。百餘騎馳傳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道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開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鼓弩爲後，叩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古建築遺迹

古建築保存者如孔子宅，至魯恭王時始壞，而魯恭王靈光殿，晉時猶存。國史異纂云，唐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

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王羲之告誓文真跡。

至漢代建築之留貽後代者，有如梁繼漫志所記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緯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歸然獨存……紹興丙辰高宗嘗大成之殿賜之，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瓦數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王同軌耳談類增云，廬山之麓太平寺鐘鼓樓，建自隋唐，其制整夾牕如方井，中開二門，而上下疊蟠以登，皆有窗通明，至易簡而至巧，較之作塔僅費十一耳，故巧匠莫如古，其撞木爲樓以貯鐘鼓，今廢，獨其磬砌存。

魏晉之宮殿

帝王宮闕之壯麗，自漢以後有加無已，初不以干戈鏖攘而形其殺，就史乘觀之，尤以魏明帝爲好治宮室，於建築技術上必大有發明，惜史言之不詳耳。

通鑑魏紀七十三，帝好土功，旣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大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

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澗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閣，鑿崦合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碓百戲。

又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

林園西北阪，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按馬鈞《魏志》有傳，實魏晉間一大工藝家也，胡三省《通鑑注》引傅子曰：「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腕繩劍縲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鬥靈，變巧百端。」

水經注卷十，魏明帝置銅甍諸獸于閭閻南街。陸機云：「甍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水西（穀水）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其方十四丈，自金露柱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開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地壁悉梁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

西晉之宮殿制作亦臻上乘。

晉書武帝紀，營太廟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鑿以百物，綴以明珠。

魏晉之亭制

其時猶間存亭傳之制。

魏志杜襲傳注引魏降（孟康）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隱居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
蜀志張魯傳，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

都亭爲都官所駐，得理詞訟一如漢制。

魏志龐涓傳注引列女傳，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截髮頭持詣都亭歸罪。守亭者謂之亭子。

晉書劉卞傳……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方着於亭中與刺史箠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

晉時有私營逆旅者，此蓋亭制漸廢之由。

晉書潘岳傳，時以逆旅絳末廢，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權，使若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譴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僻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鑿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執尤之，固非聖世之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廡，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登榻寫欲，皆有所歸，又諸劫盜皆取於迴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埛則惡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網之所乏也。

魏晉雜建築制度

鐘閣

官署有鐘閣所以待通報。

晉書羊祜傳，鐘閣之下待衛者不過數十人。

燒柱

燒柱蓋近時家前華表所自始。

吳志孫堅傳，茂因追下馬以幘冠家園燒柱。

屠蘇

屠蘇豈屏也。

御覽一百八十一引魏略，季康爲河南尹聽事，前屠蘇，莫令人治之。

御車渴鳥

道路灑水。

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華陽書，又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北朝建置

北魏起於荒蕪，其建築制度蓋取之於南朝。

齊香齋廢，……琉璃爲屋，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檐，……遣使李道固將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格式。

御宮二百三十八引後魏書曰，真題有謀策，爲大將軍平慕容隣，賜爵東宛侯，後太祖欲廣宮宇，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以題機巧，令監定焉。

但北土工程之壯偉，石禮已啓其端。

香齋石季龍殿記，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二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飾，銀檀金柱，珠璣玉壁，窮極伎巧。

水經注十三，石氏於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於濟北觀城之山采文石爲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注跌瓦悉鑄銅爲之，金漆口飾焉，又徙長安雅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也，……銅雀臺……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檼，彌覆其上，經迴隔之，名曰命子廬，又于屋上起五屋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丈，又作銅雀於樓頭，舒翼若飛，南則金虎臺高八丈。

御覽三百九十五引石虎鄴中記曰，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反宇，楹櫺隱起，彤采刻鏤，彫文架麗，四月八日九龍衍水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反安銅龜飲磈水出後脚，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有顯陽殿，後有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臨池，上有石床。

御覽一百七十六引羊頭山記，聖壽堂石虎造，垂玉佩八百大小鏡二萬枚，丁香末爲泥油瓦，四面垂金鈴一萬枚，去鄴三十里聞響。

齊書魏虜傳，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

魏營平洛二京，規制皆極閎偉。

魏書太祖紀，天賜二年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瀾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塗洞達，三十日罷。

又太武五王傳，請于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洛京）

綜觀北魏儻作之美，曰石工。

水經注十六，嶺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楹階闌檻，及扉戶梁礎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探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爲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

結帛石跌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爲飾，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

又東郭外太和中閩人宕昌公錯耳處時立祗洎舍于東澤，椽瓦梁棟，台壁禮陛，尊容聖像，及牀坐軒帳，悉青石也。又十七，水東有觀雞寺，寺內起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豔，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瘠屢，藉氣肅猛，出塚沙門率皆貧薄，施主虛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棲托焉。

曰澗渠之工。

水經注十六，河于兩岸，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種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爲梁。又南遠出郊郭，弱柳蔭街，綠楊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圍溉，長塘曲池，所在布瀆，故不可得而論也。

曰園林之工。

洛陽伽藍記……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

又……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廂，芳杜匝堵。

魏齊茹皓傳，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淵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瀨，羅蔭其間，經樓榭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佳致。

曰彩壁之工。

洛陽伽藍記……各有五層浮屠各一所，高五十丈，素練畫工，比於景明。水經注十六，魏神瑞二年又建白樓，樓甚高竦，加觀榭于其上，表裏飾以石粉，皜麗建素，赭白綺分，故世謂之白樓也。

長安故宮

容齋五筆，國初工部尙書楊珍長安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珍批紙尾有詞，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

石曼卿華載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碑云，獵於梁山之陽，至唐乾陵殿下，頽然一無所睹，明史藝廓帖木兒傳，李思齊等會兵長安，盟於含元殿舊基，則宋以後長安陵闕僅存故址矣。

唐代佛寺規模

試就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所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一節，以研究唐代寺院之通制。其門則有曰大三門。

『大三門東南壁統景仙畫經。』

有日中三門。(三門今俗稱移山門。)

『中三門裏兩面尹琳畫神。』

有日院門。

『院門北邊碑……』

三門有楹。

『懿德寺三門樓下兩壁神，中三門東西華嚴變相並妙。』

有車門。

『安國寺東車門直北東壁，北院門外畫神……』

其主要建築曰大殿。

『大殿門畫極妙，失人名。』

餘曰小殿。

『小殿內吳益神菩薩帝釋。』

曰東西殿。

『崇聖寺西殿內蓋伯仁畫，東殿展子虔畫。』

大殿有東西軒。

『大殿東軒廊北壁吳畫未了，舊傳是吳，細看不是。』

大殿有東西廊，南北廊。

『大殿東廊從北第一院，鄭虔皁宏王維等白畫。』

『院內次北廊……次南廊……』

廊曰紗廊。

『大院紗廊壁行僧，中門內已西，中門內已東五僧。』

廊有房。

『院內東廊從北第一房間南壁，龕變畫松樹。』

殿上有勾欄。

『佛殿上勾欄，歌昌言畫水族。』

寺有東西門。

『寺西門直西院外神及院內經變，楊庭光畫。』

有院。

『西南院小堂北壁，張環畫山水。』

院之別有菩提院。

『光宅寺東菩提院內，北壁東西偏……』

般若院。

『東般若院，楊廷光畫山水等。』

淨土院。

『淨土院畫譚尹琳楊坦楊喬畫。』

塔院。

『院內次北廊，向京塔院內西壁……』

三階院。

『三階院東壁，張孝師畫地獄變相。』

經院。

『經院小堂內外並吳畫。』

講堂。

『講堂內楊廷光畫。』

精舍。

『東精舍鄧法士畫滅度變相。』

至唐代寺院中之繪畫裝飾，歷代名畫記述之至詳，今亦試取而研究其遺蹟。凡殿內有壁畫。

『興善寺殿內壁畫至妙。』

有柱間之畫。

『東廊從南第三院小殿柱間，吳畫神，工人裝損。』

有廳間之畫。

『塔北殿前廳間吳畫。』

有門扇上之畫。

『……三絕是佛殿門扇孔雀及二龍。』

有勾欄之畫。

『佛殿上勾欄，歌昌言畫水族。』

兩廊壁間有畫。

『兩廊壁間閻令畫。』

塔內有畫。

『京師大法師院塔內，尉遲畫及吳畫。』

塔下有畫。

『……次塔下小畫，亦尉遲畫。』

廊之牆門有畫。

『東廊牆門，楊契丹畫。』

三門有畫。

『中三門裏兩面畫。』

門後內兩廂有畫。

『……門後內兩廂畫，支提二神，並劉行臣畫。』

三門板上有畫。

『天宮寺三門吳畫除災患變，板上二菩薩，張僧繇畫。』（原注從江南府來。）

其寺院中之塑像布置，亦於歷代名畫記得其梗概。特以與今代寺院相印證，足知由唐以來佛教建築之風格無大變易也。

敬愛寺，（原注：擅寫至道觀像云，有觀音子像，乃道按敬愛寺是中宗皇帝為高宗武后臣，孫尚子是隋朝查手，裴君所能為觀矣。）
佛殿內菩薩樹下彌勒菩薩塑像，麟德二年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為樣。（巧見張詩宋朝塑，王玄策指撰善本真金。）東間彌勒像，（取行禮塑，即張詩之弟也，陳永承成。）西間彌勒像，（寶弘果塑，已上三處像，光及化生等，莫不皆與前。）殿中門西神，（寶弘果塑。）殿中門東神，（趙靈質塑，今前之聖神也。）此一殿功德，並妙選巧工，各窮奇思，莊嚴華麗，天下共推。西禪院殿內佛事并山，（並寶弘果塑。）東禪院般若臺內佛事，中門兩神大門內外四金剛並獅子崑崙各二，並迎送金剛神王及四大獅子，兩食堂講堂兩聖僧，（已上並是寶弘果塑。）大殿內東西兩壁畫，（劉君巨措。維摩詰盧舍那，（並劉君巨措，趙靈成。自餘並聖歷已後劉茂德皇甫節共成。）法華太子變，（劉茂德成，即晉巨子。）西壁西方佛會，（趙武端措。）十六觀及閻羅王變，（劉國祖措。）西禪院北壁華嚴變，（張法受措。）即晉巨子。）
唐代佛寺規模，於歷代名畫記中可窺見一二。近代佛寺規模，則可以揚州畫舫錄所記重甯寺為代表，其布置歷次，蓋南北各處如一也。

揚州畫舫錄，重甯寺在天甯寺後，……乾隆四十八年於此建寺，御賜普現莊嚴妙香花雨二扁。門外植古榆數十株，橋大戲臺，山門第一層為天王殿，第二層三世佛殿，佛高九尺五寸，下視後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紋水波，左手矯

而直，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張而脣合，雖以楠木，扣之有聲，鑲鑄若金石，輕如聚漆，傳以鏤金，巍然端像，旁有十六應真像，殿後三門，中曰普照大千，左曰香林，右曰寶華，門內屋立四柱，空中如樓，上不度板，下垂四阿，若重屋，供瓦窰聖額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類觀音，四邊飾金玉，沈香爲罩，芝草塗壁，菌層藻井，上垂百花苞蒂，皆轅門橋像生阜中所製通草花絹蠟花純花之類，像散花道場，此卽天女九退相也，迤東有門，門內由廊入文昌閣，凡三層，登者可望江南諸山，過此則爲東園矣。

宋代衙署規模

按紹興嚴州口徑有建德府內外城圖及子城圖，外城略成正方形，子城據城之中央而略偏北，坊市方整，始唐城之遺制也。其子城圖略可窺見宋代衙署建築之制，摘要述之於下。最南爲遂安軍額，其內甬道，甬旁分列宣詔猊春二亭，又旁東爲司法司戶備推三應，西爲風月堂公廳，甬道北抵城垣，垣內爲建德府，其旁爲司理院行衙，又北爲儀門，門凡三，其東曰青龍門，西曰白虎門，又東分列排軍房常平倉法司關拆司容將司饒庫醫番房以至帳設茶酒虞候，又西分列毯場廂雜物庫甲仗庫事務房以至馬院，青龍門之內曰書表司，儀門之內曰設廳，其下立戒石，更進一廳曰坐廳，更進曰黃堂，更進曰思范堂，其上曰瀟瀟樓，其後曰月臺，其西東向者曰讀書堂，堂東與月臺相值曰木蘭舟，水波溶溶，蓋抵城址矣，由木蘭舟以東，亭館相襲，可想見花樹池山之美，而西園在城之西南角者規模亦僅少遜，若

城隍廟則在城之西北方，此其規制之大凡也。

臨安行都規模

宋既南渡，累代之輿則藝文盡入於北國之手，其隨而僅存於南者，殆惟纖瑣逼促之餘藝而已。欲觀南宋之藝術，則不可不先究臨安行都之大概。

先是建炎南渡流徙，未有定居，建炎三年高宗入杭州，以州治爲行宮，旋復駐蹕建康平江諸處，至紹興元年，始復移臨安府，其營建一切自紹興四年始，茲最錄其營建宮省之次第，以見新都結構之不易焉。

輿地紀勝一，行在建制沿革云：紹興四年，高宗在平江將還臨安，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議成，乃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三年築國丘景靈宮高謀壇秘書省，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萬壽觀，十八年築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尙書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備焉。臨安宮室簡朴，蓋自來國都所未有。

朝野雜記，（抄自輿地紀勝引）臨安府治，舊錢王宮也，規制宏大，金人焚蕩之餘，無復存者。紹興南巡，因以爲行宮，其制甚朴。你兵後始作垂拱崇政二殿，其修廢僅如大郡之設，應、瀆、熙再修，亦循其舊，每殿爲屋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

八丈四尺，殿南簷屋三間，修一丈五尺，廣亦如之，兩朵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爲殿門三間六架，修三丈廣四丈六尺，殿後雜舍七間，壽皇因以爲延和殿，至今因之，蓋聖人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之意。又，（前卷引）紹興初，高宗自越復還臨安，有司裁爲行宮百楹而已，時內侍楊公弼董其事，欲增爲三百楹，上不可而止，蓋上日所御殿，茅屋才三楹。九年秦丞相用事，始作慈寧宮，十一年和議成，因作崇政殿垂拱殿，十八年乃名皇城南門曰嚴正門，北門曰和寧門，二十四年建天章等六閣，龍圖以下諸閣，承平時並建於大內之西，今此但爲一閣耳，而廢殿謂之福壽。二十八年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於是禁中已復營祥曦福壽等殿，苑中有澄碧觀堂凌虛閣等，上又作復古殿損齋實所常御也。孝宗始作射殿，謂之選德。八年秋，又改後殿雜舍爲別殿，取舊名謂之延和，經歷兩朝，如是而已。苑中亭殿則皆太上爲之，壽星亦稍增焉，其名稱可見者僅有復古殿損齋觀堂芙蓉閣翠窠堂清華閣羅木堂隱岫澄碧倚桂隱秀碧林堂之類，蓋得先王卑宮室之意矣。

僧寺之劫

吾國公共建築，惟僧寺最能持久，然亦有意外之變，如南宋初年之興福禪院者，讀之令人慘然。北盟會編，建炎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金人犯和州，杜充命清野淮南，添差建康府通判劉漢之獻議，長蘆興福禪院有屋二千間，金人得之，可以築筏而渡，當焚之。充命統制伏之彥往焚燒。院有重廊層閣，金碧相輝映，凡二千餘間，禪刹之盛，爲江淮間第一。

是時之彥屯於東陽，被徽卽以數舟載三百人，自京口泝流而上，至楊家洲，有沿江巡檢王真下寨，又有長蘆崇禪院院僧行數百人，居民亦數百人，雜居諸渚間，真使人遊舟盤問其軍分，之彥對以准留守司徽備奉聖旨差諸統制伏之彥往燒長蘆崇禪院，僧行聞之已，仰天號泣，百姓亦哭，之彥遂率真并土軍同行，往長蘆鎮，住持僧道林與知事迎接入院，之彥述說焚燒之意。道林曰，物之興廢，皆有數，成也毀也，吾何容心哉。乃對佛焚香，之彥取徽就佛前宣揚，僧行軍民皆哭，之彥亦哭，道林與之彥少坐，之彥遣其衆取蘆柴于緊要下積堆，凡二十四處，道林亦遣僧行取庫錢三千餘緡投入井中，並取金銀匣去，之彥取資沿江巡檢司焚燒之，委文狀具令申刻取火，又徐徐至酉刻，促放火，二十四處火皆齊發，昏黑時火焰上燭天，夜漏方半，屋無大小已平塌矣，是時驚移老小乘火而行，翌日時寺基惟灰埃中有釘頭而已。

假山

陳僅拍燭隱存云，「五雜俎云：宋時巨室治園作假山，多用雄黃焰硝和土築之，蓋雄黃龍辟蛇虺，焰硝能生烟霧，每陰雨之候，雲氣浮鬱，不啻真山矣。七修類稿亦云：惟焰硝作爐甘石，未知孰是。」按此足見宋人之喜疊假山，爲吾國建築風尚中之一新趨勢。

日本木材

南宋時已有日本木材進口。

續資治通鑑一百四十七，淳熙六年帝諭曰，近蒙太上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於蓮德殿側畫成一堂。

武林舊事，翠峯堂以日本樺木爲之，不施丹雘，白如象齒。

杭州府志三十引古史考，江濱古樺木營樺木橋，考之前史樺木日本國所獻，錢王臥巨石爲塘，中貫以鐵，大木爲樁，後人修理失時，漸次剝蝕，潮水衝激，合抱大樁參天拔起，土人或盜木截爲器皿，文理奇緻，乃知卽所謂樺木也。齊東野語，晉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樺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傾欹，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中。

木運

營建用木之累民，自宋以來爲甚。

續資治通鑑卷三，建隆三年六月癸巳，以樞密使吳廷祚爲雄武節度使知秦州，州西北夕陽鎮古伏羌驛地，西北接大葭，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尙書左丞壽陽高防知秦州，建議置采造務，取其材以給京師，蕃部尙巴約帥衆來爭，帝不欲邊境生事，乃遣延祚代之。

續資治通鑑卷六，開寶四年，初右監門衛將軍趙玘以罪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於馬前斥普短，帝聞之，召玘及普，面質其事，玘大言，既普服木規利，先是秦隴大木官禁私販，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沿第吏因之竊於郡下貿易，故玘以爲言。

金史七十九，張中彥傳：正隆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峯山巨木衆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橋崖覆壑，起長橋十墩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陸之路，遂至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纜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感服，其智巧若此。

金史八十二，鄧建充傳：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令善遊者下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

金史九十二，曹望之傳：遷本部侍郎，領賑貸，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

金史九十六，李晏傳：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衆，乃馳自行臺，以其木散授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

元代浴室

近隨傳北平崇文門天慶寺有浴室，其形製一如武英殿之浴德堂，余親往視之，信然。而寺中碑碣僅存萬曆中徐階所撰一碑，文亦漫漶不可讀。考順天府志云：天慶寺遼永泰寺遺址也，在藥王廟西。寺即遼永泰寺廢址，金大安中，兵燬。元世祖至元壬申，有僧普仁始來結庵而主之，先是普仁在雲朔，嘗假息間，有以天慶名所棲而告之者，初不喻其故，既至大都，騎馬高唐郡王出重幣易是院爲師住錫之所。逮甲申冬，皇孫噶瑪拉出貨泉二千五百緡泊名驛二，仍諭留守段釁詹事，張九思即所居庇徙歲事，起三大士正殿丈室七巨楹，下至門閭庖滌賓客之所，略皆完美，始於乙酉之春成於丙戌仲秋，此役初作，闕地得廢鐘，所刻天慶二字考之，蓋有遼建號也，事夢旣協，卽爲新寺名額。（元王碑刻爲天慶寺碑記。）

此碑中會及庖滌之所，則浴室仍是元代遺構，當有可信。元代建築廣有西方形式，在當時必了不爲奇，故文中未特紀也。

磚門

余繼登典故記開云：嘉靖十年大內東信火，延燒東西十四連房俱盡。世宗諭大學士張璠曰：宮中地隆而屋衆，且貫以通棟，所以每有火患。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今未燬者量爲規畫，務使道途疏闊，堂舍整簡，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擾。

萬曆中之修兩宮

兩宮鼎建記者，見於學海類編。乃明萬曆二十四年重修乾清坤寧二宮時，工部郎中賀盛瑞所撰。從嘉靖三十六年修三段以後之檔案中雜錄而成者也。

其中最佳之史料，爲工價料價運價之大凡，與夫經費之來源，開支之方法，而吏胥商賈奄官之種種弊竇，亦附見焉。隱括逆之於次。

其棟梁悉用楠木。

配云：兩宮梁椽長九丈，圍一丈三四尺，見貯楠木中繩墨者百無一二。

又：照得神木廠存貯之木，無論現用不竣，將來別有興作亦當預備，是採買所不容一日緩者。除見存楠木先行治辦外，合卽行採買。

又：照得楠杉大木產在川貴湖廣等處，差官採辦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與在卽，用木爲急，其南京等處或有大木，咨行火急查報。見貯灣廠神木廠者，勅內官監提督會同部官將現在木植計算數目，先盡乾清宮坤寧宮，次配殿宮門，均勻搭配，務俾足用。其斗稍裝修等項，只以頑頭標皮並截下半段等木湊用。

間亦有用柏木之處。

記云：查得內宮監開注柏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五丈至二丈，徑三尺至二尺，已經具題召買，看得柏木長圍甚大，一時召買不竣，不無誤用，合無將神木廠見貯柏木行內監酌量作造。

木料多取於雲貴川廣，至於搭架之木植，則謂之應架平頭等木，其出產地則浙直等處也。

記云：三殿採浙直應架平頭等木……以銀二萬兩發江南而應平至。

又照得應平條案等木大工必用，見今各廠缺乏，查得通惠河道抽稅循環簿內見有商人販到應平等木四千餘根，條案等木四萬餘根……

因采木而滋木商之弊。

記云：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廣挾金銀依托勢要，鑽求割付買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卽此十六萬根木逃稅三萬二千餘根，虧國庫五六萬兩。

其取石料也，花斑石於徐州。

記云：以銀二萬發徐州而花斑石至。

大石於涿州於房山。

記云：合無比照舊宮事例將大石窩開運銀兩先發五萬兩總寄涿州，馬鞍山開運銀一萬兩總寄房山縣。

採運石料之艱費。

記云：礮大石運價，照得會估自二十二丈以下計日計驛已經題準外，但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此等大石先年大朝門工所取用，比時俱係外府州縣提取車馬驛頭絡運。

又：一議修築道路，照得大石窩子街中道等石有塊而重至十五六萬斤者，有十餘萬斤者，闊運一塊費銀千餘。

又：三段拽運車馬並派順天等八府，鼎建兩宮，公具題造公車一百輛，召募殷實戶領車拽運，計日計驛給值，其宮造車價每輛原銀一百兩，題準每年扣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為率，官銀固在，一民不擾。

又：照得拽運木石，新舊車戶，除官車自車之外，仍令其多方雇募……舊時雇車每車一輛，雇用一個月，止價三十六兩，今工程重大，量為加添，定以三十八兩為則。

又：三段中道階殿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拽運，派同知通判縣佐或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有奇。鼎建兩宮大石御史劉景晨亦有食用五城人夫之議，公用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大車，用驛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到京，計費銀七千兩而竣。

其取價也於蘇州。

記云：以銀二萬兩撥蘇州而金磚至。

其取夫役也於河南山東山西。

記云：三殿夫匠取之河南山東山西等處，鼎建兩宮公給現錢召募。

其用琉璃瓦瓦也，凡九十七萬，費柴九千七百餘萬斤。

記云：琉璃磚瓦等項共燒一百七十萬而縮，計兩宮片瓦不少，止用九十七萬有奇，計剩七十餘萬。

又：兩宮用柴九千七百餘萬斤，約銀十四萬六千餘兩。

其工程期限為兩年。

記云：兩宮自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計乾清宮坤寧宮交泰殿慶殿披房斜

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房一百一十間。

經費六十餘萬兩。

記云：通共用錢七十二萬有奇，內鑄錢用銀十二萬兩，積出銀四萬兩，實用庫銀六十八萬有奇。

康熙中寺廟統計

又續修書院亦然。夜叢談卷三引王進朝應瑣語：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奏，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敕建大寺廟共六千七百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八千四百八十五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

明代古屋

同治嘉定府志四十八引摺爽軒雜記：明世古屋存者，惟盧村一間，巨瓦堅材，高三十尺有奇，泥壁用棕葉和土，與今世用者異，堂寬可置三十席，客宿，夜出歸，不得其處，兵燹之際，盜不能災，門額之上微有斧痕，主人盧姓，疑其世家，竝云亂後入室，非舊時王謝也，爲之三歎。

梁木

自古營造以采木爲艱，彙記如左。

通鑑一百九十四，貞觀四年，給事中張安素上言云，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鼓車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許，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

通鑑二百三十五，貞元十年，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聞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

續資治通鑑十，太平興國五年八月甲戌，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奏隨聞，聯

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制免算，既至厚結執事者，悉官市之，倍取其直。

續資治通鑑七，開寶六年，樞密副使沈義倫居第卑陋，處之莫如，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李守信受詔市木，以盜官錢敗，皆自啓於帝前。義倫亦嘗市木爲母營佛舍，因奏其事。帝笑謂義倫曰：爾非逾矩者，知居第尚不許，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爲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帝亦不違其志。

金史一百二十九，張仲軻傳：是時營建燕京宮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園材木，仲軻乘間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軻妄語託，免仲軻官。

按燕京初建時，至取廣園舊木以營宮室，足見當時采木之艱也。

同治上元江寧兩縣志：鍾山之陽有漆園桐園椶園，皆明代種植處。

方輿紀要：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油漆槳櫓用費貴重，乃立三園植櫻漆桐樹各千萬株，以備用而省民供焉。

按植木備用，非旦夕所期，明祖之規模遠矣。

夢溪筆談：溫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譜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

按此因采木而新闢土地也。

湧幢小品：故事諸省運木先於張家灣出水拽運，以次入神木廠，既完始取批廻，動經歲月，間有水溢漂失坐累死

亡者。上部主專王擬奏卽水次設廠，竹木至廠入卽與解官批題，公私便之。

清代之採木

清代採木之弊，視前明蓋已稍紓矣，試觀左列各記載。

大清會典卷八百七十五，康熙六年修建太和殿，令江西浙江湖廣四川督撫訪有采就大材木，或山中現產大樹木，將長徑尺寸根數並所需錢糧，確估報部，凡產於民間住屋內及墳塋內之木不得采，非柎木及柎木長徑尺寸不中度者不得采。

又八年諭，修理宮殿所用柎木不敷，量將松木閒用，停止各省地方采取。

又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應用木料奉旨停免采取，一應工料發帑購買。

又八百七十八，嘉慶十九年覆准，嗣後采辦木植仍令遵照定例，於木植會集之所憑牙平價采辦，不許擅行號記，其在苗場采辦者，亦須訪問苗民情願，再行照依時價買取。

其按例解運之木植，保存之法略如左述。

大清會典卷八百七十五，順治初年定通州張灣二處各設木廠，驗收運京木植。

又乾隆四十五年諭，廣東門外神木旁周圍砌做圍干，上搭天棚，務須活動成造，以便晴雨時易於啓閉。

其運送之費略如左述。

大清會典卷八百七十八、嘉慶三年議准各省辦解木植，至張家灣木廠交卸，自張家灣運至京城木倉，其椀木杉木將長徑丈尺折見方每尺重二十斤以每一千五百斤裝一車，架木每二十根裝一車，桐皮稿每四十根裝一車，春冬每輛給運費銀一兩一錢，夏秋每輛給運費銀一兩三錢八厘，於節慎庫支領。

按大清會典事例一百七十七所載木材價值列表於左。

木名	式	價值
椀木	長六丈大徑一尺五寸小徑七寸	每根銀二十四兩
杉木	長三丈大徑一尺三寸小徑七寸	每根銀十兩八錢二分二厘
架木	長三丈圍圓一尺四五寸	每根銀二錢四分
桐皮	長二丈五尺圍圓一尺	每根銀一錢六分
杉稿	二三寸	每根銀三分
苗竹	徑三寸	每根銀四分
	徑三寸五分	

以後各遞增

以上康熙二十六年定江南江西湖廣等省

黃松 長三丈五尺至一丈一尺徑二尺二寸至一尺三寸

自銀八十六兩四錢至三兩三錢八分九厘

紅松 同

自銀七十六兩八錢至二兩二錢六分三厘

以下通推

槐木 長七丈五尺徑一尺七八寸

每根銀六十八兩

松墩木 圍一尺厚七寸長一丈

每根銀一兩五錢

榆木 長一丈四尺徑五寸

每根銀一兩六錢二分

槲木 長一丈五尺徑一尺一寸

每根銀一兩六錢二分

紫椴木 長一丈徑一尺二寸

每根銀二兩六錢一厘

柏木 小徑一尺六寸長一丈七尺

每根銀九十五兩二錢六分二厘

(如屬北柏較南柏減價五成)

梨木 長四丈大徑七寸

每根銀一兩七錢二分八厘

杉木 長二丈三尺大徑一尺三寸小徑七寸

每根銀七兩四錢七分

柳木 長二丈五尺徑二尺

每根銀一兩四錢四分

楊木 長一丈徑九寸

每根銀五錢五分

檀木 長六尺徑六寸

每根銀三錢六分

南檀木 同上

每根銀一兩二錢

欒木 長五尺徑一尺二寸

每根銀九錢九分

樟木 長五尺徑八寸

每根銀一兩三錢五分

枌木 長六寸徑一尺

每根銀五兩四錢

儲榆木 長六尺五寸徑五寸

每根銀六錢八分二厘

花梨木 長一尺三寸徑一尺

每根銀四兩四錢六分四厘

桐木 長七尺徑二尺

每根銀十兩四錢九分九厘

紫椴木

每斤銀二錢四分

桐皮箱 長一丈五尺至一丈八九尺

每根銀七分

以上乾隆元年議准

乾隆二十八年奏准辦理在京一切工程木植價值例價，外加二成八分。

三十三年奏准，各省物料價值，從前送部成規，款項繁多，開造互異，行據各省詳查陸續造冊送部，將木植石料甄

瓦灰斤土方雜料頭料匠夫價值，並運送物料腳價與前送成規價值逐款比較，折中定價，編輯成帙，頒行各省，一體遵行。

欄堡

役漢書西南夷傳云，冉駹夷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數丈，爲邛籠。注云，案今彼土夷人呼爲雕也。與地紀原一百四十九，茂州夷居，其村皆壘石爲礎以居，如浮圖數重，下級開門，以梯上下，貨藏於上，人居其中，畜園於下，高二三丈者謂之龍籠，後漢書謂之邛籠，十餘丈者謂之碉，亦有板屋土屋者，自汝川以東皆有屋宇，不立碉，礮礮以四皆織毛毯蓋屋，如穹廡。

乾隆保縣志八，地無城郭，有亦庫小不居，皆依山岡爲宮室，壘石架木，層級而上，形如箱櫃，最後則修高碉，藏其珍寶兵甲，高聳二十丈，有八稜者，堅牢深密，砲石不能破。

營窟

乾隆延長縣志，宮室之美，人皆欲之，獨延民隨宅而安，不求華麗。統計十里村落，房屋居十之六七，石土二窰居十之三四。凡住房只三間，外加廂子，左右爲翼室，隨基爲構，不拘間數，對面用陪廳爲客室者，通邑不多家。過宅砌牆，火磚

鎮土石爲上，其次惟石，以泥塗附上，蓋土瓦，間用石板鎮之，窰居取堅穩，美觀者用灰飾，餘皆本色，凡窰必築炕，飲食臥起俱在焉，不惟陶復陶穴，獨留古風，而冬暖夏涼，不虞火災，亦勝竈也。

國樹屋脊影卷二，舊文衣曰：吾鄉貧民，冬月操作，懼寒僵手，則爲地窖以居，先君子極貧時苦寒，亦作一窖，嚴冬讀書其中，夜無火而視不冰，煦煦然春臺也，頌其窖曰陽春窟。

山樓

王士禛聞獨餘聞云，辰沅道中沿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綆繫腰，從山嶺縫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皆不可到處，於壁上鑿孔，以巨木橫貫之，卽於此木之上，縱橫間架，欄楯懸葛，飛檐承露，房廊四起，鄰里交通，殆成阡陌，從江中逆數而上，正得八十三層，最上層距山頂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雖海市蜃樓無以加也。又邠州登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但不臨江耳。

按大同雲岡巖壁上窟巨孔無數，亦昔時安置梁棟處，水滸注所謂山堂水殿煙寺相望也。

上藥

信邊中有俗尙由秦巴入者，上藥其一也。

顧尚書草堂偶見卷八云，酉陽雜俎，鵲巢中必有梁，雀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攜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郎瑛續已編，隨意公過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大小，曰貧者數椽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上梁，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後其家生計日裕，不數年歲額百萬，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閔文振涉異志，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廓營節邑之南隅。夜半將上梁，木工報以未及吉，公就冠帶坐以待，少假寐，忽夢翠龍旋繞棟梁間，覺而私喜爲龍婦云。未幾子孫奪替，傳售與同邑少司空龔疇齋，有人紀詩曰，司寇解衣坐夜中，忽夢檢樑飛龍叢，不識共龍成一字，轉眼買賣與龔司空。

陸儀病龜說記，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樑文爲御史張度奏劾，與知府魏觀俱罹極典。

武當宮觀

永樂中營武當宮觀，爲建築史一大事，各省道院蓋無其匹。

明史方伎傳，永樂中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

光緒均州志引舊志，永樂十年，工部侍郎郭璉同吏部郎中諸葛平等督運修山木植，道經武昌，有一大木立於黃鶴

樓前江水中，上層尺許，巨浪衝激，屹然不動，莫知其自，遂謾運至均，今玉虛宮正殿梁是也。

慈化寺圖樣

吾國營造圖籍多不傳。同治宜春縣志云，永樂間慈化寺被火災後，寺僧首錫募化重建，賃萬載匠楊殿平屬圖稿不成，明日忽遇一人授以書，乃寺圖稿也。後依舊豎造，高七丈九尺，內爲堂屋三進，外甌止一棟脊，其法柱頭加大枋板，板上又安柱頭，如是者三，故能高至如是。後明末忽一柱傾塌，仍請楊姓人修治，亦照其書改造，至今楊姓子孫尚留其書在。

信如此言，則五百年前之建築圖樣尙在人間，不可謂非瓊寶矣。

峒木

岳邱張扶翼望山堂文集有論峒木一條，扶翼康熙初會令黔陽，其見聞宜甚確也。

日者遠辱教示，峒木以何者爲佳？何名因陳，相傳以爲武侯時物，然歟？可求而得歟？明問如是。敝治去苗峒絕遠，近又絕無市者，固不知以何者爲佳也。相傳峒木出天柱清水江者爲勝，清水江木所由以出，而非其產也。由清水江入生苗板岩數百千里，悉皆苗寨，各有分界。會長土人謂此間木沉水中，久之水浸入木一二分，他處木則七八分

矣。入土愈久，則愈堅。其最上者，金貴水貴二種。苗持鐵錐徧扞陵谷，識其下所藏木，抉出之。其出土中者爲金貴，以其得土之精色如金，故名金貴，以通身有紅縷如絲，似雀翅，又似野雞斑，文理堅緻而香氣遠播者爲最。出泥水中者爲水貴，以其得水之精，其色皎，故名水貴，堅緻香文與金貴等，俱名因陳。此二種最少，未易識也。即或識之，難於方鑿矣，又不能無尺寸之朽，且其出諸峒也，類皆重山複嶺，非人力不能致。又所經諸生苗寨，必與其會長交驪，遞相聘送，遞者稍侵其界，即執刀相殺，雖有佳者，嘗苦不得出，此其所以難也。土人謂武侯征孟獲時，棧谷通道之所斬伐，世久陵谷崩易，木適在其下，數千年後，遇大雷雨，土崩巖潰而出，因名因陳，未知其說然否。大都峒木既以出自清水江者爲勝，同一峒木又以生於巖石者勝，而生於巖石者又別其陰陽，南向者勝，南向矣，又當風者勝。木生於石，枝不外榮，精氣內蘊，故質理堅緻而柔紉，得石之氣爲多也。入土而潤，以資榮衛，故久而彌堅，質理以華，其生氣全也。愚謂因陳之名，此爲近是。若由通道播揚司洪洲一帶苗峒所產，色理紅潤，似過於清水江，入土易朽，以其土氣勝也。然木峒多出洪洲者，以木大而色鮮，通水易致亦易售也。清水江苗峒去外境既遠，市者又絕少，故其佳者不可得，亦不可見，此求之所以難耳。

民居之易焚

中國古代建築取材木植過多，每易着火，左氏所紀二百餘年之間，大災已數見矣。秦漢以後，因兵戈而致焚掠，致偉

大之爲築成於累年而毀於一旦，尤史不絕書。古跡之所以不易保存，良可慨矣。大抵民居比戶遭焚，不因兵劫，則自宋以後爲甚，尤以南方爲甚，其故有可述者。

萬歷營唐縣志，杭州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竈突連綿，其二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燭煙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燈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簪籠失檢，宋朝行都，城中大火三十一處，其尤烈者五處，城市爲之一空。

續資治通鑑五十八，嘉祐四年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用陶瓦，率爲竹屋，歲久侵樅官道，簷廡相逼，故火致爲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老幼失業，乞特行撤降或令致仕。

大抵古建築雖不免用木，而垣壁終用甃壁，故不致延燒若斯之易。今北方建築是以猶存古風。

毛奇齡杭城治火議，（武林學故叢書）……古作室之工多用陶埴廠甃以衛木，自棟梁榱桷以外，皆取甃敵埴附之，考工記稱爲瓦屋，今稱爲磚房，凡宮室之牆壁屏蔽以及庭塗堂壘無用木者，如梓材云，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謂合苦土以埴之，則外牆不用木，儀禮士適寢房北墉下，注土牆曰墉，則內牆不用木，莊子鑿壞於道壞者土壁也，則房壁不用木，毛詩中唐有甃謂墍中庭以磚也，則庭塗不用木，廣雅堂以墍壁，唐史北廳以花磚墍地，謂堂址也，則堂壘不用木，說文屏墍謂之墍，禮記反站在兩楹之間謂以磚爲屏蔽以土作楹臺也，則屏與楹總不用木，若左傳

云，每人以時煨備宮室，夫館與宮室其宜時者何限，乃不戒木斷而戒圻壞，則土之勝木久矣。是以寢廟藏主則并柱柱亦去之，春秋謂之宗兩，卽石堂也，太史藏典籍則并梁檣椽棟皆去之，周禮序謂之殿尾，卽石室也，若夫毛詩之縮板以載，謂以板築土，非用板也，秦風之在其板屋，謂西戎地寒，瓦練易裂，或以板代瓦，非謂中國之屋可以木板作牆壁也。

但毛氏以古代不木則未免言之過甚，古之榑棟椽檣固無不以木，觀於字形可決也。

南豐木工

建昌府志，南豐木工最勝，樁屋不另設架，皆從礎上樹柱而起，堅緻牢實，最耐久遠，升屋移屋之法，尤他所未見。

輓料

按四庫存目有造輓圖說一卷，明張問之撰，略云：自明永樂中始造輓于蘇州，實其役於長洲窰戶六十三家，輓長二尺二寸，徑一尺七寸，其土西城東北陸墓所產，乾黃作金銀色者，……嘉靖中營建宮殿，問之往督其役，凡需輓五萬，而造至三年乃成。

大清會典五十八，工部：隨清窰設於山京隨清州，製造城磚，濰州窰設於江蘇蘇州府，製造金磚。

又臨清城磚每塊長七尺五寸，寬七寸五分，厚五寸，以聲首響亮者爲上，臨聲者次之，破碎者又次之，需用行令山東巡撫如式燒造。蘇州金磚，每正磚十備副磚三，方二尺二寸者爲上，方二尺者次之，方一尺七寸者又次之，需用令江蘇巡撫如式燒造。

蓋明代宮殿用甃，多取之蘇州（見兩宮鼎記）也。清代則臨清甃之用爲盛，工部司官專掌之。

大清會典卷八百七十五，順治二年定部委司官一人，提督臨清甃廠兼理廩務，歲支額設甃料銀二萬四千兩，燒造城甃六十萬，斧刃甃四十萬。

其蘇州金甃亦仍隨時燒造。

大清會典卷八百七十五，順治十二年修造乾清宮等宮，需用二尺一尺七寸鋪地金甃，部委官至蘇州會同巡撫估計，交地方官動支本省解部正雜改折等銀造辦。又題准舊例二尺金甃燒造一正一副料價繁費嗣後每副甃十塊內減去七塊止造三塊。其運甃之費用如下。

大清會典卷八百七十八，乾隆二十四年議准山東省造辦臨清甃每塊長一尺五寸寬七寸五分厚四寸係檣船搭架，並無運費，如遇工程緊急，雇覓民船，每塊給水脚銀二分五厘。

又臨清江蘇省造辦金甃到通，每塊駁給上岸雇天賃房墊檣壓甃銀一錢二分三厘，如遇工程緊急，雇覓民船，自蘇

省運至通州，見方二尺金甌每塊運價銀三錢七分。自通州運送至京，見方二尺金甌每塊運價銀一錢三分九厘。按順治中曾停臨清甄工，蓋其後又復故也。

廣州名園

俞洵慶荷廊筆記，廣州城外濱臨珠江之西，多隙地，富家大族及士大夫宦成而歸者，皆於是處治廣園，營別墅，以爲休息遊宴之所。其著名者，舊有張氏之聽松園，潘氏之海山仙館，鄧氏之杏林莊，顧張鄧二園闢地不廣，一覽便盡，其宏規巨構，獨擅臺榭水石之勝者，咸推潘氏園。園有一山，岡坡峻坦，松檜蒼蔚，石徑一道可以拾級而登。聞此山本一高阜耳，當創建斯園時，相度地勢，擔土取石，壅而崇之，朝烟暮雨之餘，儼然蒼巖翠岫矣。一大池廣約百畝許，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瀾，足以泛舟，面池一堂，極寬敞，左右廊廡回繞，欄楯周匝，雕鏤藻飾，無不工緻。距堂數武，一臺峙立水中，爲管絃歌舞之處，每於臺中作樂，則音出水面，清響可聽。由堂而西，接以小橋，爲涼榭，軒窗四開，一望空碧，三伏時藕花香發，清風徐來，頓忘燥暑。園多果木而荔枝樹尤繁，其椹聯曰荷花世界荔子光陰，蓋紀實也。東有白塔，高五級，悉用白石堆砌而成，西北一帶高樓層閣曲房密室，復有十餘處，亦皆花承樹蔭高卑合宜。然潘園之勝爲有真水真山，不徒以有樓閣華整花木繁蕪稱也。

太倉王氏家宅

太倉王氏世澤悠長，近入汪武會外家，絕嗣中逾其家宅園林略云。

王氏當明萬曆中，富貴煊赫一時。文肅橋燕喜堂，爲燕居之所。南臨大街，北達州西，東至白虎衝，西達南牌坊，對岸立照牆，規模宏敞。短客晚年以堂之中左房屋授顯庵相國揆，右偏之屋分授二房，後燬於火。惟大門及堂後之五間內廳獨存，右偏惟存小書廳，顯庵得罪之後，其子代父効力軍台，家業漸微，後人以歲修不支，擬售於畢秋帆，既有成議，子姓大憤，廢集堂中，號哭聲聞於外，秋帆乃寢其議，咸豐庚申之亂，堂毀，惟後廳及大門尚存，光緒己丑，霖雨爲災，廳亦傾圮，僅存大門一座云。

文肅會築南園於城南，有積雪堂潭影軒香濤閣諸勝，老梅一株，名曰瘦鶴，亦以咸豐庚申之亂燬於兵，同治中，州牧舍肥圃于匏葑而新之，梅則老幹蒼花尙無恙。

短客則聞吳塘西之野，築園以居，自號西田老人。西田有水檻，扁曰達原處，又築小阜，上建一閣，曰霞外，開新溪以養魚，其亭園有錦鏡魚隈等名，水陰處作小亭，啓東軒則莫江如畫，面北窗則虞山如障，顏之曰垂絲千尺，曰可畫。文肅時有太湖石高丈餘，宛轉玲瓏，手書停雲二字勒於上，近下稍平，能容三三人坐，一拳石峙於旁，若香几然，可置茗椀列壺，短客延華亭張南垣布置藥郊園，移而實之，藥郊園蓋即西田也。

洪氏故宮

即黎吳紹箕撰游夢樓談有紀南京洪氏王宮一則，略云：「僞宮已燬，存者十不及一，願黃曆一帶猶兀然高峙，牆外東西兩亭，瑤瑤瓦，四柱盤五色龍，由亭折而北爲正門，門已毀，屋甬道數十步，中樹木牌坊，上大書曰忠義門，朱地金字，旁雕雲龍獅象之屬，彩色輝煌，坊之上下皆貧民攀附而踞，用刀刮金屑，每人一日可得數百錢云。過坊又走數十步爲僞殿，殿又燬，四壁查禽鳥花草，設色極工，柱礎且朱漆繪龍，後殿左右兩池，池中俱置石船，臨池而西，有旁屋十餘間，每間置大缸十餘隻，缸與缸接，無一縫之隙，不知何用。旁屋以東皆焦土，頽垣上猶懸一木牌云：「此係姜機密之地，不得擅入，違者立決。」蓋賊之機密房也。由此又踏瓦礫墩重爲僞花園，有臺有亭有橋有池，皆散漫無結構，過橋爲假山，山中結小屋，橫鋪木板六七層，進者須蛇行，不能坐立，莫解其故。」

揚州食肆

揚州查飭錄，如意館食肆在大東門釣橋大街道北，前一進平房，後一進度板爲地，設梯而下，又一層爲樓下房，橋牆旁小廊，即館中樓下房廊，故老相傳云，舊時此館每席約定二錢四分。

廣州酒館

雷塘庵弟子記記阮元督學時，省城布政司衙酒館用木板畫夷館式。元曰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拆毀之，殊不知乾隆帝已於圓明園中建西洋樓，（近人考證此文者甚多，不具詳。）於酒館何責焉。

門內繫鈴

葉名澄檢西雜記云，宋人（失名）江南餘載陳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今京師居民往往繫鈴繩於門楣間，而綴鈴時門內，復書於門曰某姓拉鈴，猶其遺風也。

糊匠

藏中糊裱之技最精。燕京雜記云，京師房舍牆壁窗牖俱以白紙裱之。屋之上以高粱積爲架，藉倒鑿於桁桷，以紙糊其下，謂之頂棚，不善裱者輒有縷紋，京師裱糊匠甚屬巧妙，平直光滑，仰視如板壁橫懸，或間以別紙點綴爲丹楹刻楹狀，真如油之漆之者然。又有琉璃紙，俗謂之光明紙，用以糊窗，自內視外則明，自外視內則暗。歐陽元功漁家詞所謂花戶油窗通曉旭者此也。

又都門偶記云，朝廷需用裱匠，吳郡特送四人，初到即發出細腰葫蘆一枚令裱其裏。一人沉思良久，乃去蒂入盤鋒其中，令三人互搖之，使極光潔，然後用白棉紙水浸一宿，調勻灌入即傾去，俟乾復灌，如是數次，然後進御，破之則徹裏有紙而更無補綴之痕。

聽雨樓隨筆云，葛莘溫江人，乾隆間進士，先守貴州銅仁，後調他郡，值高宗南巡，行宮修造不及，雕檐學屋皆以紙糊裝飾，見者以爲真也。又出巧思，命工織絹寬幾二丈，長帶是，以被禦墨大書中字懸殿廷，召對賞其書法，命收卷帶之。

59
662132

